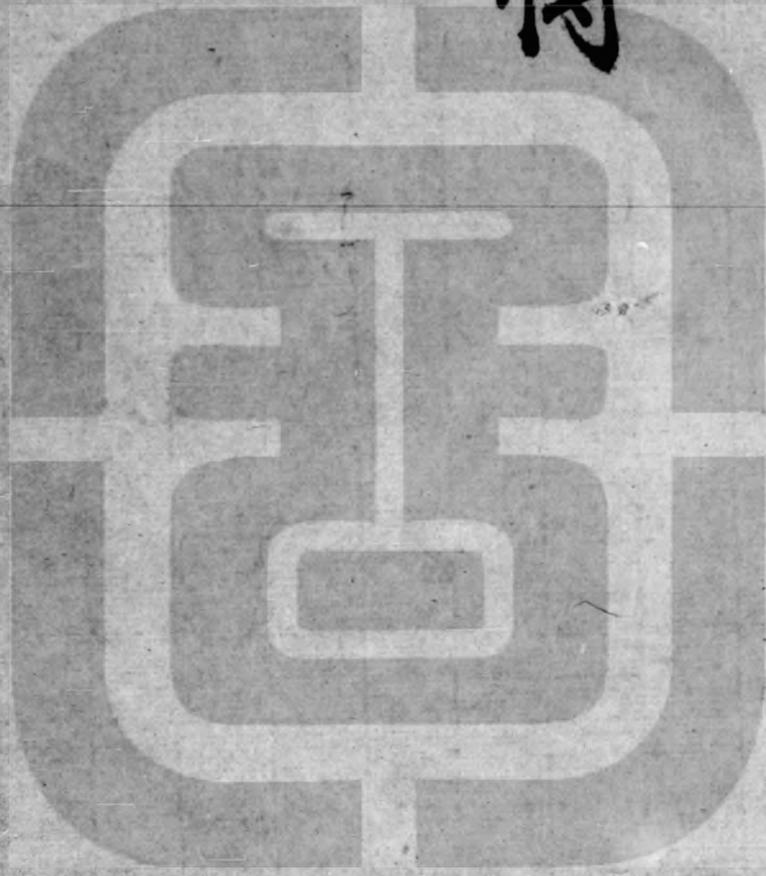


前漢書 十一

列傳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漢書六十九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師古曰聖邽人也師古曰後徙金城令居師古曰始為騎

士師古曰百六郡良家子服虔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是也師古曰隴西天水安定北

則初以六郡良家子者非金城也此名數正與地理志同也善騎射補羽林為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

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師古曰通知者謂明曉也武帝時呂假司馬從貳師將

軍擊匈奴大為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迺與壯士

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

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為中郎遷車

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氏人反師古曰氏音丁奚反充國曰大將軍護軍都

尉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上谷師古曰領兵屯於上谷也將音子亮反還為水衡都尉

擊匈奴獲西祁王文穎曰匈奴王也擢為後將軍兼水衡如故與大將軍霍

光定册尊立宣帝封管平侯本始中為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

百級還為後將軍少府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符奚盧山

師古曰旁依也音步浪反欲入為寇亡者題除渠堂降漢言之遣充國將四萬騎屯

緣邊九郡文穎曰五原朔方之屬也師古曰九郡者五原朔方雲中代郡單于聞之引

去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先零豪言願時渡

湟水北鄭氏曰零音憐孟康曰豪帥長也師古曰湟水出金城臨羌塞外東入河湟水之北是漢地湟音皇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

國呂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

師古曰旁依也抵冒犯突而前旁音步浪反冒音莫北反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

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師古曰羌人無人君長而諸種豪遞相殺伐故每有仇讎往來相報今解仇交質者自相親結欲入漢為寇也上聞

之呂問充國對曰羌人所呂易制者呂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執

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師古曰合約共為要誓也與

漢相距五六年迺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師古曰煎讀曰

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師古曰氏音支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眾十餘萬

人降匈奴羌人為漢事苦師古曰事使役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

居之曰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

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呂子女貂

裘欲沮解之師古曰設謂聞許之也沮壞也欲壞其計令解散之沮音才汝反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

羌中道從沙陰地山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

直師古曰直音當也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師古曰未然者

計其計未成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師古曰藉借也欲擊鄯善敦煌呂

絕漢道師古曰鄯音善充國曰為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執不能獨造

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廼解仇作約蘇林曰罕开在金城南師古曰罕开羌之別種

也此下言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其下又云河南大开小开則罕开羌姓族殊矣开音口堅反而地理志天水有罕开縣蓋此二種羌來降處之此地因以名縣也而今之羌姓有罕开者總是罕开之類合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

兵豫為備救視諸羌毋令解仇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視讀曰示示語之也其下並同已發覺其謀於

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

豪三十餘人呂尤桀黠皆斬之師古曰桀堅也言不順從也黠惡也為惡堅也縱兵擊其種人斬

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師古曰

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亶師古曰浩音音音門水名也解在地理志為虜所擊失亡車重

兵器甚眾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安國引還至令居呂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時

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

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師古曰度計也

金城圖上方略師古曰圖其地形并為攻討方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

願陛下已屬老臣勿已為憂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

滿萬騎師古曰須待也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師古曰銜枚者欲其

無聲使渡輒營陳會明畢遂已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

虜不覺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

虜已殄滅為期小種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陜中亡虜文類

入哉師古曰杜塞也充國常已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

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孟康曰在金城日饗軍士師古

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一

鬪而死可得邪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卬將期門飲飛羽林孤兒胡

越騎為支兵至令居虜竝出絕轉道師古曰竝猶俱也轉道運糧之道也音讀如字又音步朗反卬已聞

越騎為支兵至令居虜竝出絕轉道師古曰竝猶俱也轉道運糧之道也音讀如字又音步朗反卬已聞

越騎為支兵至令居虜竝出絕轉道師古曰竝猶俱也轉道運糧之道也音讀如字又音步朗反卬已聞

越騎為支兵至令居虜竝出絕轉道師古曰竝猶俱也轉道運糧之道也音讀如字又音步朗反卬已聞

越騎為支兵至令居虜竝出絕轉道師古曰竝猶俱也轉道運糧之道也音讀如字又音步朗反卬已聞

越騎為支兵至令居虜竝出絕轉道師古曰竝猶俱也轉道運糧之道也音讀如字又音步朗反卬已聞

要而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而勝也

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間虜蘇林曰疏搜索也師古曰疏字

本作跡言尋跡而捕之也通轉道津渡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

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為質

充國曰為亡罪迺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

滅師古曰言勿相滅相師自取滅亡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

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

小千錢又曰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曰威信招降罕

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微極迺擊之師古曰微也也要其倦極者也微音五堯反時上已發三

輔太常徒弛刑師古曰弛刑謂不加鉗者也弛之言解也音式爾反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

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

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

山北邊空虛執不可久或曰至秋冬迺進兵此虜在意外之冊師古

曰竟讀今虜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師古曰耐屯兵在武威

張掖酒泉萬騎曰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曰七月月上旬齎三十日

糧分兵竝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曰畜產為命今

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宜奪其畜產師古曰宜復其妻子讀曰但復

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師古曰仍頻也天子下其書充國令

與校尉曰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曰為武賢

欲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師古曰回謂路紆曲也音胡悔反曰一馬自

佗負三十日食師古曰佗音徒何反凡以畜產載負物者皆為佗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

裝兵器難曰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師古曰商計度也逐水

少入山林師古曰少古草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曰絕糧道必有

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而武賢曰為可奪其畜

產虜其妻子此始空言非至計也師古曰始僅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

李三此誠善全必勝之祿

北塞有通谷水草師古曰日勒臣恐匈奴與元有謀且欲大人幸能要

杜張掖酒泉已絕西域師古曰要遮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為畔逆

它種劫略師古曰言被劫略而反叛非其本心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闔昧之過隱而勿章

先行先零之誅已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

俗者擁循和輯師古曰擁古撫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

卿議者咸已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師古曰負恃也不先破罕开則先

零未可圖也上廼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為强弩將軍即拜酒泉

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師古曰即就也賜聖書嘉納其冊已書敕讓充

國曰師古曰讓責也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廼擊罕羌

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師古曰徙其妻丁令遠居而身來為也精兵萬人欲為酒泉敦煌

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已東粟石百餘芻藁束數十

草之利爭其畜食師古曰此畜謂畜產牛羊之屬也食謂穀欲至冬虜皆當畜

食師古曰此畜謂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文穎曰皸坼裂也瘃寒創也師

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已歲數而勝微師古曰久

將軍誰不樂此者師古曰言凡為將軍者皆樂此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

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

姑月氏兵四千人服虔曰姑音兒羌名也蘇林曰亡慮萬二千人師古曰亡慮大計也解在食貨

志齋三十日食已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服虔曰句音鉤

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

道西竝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竝來分散其心意離其

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印將胡越依飛射士

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張晏曰五星所聚其

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

下勝羌人在西星在東則為漢

前漢六十九

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曰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臣安國家師古曰言為將之道受任行兵於外雖受詔命若有便宜則當國守以取安利也迺上書謝罪

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論告曰大軍當至漢不誅罕臣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

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師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師古曰謂依阻山之木石以自保固罕羌未有所犯今置

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師古曰釋置也放也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師古

曰皆兵法之辭也致人引致而取之也致於人為人所引也今罕羌欲為敦煌酒泉寇飭兵馬練戰士臣須其至師古曰飭整也須待也飭與勅同也坐得致敵之術曰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

二郡兵少不足臣守而發之行政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

道師古曰釋發也臣愚曰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曰為其計常欲

先赴罕开之急臣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

師古曰施德自樹恩樹也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眾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服虔曰莫須小種羌名也如是虜兵寢多師古曰寢漸也誅之用力數倍

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一二歲而已師古曰累音力瑞反繇與由同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為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

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

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臣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重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引兵

前卷六十九

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師古曰解讀曰懈弛放也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師古曰逐利宜疾今行大遲充國曰

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師古曰謂更迴還盡力而死戰諸校

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

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師古曰不得燔燒人居及於田

故之中刈芻放牧也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

復故地服虔曰靡忘羌帥名也充國曰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論

種人護軍曰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

文自營師古曰苟取文墨之便而自營衛便音頻而反非為公家忠計也師古曰為音于偽反語未卒璽書報

令靡忘曰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

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師古曰脛膝以下骨也寒泄下利也言其患足脛又苦下利脛音下定反泄音息列反將軍年老加

疾一朝之變不可諱師古曰恐其死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為將

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已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雷屯

毋行獨遣破羌强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

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卬懼使

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臣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卽利

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

自保師古曰繡衣謂御史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

羌虜得至是邪師古曰言豫防之可無今日之寇也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師古曰

曰行音下更反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師古曰沮壞也音才汝反金城湟中穀

斛八錢吾謂耿中丞服虔曰耿壽昌也為司農中丞糴二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師古曰

曰言豫儲糧食可以制敵耿中丞請糴百萬斛廼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

半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為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既矣今兵

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師古曰卒讀曰猝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

羌獨足憂邪師古曰言儻如此則所憂不獨在羌吾固已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

田奏曰臣聞兵者所曰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

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

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師古曰芟乾芻也藁禾稈也石百二十斤

釋音工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師古曰卒讀曰猝相因

竝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師古曰廟勝謂謀於廟堂而勝敵也且羌虜易計

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臣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師古曰度音大

反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臣上其間郵亭多壞敗

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畱

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千八百一

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二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

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師古曰漕下呂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浚深治也治湟陜已西道橋七十

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師古曰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也晦古啟字至

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師古曰倅副也什一者千

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伉音口浪反為田者遊兵已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師古曰畜讀曰蓄

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師古曰簿音

曰簿音唯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畱田

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

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已全取勝是已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

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已待敵之可勝師古曰此兵法之辭也言先自完堅令敵不能勝我

乃可以勝敵也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

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師古曰薦稠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

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鄧展曰般音班班還也萬人畱田順天時因地利已待可

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暮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

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

如淳曰羌胡言欲降受其言遣之者師古曰如說非也謂羌受充國之言歸相告喻也羌虜即羌賊耳

無豫於胡也

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畱田便宜十二事步

兵九校

師古曰一部為一校也

吏士萬人畱屯巨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

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

師古曰墜古地字

貧破其眾臣成羌

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

師古曰並且也讀如軍本字又音步浪反

軍

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

師古曰度音大各反

罷騎兵巨省大費四也至春

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巨眎羌虜

師古曰眎亦示字

揚威武傳世折

衝之具五也巨間暇時下所伐材

師古曰間讀曰開

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

也兵出乘危徼幸

師古曰言不可必勝

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

露疾疫痲瘡之患

師古曰離遭也瘡謂因寒痲而瘡指者也

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

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執九也

師古

曰間謂軍之開隙者也

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

服虔曰皆羌種在河西之河南也

使生它變之憂十

也治湟陁中道橋令可至鮮水巨制西域信威千里

師古曰信千里

從枕

席上過師十一也

鄭氏曰橋成軍行安易若於枕席上過也

大廢既省繇役豫息巨戒不虞十

二也畱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

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

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

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

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巨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

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畱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

我

如淳曰此語謂本始五年伐先零不分別大小开本意是以大小开有此言也

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

零為一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巨計為本故多算勝少

算先零羌精兵分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

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

以上知乙以下知彼

賞臣愚臣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  
 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  
 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多  
 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壘木樵師古曰樵與譙同謂為高樓呂望敵也音才消反校聯不  
 絕如淳曰播校相連也師古曰此校謂用木自相貫穿以為固者亦猶周易荷校滅耳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六廢成校蓋用關械關養馬也說文解字云校木囚也亦謂以木相貫遮關禽獸也今云校聯不絕言營壘相充便兵弩飭鬪具師古曰便利也飭整也其字從力塗火幸通執及并力臣  
 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臣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  
 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  
 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  
 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  
 師古曰累重謂妻子也累音力瑞反重音直用反是臣之愚計所已度虜且必瓦解其處師古曰各於其處自瓦解  
 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師古

曰卒讀曰粹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

不能滅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師古曰豈讀曰但即今同

是師古曰俱不能止小寇盜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

師古曰罷讀曰疲貶重而自損非所已視蠻夷也師古曰視讀曰示又大兵一出還不

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

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已澹一師古曰澹古贍字贍給也臣愚

臣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論臣明詔宜

皆鄉風師古曰諭曉告之鄉讀曰嚮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

已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

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師古曰媮音且也嫌亦嫌字而亡後咎餘

責此人臣不忠之科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

久留天誅師古曰言不早殄滅賊也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今臣數得執計

師古曰數音所  
角反其下亦同  
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

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

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

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師古曰任保也上於

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

軍計善其上雷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上

曰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

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強弩出降四千餘人破

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

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雷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

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飢

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

靡忘等自詭必得師古曰詭責也自以詭為憂責言必能得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

善浩星賜迎說充國鄒展曰浩星姓賜名也曰衆人皆曰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

獲降虜曰破壞然有識者曰為虛執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

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

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曰欺明主哉兵執國

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曰餘命豈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

誰當復言之者師古曰卒讀曰粹卒曰其意對師古曰卒終也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

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離雷且種兒

庫師古曰且子問反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土首文類曰猶非人名也師古曰猶非及楊玉二人也宣紀作酋非而此傳作猶字疑紀誤

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

封若零弟澤一人為帥衆王離雷且種二人為侯兒庫為君陽雕為

言兵侯良兒為君靡忘為獻牛君初置金城屬國呂處降羌詔舉

此語云如張安世嘗此  
必從浩星賜之言矣  
善浩星乃真社稷也  
託孤寄命可也

此脫云中郎持惟為  
武賢所陷然大將當  
重任宜以壯美為法印  
之及禍自坐不填非  
徇眾而不為國家圖  
善全遂可以智免也

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

使酒不可與蠻夷師古曰使酒因酒以不如湯兄臨眾時湯已拜受節有

詔更用臨眾後臨眾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酌羌人師古曰酌音況

怒曰酌醜字也醉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初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時與

中郎將印宴語師古曰開宴印道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上如淳曰

不可上意上欲誅之印家將軍巨為安世本持橐籥筆張晏曰橐契囊也近臣負

紀也師古曰橐所曰盛書也有底曰囊無底橐籥筆從備顧問或有所

之師古曰全安而免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國還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

深恨上書告印泄省中語印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

屯兵如淳曰方見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下吏自殺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

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朝庭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

焉師古曰與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謚曰壯侯傳子至孫欽欽尚敬

武公主主亡子主教欽良人習詐有身名它人子欽薨子岑嗣侯

習為太夫人岑父母求錢財亡已忿恨相告岑坐非子免國除元

始中修功臣後復封充國曾孫伋為營平侯師古曰初充國曰功德

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

充國廼召黃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師古曰即就也曰明靈惟

宣戎有先零先零昌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

是討是震師古曰震既臨其域諭曰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

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應劭曰酒泉太守辛武賢自將萬騎出張

營平守節婁奏封章師古曰婁料敵制勝威謀靡亢師古曰料量也亢

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師古曰鬼方言其幽昧也昔周

之宣有方有虎張晏曰方詩人歌功烈列于雅師古曰大雅在漢中興充

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師古曰赳赳勁也桓桓威也充國為後將軍徙

杜陵辛武賢自羌軍還後七年復為破羌將軍征烏孫至敦煌後  
不出徵未到病卒子慶忌至大官

辛慶忌字子真少自父任為右校丞隨長羅侯常惠屯田烏孫赤

谷城與歙侯戰師古曰歙即翁字也歙侯烏孫官名陷陳卻敵惠奏其功拜為侍郎遷校

尉將吏士屯焉耆國還為謁者尚未知名元帝初補金城長史舉

茂材遷郎中車騎將軍朝庭多重之者轉為校尉遷張掖太守徙

酒泉所在著名成帝初徵為光祿大夫遷左曹中郎將至執金吾

始武賢與趙充國有隙後充國家殺辛氏至慶忌為執金吾坐子

殺趙氏左遷酒泉太守歲餘大將軍王鳳薦慶忌前在兩郡著功

迹徵入歷位朝廷莫不信鄉師古曰鄉讀曰鄉質行正直仁勇得眾心通於

兵事明略威重任國柱石師古曰任堪也父破羌將軍武賢顯名前世有威

西夷臣鳳不宜久處慶忌之右師古曰右也迺復徵為光祿大夫執金吾

數年坐小法左遷雲中太守復徵為光祿勳時數有災異丞相司

直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應劭曰晉獻公欲伐虞以宮之奇在寢不寐衛青在

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亡形師古曰厭抑也未有禍難之形豫勝之也厭音一葉反

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已應卒師古曰卒讀曰粹謂暴也

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已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

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師古曰始生曰萌誠萬世之長冊也光祿勳慶

忌行義修正柔毅敦厚師古曰和柔而能沈毅也尚書咎繇曰擾而毅謀慮深遠

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迺者大異竝見未有其應加

已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師古曰莊十八年公追成於濟西公羊傳曰此未有伐中國者言追何大其未

至而豫禦也慶忌宜在爪牙官已備不虞師古曰虞度也言有寇難非意所度也其後拜為右將軍

諸吏散騎給事中歲餘徙為左將軍慶忌居處恭儉食飲被服尤

節約然性好輿馬號為鮮明唯是為奢為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

西域親附敬其威信年老卒官長子通為護羌校尉中子遵函谷  
關都尉少子茂水衡都尉出為郡守皆有將帥之風宗族支屬至  
二千石者十餘人元始中安漢公王莽秉政見慶忌本大將軍鳳  
所成三子皆能欲親厚之是時莽方立威柄用甄豐甄邯呂自助  
豐邯新貴威震朝廷水衡都尉茂自見名臣子孫兄弟竝列不甚  
詘事兩甄時平帝幼外家衛氏不得在京師而護羌校尉通長子  
次兄素與帝從舅衛子伯相善師古曰次兄其字也兄讀如本字亦讀曰況兩人俱游俠賓客  
甚盛及呂寬事起莽誅衛氏兩甄構言諸辛陰與衛子伯為心腹  
有背恩不說安漢公之謀師古曰說讀曰悅於是司直陳崇舉奏其宗親隴  
西辛興等侵陵百姓威行州郡莽遂按通父子遵茂兄弟及南郡  
太守辛伯等皆誅殺之辛氏繇是廢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慶忌本狄道人為將  
軍徙昌陵昌陵罷留長安

贊曰秦漢已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起師古曰郿扶風之縣也音媚

王翦頻陽人漢興郁郢工圍甘延壽師古曰圍為強弩將軍見統文志郁音於六反郢音質義渠公

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

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巨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

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執

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鞏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

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師古曰小戎之詩也師在地理志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

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傳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漢書七十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傅介子北地人也

師古曰趙充國傳贊云義渠公孫賀傳介子然則介子北地義渠人也

呂從軍為官先是龜

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

服虔曰龜茲首丘慈

語在西域傳至元鳳中介子呂駿

馬監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

奴遮殺漢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為不

言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

師古曰屬近也近始過去屬音之欲反

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子

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言匈奴

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

拜介子為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

覆而不誅無所懲艾

師古曰艾讀曰又

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

師古曰附

近而親就言不相猜阻也

願往刺之呂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

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曰賜外國為名至樓

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

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師古曰徧往賜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

幣曰示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

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師古曰謂密有所論王起隨介子入

帳中屏語師古曰屏人而獨共語也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匈立死其貴人左右

皆散走介子告諭曰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

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公卿將

軍議者咸嘉其功上廼下詔曰樓蘭王安歸嘗為匈奴間候遮漢

使者師古曰間為匈奴之間為侯伺發兵殺畧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

等三輩及安息大宛使盜取節印獻物晉灼曰此安息大宛遠遣使獻漢而樓蘭王使人盜取所獻之物也師古曰節

不印漢使者所賫也獻物大宛等使所獻也樓蘭既殺漢使又殺諸國使者甚逆天理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誅斬

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曰直報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言曰曰直報怨曰德言怨於我者則直道而報之故詔引

之不煩師眾其封介子為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者皆補侍郎

介子薨子敞有罪不得嗣國除元始中繼功臣世復封介子曾孫

長為義陽侯王莽敗廼絕

常惠太原人也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移中監蘇武使匈奴師古曰核中殿

名也音移解在昭紀并見拘留十餘年昭帝時廼還漢嘉其勤勞拜為光祿大

夫是時烏孫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師古曰車師西域國名也車師與匈奴

為一共侵烏孫唯天子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

帝初即位本始二年遣惠使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因惠言匈

奴連發大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其人民去使使脅求公主

師古曰脅謂呂威迫之也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

匈奴唯天子出兵曰救公主昆彌於是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

分道出

師古曰祁連將軍田廣明蒲類將軍趙充國武牙將軍田順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

語在匈奴傳曰惠為校尉

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翎侯曰下五萬餘騎

師古曰翎即翁字也翎侯烏孫官號也

從西

方入至右谷蠡庭

師古曰谷音鹿羴音黎

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

晉灼曰匈奴女號若言公主也師古曰行

音胡浪反

名王騎將曰下三萬九千人得馬牛驢羸橐佗五萬餘匹羊六

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鹵獲惠從吏卒十餘人隨昆彌還未至烏

孫烏孫人盜惠印綬節惠還自曰當誅

師古曰謂失印綬及節為辱命

時漢五將皆無

功天子曰惠奉使克獲遂封惠為長羅侯復遣惠持金幣還賜烏

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

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曰便宜從事師古曰言至前所專命而行也風讀曰諷惠與

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

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

曰前殺漢使狀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

惠曰即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師古曰置猶放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

後代蘇武為典屬國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甘露中後將軍趙

充國薨天子遂曰惠為右將軍典屬國如故宣帝崩惠事元帝三

歲薨諡曰壯武侯傳國至曾孫建武中迺絕

鄭吉會稽人也曰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為郎吉為人彊執習

外國事師古曰彊力而有執志者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

渠黎至宣帝時吉曰侍郎田渠黎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

衛司馬使護鄯善曰西南道師古曰鄯音善神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

揮欲降漢師古曰揮音纏使人與吉相聞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

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

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

西域遂并護車師曰西北道故號都護師古曰並護南北二道故謂之都都猶大也總也都護之

都護之

都護之

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效迺下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拊循

外蠻宣明威信師古曰禮云東夷北狄西戎南蠻然夷蠻戎狄亦四方之總稱耳故史傳又云百蠻也迎匈奴單于從兄日

逐王眾擊破車師兜訾城師古曰訾音子移反功效茂著其封吉為安遠侯食

邑千戶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師古曰中西域者言最處諸國之中近遠均也中音竹仲反治烏壘城

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師古曰班布也始自張騫而成

於鄭吉語在西域傳吉薨諡曰繆侯子光嗣薨無子國除元始中

錄功臣不曰罪絕者封吉曾孫永為安遠侯

甘延壽字君況北地郁郅人也少曰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投石

拔距絕於等倫應劭曰投石曰石投人也拔距即下超踰羽林亭樓是也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二百步延壽有力能曰手投之拔距超距也師古曰投石應劭是也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距曰為堅而能拔取之皆言其有手擊之力超踰亭樓又言其趨捷耳非拔距也今人猶言拔爪之戲蓋拔距之遺法嘗超踰

羽林亭樓由是遷為郎試弁為期門孟康曰弁手搏曰材力愛幸稍遷至遼

東太守免官車騎將軍許嘉薦延壽為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

騎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薨諡曰壯侯

傳國至曾孫王莽敗迺絕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家貧旬

資無節不為州里所稱師古曰旬乞也資音吐得反西至長安求官得太官獻食丞

數歲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材

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葬喪師古曰葬古奔字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

不曰實坐削二百戶會薨因賜諡曰繆侯師古曰繆其繆舉人也湯下獄論後復

曰薦為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是

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

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曰為呼韓邪

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

由是遂西破呼偁堅昆丁令服虔曰呼偁小國名在匈奴北師古曰偁音記厲反令與零同兼三國而都之

兼三國而都之

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初元四年遣

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

貢禹博士匡衡曰為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壹而足師古曰言制節之

今郵支單于鄉化未淳師古曰鄉讀曰嚮不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

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靡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

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捐弃不畜師古曰畜使

無鄉從之心師古曰鄉讀曰嚮不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迺始

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已致恥辱即豫為臣憂臣幸得建疆漢之

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師古曰言郵支畏若懷禽獸加無

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師古曰嬰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師古曰沒

一使呂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全庭師古曰上曰示朝者禹

復爭曰為吉往必為國取悔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曰為可

遣上許焉既至郵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

疆遂西奔康居王曰女妻郵支郵支亦曰女予康居王康居

甚尊敬郵支欲倚其威曰脅諸國師古曰倚郵支數借兵擊烏孫深

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歐畜產師古曰歐與驅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

不居者且千里郵支單于自己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為康

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師古

解謂截其四支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廼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

諸國歲遺師古曰胡廣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國名奄蔡不敢不予漢遣

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師古曰郵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

都護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疆漢遣子入侍師古曰故為此言曰調戲也其

驕嫚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

謀喜奇功師古曰喜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

夷狄與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  
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

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服虔曰山離烏弋不

在二十六國中其去中國二萬里師古曰謂西域國為城郭者言不隨畜牧遷徙且別於匈奴也且其人剽悍師古曰剽輕也悍勇也剽音頻妙反又音匹妙反悍音胡幹反

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

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眾兵師古曰歐師之令隨從也直指其

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師古曰之往也保安也千載之功可一朝而

成也延壽亦曰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

見事必不從師古曰言凡庸之人不能遠見故壞其事也延壽猶與不聽師古曰與讀曰豫會其久病湯

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已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

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眾邪師古曰沮止也壞也

音才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張晏曰西域陳法之名也師古曰張

說非也一校則別為一部軍故稱校耳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

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

蔥領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

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文穎曰闐

音填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歐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

重師古曰重謂輜重也音直用也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

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已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

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師古曰開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謂密呼也

諭曰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

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已為導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師古曰母之弟

即謂單于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

于遣使問漢兵何已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歸計彊漢身

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師古曰讓責也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師古曰受事者

日名王諸王之貴者受事受教命而供事也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師古曰忽忘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師古曰罷讀曰疲度音大各反恐無已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

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傅陳師古曰傅讀曰敷敷布也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織師古曰織讀曰織音式志反數百人被甲乘城師古曰乘謂登之備守也又出百

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師古曰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鬪來師古曰更互也音上行反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

指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師古曰薄迫也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墻塞門戶鹵楯為

前戢弩為後印射城中樓上人師古曰印讀曰仰樓上入下走上城外有重

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為漢內應又聞

烏孫諸國兵皆發自己無所之師古曰之往也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闕氏夫人數十皆已

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師古曰下

騎謂下樓而騎馬也傳戰轉戰也大內單于之內室也言且戰且行而入內室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師古曰乘登也呼音火故反次下亦同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

和師古曰環繞也音患和音胡卧反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師古曰犇古奔字也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師古曰乘逐也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

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已界得者師古曰界了也各言與所得人界音必寐反凡斬闕氏太子名王已下千

杜勳奉為軍侯而微也

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

發十五王師古曰賦謂班與之也所發十五王謂所發諸國之兵共圍郅支王者也於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

之大義當混為一師古曰混同也音胡本反昔有唐虞今有疆漢匈奴呼韓邪單于

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臣為疆漢不能

臣也師古曰謂漢為不能使郅支臣服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于天臣延壽臣

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

郅支首及名王臣下宜縣頭豪街蠻夷邸間音灼曰黃圖在長安城門內師古曰豪街街名蠻夷邸在此街

也即若今鴻臚客館也崔浩曰為橐索街音蕭胡反臣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

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師古曰繁音蕭胡反臣為郅支及名

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應劭曰禽獸之骨曰骼骼人也鳥鼠之骨曰胔胔可惡也臣瓚曰枯骨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

右將軍王商臣為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師古曰夾谷地名即祝其也定

香云迂樞

一年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侯於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歷階而上

曰匹夫侮諸侯者罪應誅於是斬侏儒首足異處齊侯懼有慚色施者優人之名夾音類方盛

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迺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

顯嘗欲臣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

湯師古曰與猶許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師古曰不法者私自取之不依軍法司隸校尉

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

得禽滅萬里振旅師古曰師人曰振旅振整也旅眾也宜有使者迎勞道路師古曰勞音力到反今司

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為郅支報讐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

臣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臣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

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師古曰若如也為國

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師古曰重難也議久

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臣百數事暴

揚外國傷威毀重群臣皆閔焉師古曰閔病也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

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搃城郭

之兵師古曰搃總持之也其字從手出百死人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奉歛侯之旗

師古曰奉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恥

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莫不懼震師古曰懼恐也音之涉反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

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師古曰馳義慕義驅馳而來也鄉讀曰嚮願守北藩累世稱

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

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

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師古曰小雅采芣之詩也嘽嘽衆也焯焯盛也言車徒既衆且盛有如雷霆故能克定獫狁而令荆土之蠻亦畏威而來也嘽

音他丹反焯音他回反易曰有嘉折首獲非其醜師古曰醜上九爻辭也嘉善也醜類也言言

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

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

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种也蓋急武功重用

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

我行永久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鎬地名非豐鎬之鎬此鎬及方皆在周之北時獫狁侵鎬及方至於涇陽吉甫薄伐自鎬而還王曰燕禮樂之多受福賜曰其行役有功

日月長久故也千里之鎬猶已為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

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師古曰捐棄其軀命言無所顧也挫屈折也刀筆謂吏也

非所已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師古曰謂伐楚責苞茅及會王太子

于首後有滅項之罪師古曰項國名也春秋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齊滅之也君

子吕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師古曰行事謂滅項之事也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

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師古曰靡散也音縻而虜獲駿馬三十匹師古曰虜與僅

同僅雖斬宛王毋鼓之音師古曰西域傳作毋寡而此云毋鼓猶不足已復費

師古曰復償也音扶目反其私罪惡甚多孝武已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

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

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

功德百之

師古曰百倍勝之

且常惠隨欲擊之身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

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

相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

師古曰安遠侯鄭吉長羅侯常惠也

而大功未著小

惡數布臣竊痛之宜呂時解縣通籍

孟康曰縣罪未竟也如言縣罰也通籍不禁止令得出入也

除過勿

治尊寵爵位呂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

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呂優游而不征者

重動師眾勞將率

師古曰重難也

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

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

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闕氏貴人名王呂下千數雖踰義干法

師古曰干犯也

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呂贍軍用立功萬里

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為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呂安

師古曰曰竟讀曰境

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

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議者皆呂為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

石顯呂為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元帝取安遠侯

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廼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

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為

長水校尉湯為射聲校尉延壽遷城門校尉護軍都尉薨於官成

帝初即位丞相衡復奏湯呂吏二千石奉使顯命蠻夷中

師古曰顯與專同

不正身呂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校雖

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書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

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

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

師古曰子玉楚大夫也得臣其名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子玉帥師與晉文公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

秦不敢窺兵井陘

師三日館穀而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禮記曰有憂者仄席而坐蓋自貶也仄古側字也

師古曰廉頗趙將也馬服君趙奢亦趙將也井陘之口趙之西界山險道也

近漢有郅都魏尚匈

奴不敢南鄉沙幕師古曰鄉讀曰嚮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

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師古曰禮之樂記曰鼓鼙之聲謹謹

誅之不加師古曰閱憂也策慮懔億義勇奮發師古曰懔懔憤怒之貌也懔音皮逼反卒興師奔逝橫

厲身孫踰集都賴師古曰踰遠也遠集都賴水上也屠三重城斬郅支首

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師古曰逋亡也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呂

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

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呂

織介之過賜死杜郵師古曰地名也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

席卷喋血萬里之外師古曰如席之卷言其疾也喋血解在文紀薦功宗廟告類上帝張晏曰謂呂所征之

國事類告天也介胄之士靡不慕義呂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

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師古曰尚書之外逸書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

之報師古曰禮記稱孔子云敝帷弗弃為羶馬也敝蓋弗弃為羶狗也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

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師古曰

之禮待遇之也卒終也使百姓介然有秦臣之恨師古曰介然猶耿耿非所呂厲死難之臣也

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

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呂自救師古曰西域城郭諸國及敦煌兵也丞相王商

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

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誦申湯入見有詔毋

拜示呂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癯不足

呂策大事師古曰罷讀曰疲上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讓對曰臣呂為此必無

可憂也上曰何呂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

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

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眾不足呂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

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敦煌歷時迺至所謂

報讐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師古曰度音徒

各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師古曰瓦合謂碎瓦之雜居不齊同故事不過數日師古曰故事謂

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師古曰吉善也善謂兵解之事

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曰為從事中郎莫府事壹決

於湯湯明法令善因事為執納說多從常受人金錢作章奏卒曰

此敗初湯與將作大匠解萬年相善自元帝時渭陵不復徙民起

邑成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曰為

武帝時工楊光曰所作數可師古曰可天子之意自致將作大匠及大司農

中丞耿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內侯將作大匠乘馬延年曰勞苦秩

中二千石師古曰姓乘馬名延年乘音食孕反今作初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

蒙重賞子公妻家在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

賜田宅俱善湯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最為肥美可

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眾多規良田

役使貧民師古曰規畫也自古為疆界也可徙初陵曰疆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曰

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為天下先於是天子從其

計果起昌陵邑後徙內郡國民萬年自詭三年可成師古曰詭責也自詭為憂責也後

卒不就師古曰卒終也就亦成也群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為

高積土為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

靈淺外不固卒徒工庸曰鉅萬數至難脂火夜作師古曰難古然字也取土東

山且與穀同賈師古曰賈讀曰價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國家罷敝府臧

空虛師古曰罷讀曰疲下至眾庶熬熬苦之師古曰熬熬眾聲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執

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師古曰緒謂端次也宜還復故陵勿徙民

上迺下詔罷昌陵語在成紀丞相御史請廢昌陵邑中室師古曰徙人新所起室居

奏未下人曰問湯第宅不得徹毋復發徒師古曰問其不被發徹更移徙邪湯曰縣官

且順聽羣臣言猶且復發徙之也時成都侯商新為大司馬衛將

軍輔政素不善湯商聞此語白湯惑眾下獄治按驗諸所犯湯前

為騎都尉王莽上書言父早死犯不封母明君共養皇太后尤勞

苦師古曰莽傳言莽母渠今此云明君則明君者字也宜封竟為新都侯後皇太后同母弟苟參為

水衡都尉死子伋為侍中師古曰伋音汲參妻欲為伋求封湯受其金五十

斤許為求比上奏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弘農太守張匡坐臧百萬曰上狡猾不

道有詔即訊師古曰就其所居考問之恐下獄使人報湯湯為訟罪得踰冬月許謝

錢二百萬皆此類也事在赦前後東萊郡黑龍冬出人曰問湯湯

曰是所謂玄門開微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曰非時出也又言當

復發徙傳相語者十餘人丞相御史奏湯惑眾不道妄稱詐歸異

於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廷尉增壽議曰為不道無正法晉灼曰增壽姓趙也曰

所犯劇易為罪師古曰易音弋致反臣下丞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如淳曰如今獄罪輕重無

比者先曰問師古曰比謂相比附也所曰正刑罰重人命也明主哀憫百姓下制

書罷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湯妄曰意相謂且復發徙雖煩驚動

所流行者少百姓不為變不可謂惑眾湯稱詐虛設不然之事非

所宜言大不敬也制曰廷尉增壽當是師古曰當謂處正其罪也湯前有討鄧支單

于功其免湯為庶人徙邊又曰故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妄為

巧詐多賦斂煩繇役興卒暴之作師古曰卒讀曰猝卒徒蒙辜死者連屬師古曰

曰蒙被也屬音之欲反毒流眾庶海內怨望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於是湯與

萬年俱徙敦煌久之敦煌太守奏湯前親誅鄧支單于威行外國

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議郎耿育上書言便宜因冤訟湯曰延壽

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

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師古曰仍頻也

改年垂歷傳之無窮師古曰謂改年為竟寧也不曰應是南郡獻白虎邊垂

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

功師古曰趣讀曰促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

所已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

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已防未然之戒

欲專主威排如有功使湯塊然師古曰塊然獨處之意如土塊也音口內反被冤拘囚不能自

明卒已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

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

支之誅已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已懼敵棄人之身已快讒師

曰援引也音是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

儉富饒之畜師古曰畜讀曰蓄謂府庫也又無武帝薦延如淳曰薦延使羣臣薦上而延納之臬俊禽敵之

臣獨有一陳湯耳師古曰自來謂斬其首而縣之也俊謂敵之魁率郅支是也春秋左氏傳曰得俊曰克假使異世不及陛

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已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

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逃亡分竄死無處所師古曰分謂散離也虞書舜典

人情所有師古曰言湯所犯之罪過人情共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

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為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已為國家尤

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死後數年王莽為安漢公秉政

既內德湯舊恩又欲調皇太后已討郅支功尊元帝廟稱高宗已

湯延壽前功大賞薄及侯丞杜勳不賞迺益封延壽孫遷千六百

戶追諡湯曰破胡壯侯封湯子馮為破胡侯勳為討狄侯

段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也竟寧中已杜陵令五府舉為西域

都護騎都尉光祿大夫西域敬其威信三歲更盡還如淳曰邊更三歲一更下言終更皆是也

師古曰更工衡反其下並同拜為沛郡太守已單于當朝徙為鴈門太守數年坐法

免西域諸國上書願得會宗陽朔中復為都護會宗為人好大節

矜功名與谷永相友善谷永閱其老復遠出子書戒曰足下呂柔

遠之令德復典都護之重職師古曰柔遠言能安人虞書舜典曰柔遠能邇甚休甚休師古曰休美也

若子之材可優遊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之次總領百蠻

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無呂喻師古曰言子思慮深長當不待已曉告也雖然朋友呂言贈行

敢不略意師古曰贈行謂將別相贈也畧意畧陳本意也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傅鄭甘陳之

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師古曰貫事也終更亟還亦

足呂復鴈門之騎應劭曰騎隻也會子從沛郡下為鴈門又水法免為騎隻不偶也師古曰亟急也復猶補也亟立居力口音騎音居宜反萬里之

外呂身為本願詳思愚言會宗既出諸國遣子弟郊迎小昆彌安

日前為會宗所立德之師古曰懷會宗之恩德也欲往謁諸翎侯止不聽遂至龜茲

謁城郭甚親附師古曰謂城郭諸國康居太子保蘇匿率眾萬餘人欲降會宗

奏狀漢遣衛司馬逢迎師古曰迎之於道隨所到而逢之故曰逢迎也會宗發戊巳校尉兵隨司

馬受降司馬畏其眾欲令降者皆自縛保蘇匿怨望舉眾亡去會

宗更盡還呂擅發戊巳校尉之兵乏與有詔贖論拜為金城太守

呂病免歲餘小昆彌為國民所殺諸翎侯大亂徵會宗為左曹中

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師古曰輯與集同立小昆彌師古曰未振將也師古曰其姓名

也昆彌之兄不可別舉姓也定其國而還明年末振將殺大昆彌會病死漢恨誅不

加元延中復遣會宗發戊巳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丘

師古曰番音步安反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兵墊

婁地服虔曰墊音墊阨之墊鄭氏曰婁音贏師古曰墊音丁念反婁音樓選精兵二千弩李奇曰三千人人持一弩徑至昆彌所

在召番丘責呂末振將骨肉相殺殺漢公主子孫未伏誅而死使

者受詔誅番丘即手劔擊殺番丘官屬呂下驚恐馳歸小昆彌烏

犁靡者末振將兄子也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頭縣橐街烏孫所知也

昆彌曰下服曰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

師古曰飲音於禁反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為大罪即飲食曰付我

寡骨肉恩故不先告昆彌曰下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公卿議會

宗權得便宜曰輕兵深入烏孫即誅番丘師古曰即就也宣明國威宜加重

賞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是時小昆彌季父卑爰竟師古

曰竟音竹二反擄眾欲害昆彌漢復遣會宗使安輯與都護孫建并力明年

會宗病死烏孫中年七十五矣城郭諸國為發喪立祠焉

贊曰自元狩之際張騫始通西域至于地節鄭吉建都護之號訖

王莽世凡十八人皆曰勇略選然其有功迹者具此廉衰曰恩信

稱郭舜曰廉平著孫建用威重顯其餘無稱焉陳湯儻募不自收

歛師古曰儻音無卒用困窮議者閉之故備列云

傅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西川忠鳳節氏閣南南漢書七十

疏于辭平彭傳第四十一漢書七十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師古曰雋音字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必

禮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

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師古曰督謂察視之東至海曰軍興誅不從命者師古

所追捕及行誅罰皆依典軍之制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

不疑冠進賢冠帶欄其劍應劭曰欄其木標首之劍欄落壯人也晉灼曰古長劍首

大劍木首其狀似此師古曰晉說佩環玦師古曰環玉環也玦即玉珮之缺也帶環褒衣博

帶師古曰褒大裾也言著褒大之衣而博之盛服至門上謁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門下欲使

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曰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

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文穎曰躡音纏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

師古曰履不著跟曰躡躡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其遲也音山爾反

子威名舊矣師古曰瀕厓也公之勝之字也舊久也瀕音頻之音質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

太柔則廢威行施之巨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師古曰勝之知樹立也

不疑非庸人師古曰庸常也敬納其戒深接巨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

從事皆州郡選吏師古曰選州郡吏之最者乃得從事側聽不疑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

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為青州刺史久之武帝崩昭帝即

位而齊孝王孫劉澤交結郡國豪傑謀反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

發覺收捕皆伏其辜擢為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師吏民敬其威信

每行縣錄囚徒還師古曰首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不也今云慮囚本錄聲之去者耳音力具反三四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遂為思慮之慮失其源矣行音下

更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如淳曰反音幡幡奏使從輕也師古曰幾音居起反即不疑多

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之不

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旄

師古曰旄旌旗之屬畫龜蛇曰旄衣黃襜褕著黃冒師古曰襜褕直裾褌衣襜音昌瞻反褕音踰冒所履冒其首即今之下襜冒也詣北

闕自謂衛太子師古曰戾太子公車巨聞師古曰公車主受章奏者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

雜識視師古曰雜共也有素識之者令視知其是非也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

闕下巨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不

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師古曰安猶徐也不疑曰諸

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師古曰蒯瞶衛

靈公太子輒蒯瞶子也蒯瞶得罪於靈公而出奔晉及靈公卒使輒嗣位而費趙鞅納蒯瞶於戚欲求入衛魯哀公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傳曰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輒曼姑之義固可巨距蒯瞶也輒之義可巨立乎曰可奈何不巨父命辭王父命也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

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

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繇是名聲重於朝廷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在位者皆自巨

不及也大將軍光欲巨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巨病免終

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為京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

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師古曰凡不知姓名及所從來者皆曰何

此語云宜大非此不可此語也宜必果在經云

人他皆類此師古曰湖縣名本夏陽人姓名方遂居湖

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呂

富貴師古曰幾讀曰冀即詐自稱詣闕廷尉逮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祿等方

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一姓張名延年師古曰故昭紀謂之張延年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

方至徵為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為太傅廣

為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為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呂

賢良舉為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師古曰敏謂所見捷利宣帝幸太子

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驩說師古曰說讀曰悅

頃之拜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呂為太子少白

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呂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

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

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呂廣太子德於天下也

師古曰視讀曰示言獨親外家示天下呂淺陋上善其言呂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

所能及廣繇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

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呂為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

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

天之道也師古曰此皆老子之言廣引之殆危也遂成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

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呂壽命終不亦善乎受

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師古曰移病自移書言病也一曰呂病而移居滿三月賜告

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呂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

皇太子贈呂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

蘇林曰長安東郭門也師古曰祖道餞行也解在景十二王及劉屈氂傳供音居共反張音竹亮反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

路觀者皆曰賢哉一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

前漢七十一

不徒以為退焉

共具設酒食

師古曰日日設之也共讀曰供其他類此

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

金餘尚有幾所趣賣曰共具

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趣讀曰促

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

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

師古曰幾讀曰冀

今日飲食廢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

鄧展曰宜令意自從丈人所出無泄吾言也師古曰

丈人莊嚴之稱也故親而老者皆稱焉

老人即曰閒暇時為廣言此計

師古曰閒即閑字也

廣曰我豈老

諄不念子孫哉

師古曰諄感也音布內反顧自有舊田廬

師古曰顧思念也

令子孫勤力其中

足曰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盜之曰為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

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人之怨也

吾既亡曰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曰惠

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曰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

是族人說服

師古曰說讀曰悅

皆曰壽終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郟人也

師古曰郟音談

其父于公為縣獄史郡決曹決

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

師古曰羅羅也遭也

郡中為之生立祠號曰

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

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索下壯奈何

師古曰索古累

字也音力瑞反

其後姑自經死

師古曰不欲累婦故自殺

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

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

師古曰府郡之曹府也上音時

于公曰為

此婦養姑十餘年曰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

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

師古曰具獄者獄案已成其文備具也

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

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

疆斷之咎黨在是乎

師古曰黨音他則反

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

墓天立大雨歲孰郡中曰此大敬重于公定國少學法于父父死

後定國亦為獄史郡決曹補廷尉史曰選與御史中丞從事治反

者獄曰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會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行

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立大將軍光領尚書事條奏羣臣

諫昌邑王者皆超選定國繇是為光祿大夫師古曰繇與由同平尚書事甚

見任用數年遷水衡都尉超為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

北面備弟子禮為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

與鈞禮師古曰鈞禮猶言元禮恩敬甚備學士咸聲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

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

師古曰言于定國為廷尉師古曰言知其寬定國食酒至數石

不亂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若依如氏之說食字當音嗜此說非也下叙定國子承

夫甘露中代黃霸為丞相封西平侯三年宣帝崩元帝立呂定國

任職舊臣敬重之時陳萬年為御史大夫與定國並位八年論議

無所拂師古曰言不相違戾也拂音佛後貢禹代為御史大夫數處駁議師古曰言與定國不同

明習政事率常丞相議可師古曰言事者可定國所言然上始即位關東連年被災

害民流入關言事者歸咎於大臣師古曰言事者謂上書陳事也上於是數呂朝日引

見丞相御史師古曰五日一聽朝故云朝日也入受詔條責曰職事曰惡吏負賊妄意良

民師古曰賊發不得恐負其殿故妄疑善人致其罪也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

連上書者交於闕廷二千石選舉不實是呂在位多不任職師古曰謂令長

民田有災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租呂故重困師古曰趣讀曰從重音直用反關東流

民飢寒疾疫已詔吏轉漕虛倉廩開府臧相振救賜寒者衣至春

猶恐不贍師古曰贍足也今丞相御史將欲何施呂塞此咎師古曰塞補也悉意條狀

陳朕過失師古曰悉盡也定國上書謝罪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亡光上

復呂詔條責曰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師古曰言遭飢饉不能相養丞相

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呂錯繆至

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呂錯繆至

是師古曰錯互也繆違也謂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

其憂不細公卿有可師古曰息謂自休息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師古曰大錄總錄也曰誠對師古曰言能防

救已不宜各曰實對毋有所諱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侯印乞骸骨上報曰君

相朕躬不敢怠息師古曰息謂自休息萬方之事大錄于君師古曰大錄總錄也能毋過者

其唯聖人方今承周秦之敝俗化陵夷師古曰言類替也民寡禮誼陰陽不

調災咎之發不為一端而作自聖人推類師古曰言類替也曰記不敢專也況於非

聖者乎師古曰非聖者謂常人日夜惟思所師古曰所曰未能盡萌也言何由致此災曰未能盡萌師古曰所曰所由經曰萬方

有罪罪在朕躬師古曰此論語堯曰篇載殷湯伐桀告天之辭君雖任職何必顯焉師古曰顯與專同事不專由君也

其勉察郡國守相郡牧非其人者毋令久賊民永執綱紀務悉聰

明強食慎疾師古曰悉盡也定國遂稱篤固辭上師古曰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

斤罷就弟數歲七十餘薨諡曰安侯子永嗣少時嗜酒多過失師古曰

曰者讀曰嗜年且三十乃折節修行師古曰父任為侍中中郎將長水校尉定

國死居喪如禮孝行聞由是師古曰列侯為散騎光祿勳至御史大夫

尚館陶公主施施者宣帝長女成帝姑也賢有行永師古曰選尚焉上

方欲相之會永薨子恬嗣恬不肖薄於行始定國父于公其閭門

壞父老方共治之師古曰閭門里門也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

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與者至定國為丞相永

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師古曰魯詩教授楚國龔勝舍師事焉蕭

望之為御史大夫除廣德為屬數與論議器之師古曰器為大器也薦廣德經

行宜充本朝師古曰經明行修宜於本朝任職也為博士論石渠張晏曰石渠閣名也遷諫大夫代貢

禹為長信少府御史大夫廣德為人溫雅有醞藉服虔曰寬博有餘也師古曰醞言如醞釀也藉

有所薦藉也醞音於問反藉才夜反及為三公直言諫爭始拜旬日間上幸甘泉郊泰時

禮畢因畱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

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師古曰撞音丈江反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

願陛下亟反宮師古曰亟急也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其秋

上耐祭宗廟出便門師古曰長安城南而西頭第一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

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臣血汗

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師古曰言不日理終不得立廟也一日見死傷犯於齊絮不得入廟祠也上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

先歐光祿大夫張猛進曰師古曰先歐導乘輿也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

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師古曰謂

諫爭之言當如猛之詳善也乃從橋後月餘臣歲惡民流師古曰歲惡年穀不熟也與丞相定國大司

馬車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廣德

為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臣為榮縣其安

車傳子孫師古曰縣其所賜安車臣示榮也致仕縣車蓋亦古法韋孟詩云縣車之義臣洎小臣也

平當字子思祖父臣嘗百萬自下邑徙平陵師古曰下邑梁國之縣也當少為大行

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學察廉為順陽長榆邑令師古曰榆音詢臣明經

為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當輒傳經術言得

失師古曰傳讀曰附文雅雖不能及蕭望之臣衡然指意畧同自元帝時韋

玄成為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如有王

者必世而後仁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治天下者三十年然後仁道成著也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

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

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

本有不立與師古曰與讀曰歟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既福不虛必有因

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修其本師古曰迹謂求其蹤迹也昔者帝堯南面而治

先克明俊德曰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師古曰虞書堯典序堯之德曰克明俊德曰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

萬邦故云然也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

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師古曰言嚴謂尊嚴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

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曰

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曰配天師古曰言文王始受命宜為周之始祖乃追王太王王季曰及

后稷是不此聖人之德亡曰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

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大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

奉曰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曰永年傳於亡

窮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言能正考古道曰立功立事則可長年享國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頃之

使行流民幽州師古曰行舉奏刺史二千石勞休有意者師古曰勞休謂勸

過見稱奉使者十一人為最遷丞相司直坐法左遷朔方刺史師古曰武

鴻臚光祿勳師古曰象先是太后姊子衛尉淳于長白言昌陵不可

成下有司議當曰為作治連年可遂就師古曰就亦成也上既罷昌陵曰長

首建忠策復下公卿議封長當又曰為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

科坐前議不正左遷鉅鹿太守師古曰前議謂罷昌陵後上遂封長當曰經明禹

貢使行河師古曰尚書禹貢載禹治水次第山川高下當明此經故使行河也行音下更反為騎都尉領河隄哀帝即

位徵當為光祿大夫諸吏散騎復為光祿勳御史大夫至丞相曰

冬月賜爵關內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當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為丞相更春乃封故先賜

受侯印為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之責矣起受侯印還

卧而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曰為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上報

曰朕選於眾曰君為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陽不調冬無大雪

旱氣為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何疑而上書乞骸骨歸關內侯

爵邑使尚書令譚賜君養牛一上尊酒十石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

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為君其勉致醫藥曰自

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醇之異為上中下耳非必繫之米

前漢七十一

持後月餘卒子晏曰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唯韋平父

子至宰相師古曰韋謂韋賢也

彭宣字子佩淮陽陽夏人也師古曰復音假治易事張禹舉為博士遷東平

太傅禹曰帝師見尊信薦宣經明有威重可任政事錄是入為右

扶風師古曰錄讀與由同遷廷尉曰王國人出為太原太守李奇曰初漢制王國人不得在京師數年

復入為大司農光祿勳右將軍哀帝即位徙為左將軍歲餘上欲

令丁傅處爪牙官廼策宣曰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

軍不宜典兵馬處大位朕唯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陽

王女婚姻不絕非國之制使光祿大夫曼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

車駟馬其上左將軍印綬曰關內侯歸家宣罷數歲諫大夫鮑宣

數薦宣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蝕鮑宣復上言廼召宣為光祿大

夫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封長平侯會哀帝崩新都侯王莽為

大司馬秉政專權宣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

實師古曰美實謂鼎中之實也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餗食也故宣引曰為言覆也臣資性淺薄年齒老耗師古曰耗折足覆公餗餗食也故宣引曰為言覆也

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

與與寘溝壑師古曰寘古侯字莽白太后策宣曰惟君視事日寡功德未效迫

于老耗昏亂非所曰輔國家綏海內也使光祿勳豐冊詔君其上

大司空印綬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宜居國

數年薨諡曰頃侯傳子至孫王莽敗廼絕

贊曰雋不疑學曰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疏廣行止

足之計免辱始之繁師古曰繁音力瑞反亦其次也于定國父子哀鰥哲獄為

任職臣應劭曰哲智也鄭氏曰當言折獄師古曰哀鰥哀恤鰥寡也哲獄知獄情也辭廣德保縣車之榮平當逡遁

有恥彭宣見險而止師古曰遁與巡同異乎苟患失之者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未

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謂其患於失位而為傾邪也贊言當宣二人立操有異於此矣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漢書七十二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

師古曰九鼎即夏禹所鑄者也遷謂從紂都遷之以來春秋左氏傳曰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以

鑄鼎象物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

伯夷叔齊薄之

師古曰夷齊以武王父死不葬而餓于

首陽不食其祿

師古曰馬融云首陽山在河東蒲阪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高誘則云在雒陽東北阮籍詠懷詩亦以為然今此二山並有夷齊祠耳而曹大家注幽

通賦云隴西首陽縣是也今隴西亦有首陽山許慎又云首陽山在遼西諸說不同致有疑惑而伯夷歌云登彼西山則當隴西者近為是也

周猶稱盛德焉然

孔子賢此二人已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

師古曰事見論語

而孟子亦云聞

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

師古曰懦柔弱也音乃喚反又音懦

奮乎百世之上行乎

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

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

黃公用里先生

師古曰四皓稱號本起於此更無姓各可稱知此蓋隱居之人匿跡遠害不自標顯秘其氏族故史傳無得而詳至於後代皇甫謐園稱之徒及諸

地理書說竟為四人施安姓字自相錯互語又不經班氏不載於書諸家皆臆說今並弃畧一無取焉

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

雒深山

師古曰即今之商州商雒縣山也

已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其

後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束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

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呂為重遂用自安語在留

侯傳其後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師古曰地理志謂君平為嚴遵三輔決錄云子真名樸君平各尊則君平子真

皆其比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

鳳曰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訕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呂為卜筮

者賤業而可呂惠眾人存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誓龜為言利害與

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執導之

呂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曰閱數人師古曰裁與才同閱歷也得百錢足自養則

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師古曰肆者市也列所坐之處也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

著書十餘萬言師古曰嚴周即莊周楊雄少時從遊學臣而仕京師顯名數為

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

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臣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

訕也彊心曰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曰為從事乃

歎曰楊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臣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

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

名不稱師古曰以身沒而無名為病蓋執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為幾孟康曰蓋何不也言何不因名

卿之執以求名韋昭曰言有勢之名卿庶幾可不朽楊子以為不然唯有德者可以有名師

古曰或人以事有權力之卿用自表顯則其名可庶幾而立楊雄以為自著其德則有名也梁

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師古曰謂皆也惡辱成其名師古曰惡於何也惡音烏谷口

鄭子真不訕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於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楚

兩龔之絜其清矣乎蜀嚴湛冥孟康曰蜀郡嚴君平湛深玄默無欲也師古曰湛讀曰沉不作苟見不治

苟得師古曰不為苟顯之行不事苟得之業久幽而不改其操跡隨和何曰加諸師古曰隨隨侯珠也和氏璧

也諸舉茲曰旃不亦寶乎師古曰旃亦之也言舉此人而用之不亦國之寶乎自此以上皆楊雄之言也自園公綺里季

夏黃公用里先生鄭子真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曰激貪厲俗近古之逸民也若王吉貢禹兩龔之屬皆曰禮讓進退云

此語云其言涼乎  
可畏及諸然也親  
真醇儒心聲

王吉字子陽琅邪阜虞人也少時學明經曰郡吏舉孝廉為郎補

若盧右丞師古曰少府之屬官有若盧今承漢舊儀以為主治庫兵者遷雲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

王好遊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

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惻兮

師古曰檜國匪風之篇發發飄風貌揭揭疾驅貌也古惻字傷也言見此飄風及疾驅則顧念哀傷思周道也揭音丘列反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

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師古曰今之發發然者非古有道之風也人之揭揭然者非古有道之車也故

傷今者大王幸方與師古曰縣名也音房預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

桑治道牽馬臣愚曰為民不可數變也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昔召公述職師古曰

邵邵公各適自陝以西邵公主之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師古曰是時人皆得其

所後世思其仁恩至序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師古曰邵南之詩也其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

伐邵伯所爰蔽芾小樹貌也甘棠杜也茂舍也蔽音必二反第音方味反茂音步未反

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搏師古曰手苦於筆轡師古曰

臣贊曰搏促也師古曰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師古曰叱咤亦叱字也音竹駕反

日筆馬策音止繫系反身勞序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師古曰冒犯也音莫克反夏則為大

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匿薄師古曰匿與偃同言避疾風則偃靡也薄迫也數曰奕脆之

玉體犯勤勞之煩毒師古曰奕乘也音而亮反非所曰全壽命之宗也師古曰又非所

曰進仁義之隆也師古曰隆高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師古曰廣夏大屋也旃與旃同明師居

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

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師古曰訢古欣字其樂豈徒銜楸之間哉

師古曰銜馬銜也楸車鉤心也張揖以楸為馬之長銜非也楸音其月反休則俛仰誦信曰利形師古曰形體也信讀曰伸進退步趨

巨實下如淳曰今人不行則鄰已下虛弱不實吸新吐故曰練臧專意積精曰適神師古曰臧五

氣也適和也於曰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

有喬松之壽師古曰喬松仙人伯喬及赤松子也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轅而社

稷安矣師古曰轅與稷同臻至也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師古曰皇帝謂昭帝也言武帝晏駕未久故尚思慕於宮

此語云考昭天資之美如此其不克壽者其皆氣也

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熾介有不具者於臣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情中慰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從自若師古曰從音子用反吉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父之昭帝崩亡嗣大將軍霍光秉政遣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師古曰已解於上今大王曰喪事微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師古曰發謂興舉衆事且何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天何言哉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故天引之願大王察之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弃羣臣屬巨天下寄幼孤焉師古曰屬音之然反大將軍抱持幼君襁緥之中

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亡已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

惟思可已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師古曰援引也音爰其仁厚豈有量哉師古曰言其深多也量音力向反

願留意嘗曰為念王既到即位二十餘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

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

師古曰道讀曰導皆下獄誅唯吉與郎中令龔遂呂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

為城旦起家復為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為博士諫大夫是時宣

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

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

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與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

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師古曰言天子如此雖於百姓為至恩然未盡政務之本也欲治

之主不世出師古曰言有時遇之不常也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

此禮云石与伊列  
說命相表裏漢  
廷書疏未有能品  
之者也

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師古曰三代夏殷周其務在於期會簿

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

始朝廷不備難言治左右不正難言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

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

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言正身也

所使所言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曰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此其本也春

秋所言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師古曰解在董仲舒傳今俗吏所言牧

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言守之其欲治

者不知所繇師古曰繇與由同言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

不可復修也師古曰言其意深難久行是言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

服詐偽萌生刑罰亡極師古曰萌生言其爭出如草木之初生質樸日銷恩愛寢薄師古曰孔

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師古曰孝經禮載孔子之言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

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

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歐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師古曰以仁無下則羣生安逸

而壽考則俗何言不若成康壽何言不若高宗師古曰高宗殷王武丁也享國百年竊見當世

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師古曰趨讀日趨趨向也唯陛下財擇焉師古曰財與裁同吉意言

為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師古曰由之而生故云萌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

父母之道而有子是言教化不明而民多天聘妻送女亡節則貧

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娶天子

女則曰尚公主國人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尚承皆卑下之名也師古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也解其在高紀使男事女夫誦於婦逆陰陽

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言褒有德而別尊卑今

上下僭差人人自制師古曰言無節度是言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言

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言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師古曰冥冥言未有端緒

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李奇曰不繼世而爵也言臯陶伊尹非三公九卿之世

不仁者遠師古曰任用賢人放黜讓佞今使俗吏得任子弟張晏曰子弟以父兄任為郎率多驕驁不

通古今師古曰鰲與傲同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師古曰伐檀詩

篇名刺不用賢也在魏國風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曰財不宜

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師古曰尚方主巧作明視天下曰儉師古曰視讀曰示古者

工不造瑇瑁商不通侈靡師古曰瑇瑁者刻鏤為文瑇音篆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

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其指如此上曰其言迂闊不甚寵

異也師古曰迂遠也音于吉遂謝病歸琅邪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

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曰啖吉師古曰啖謂使食之音徒濫反啖亦啗字耳此義與高紀啗以利同吉後知

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

中為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

此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師古曰彈冠者且入仕也言其取舍同

也師古曰取進趣也舍止息也元帝初即位遣使者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卒上

悼之復遣使者弔祠二初吉兼通五經能為騶氏春秋曰詩論語

教授好梁丘賀說易令子駿受焉駿曰孝廉為郎左曹陳咸薦駿

賢父子經明行修宜顯曰厲俗光祿勳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師古曰專對謂見問即對無所疑也論語稱孔子遷諫大夫使責淮陽憲王師古曰以遷趙

內史吉坐昌邑王被刑後戒子孫毋為王國吏故駿道病免官歸

起家復為幽州刺史遷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遷少府八歲成

帝欲大用之出駿為京兆尹試曰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

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而薛

宣從左馮翊代駿為少府會御史大夫缺谷永奏言聖王不曰名

譽加於實效師古曰言不聽虛名考績用人之法師古曰言用人之法皆須考以功績薛宣政事已試

師古曰言有效也上然其議宣為少府月餘遂超御史大夫至丞相駿乃代

宣為御史大夫並居位六歲病卒翟方進代駿為大夫數月薛宣

此種云弔祠即後兩  
蔡傳中韓福故事  
又云陽以春秋五經史  
詩已成苑學校於東道  
五經之下及特著之

此條之王者法除任子  
之全而王駿任其子為  
即此駿之失也

免遂代為丞相眾人為駿恨不得封侯駿為少府時妻死因不復

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如淳曰華與元曾參之二子也韓詩外傳

華元善人也一日曾參之子亦何敢娶駿子崇曰父任為郎歷刺史郡守治

有能名建平三年呂河南太守徵入為御史大夫數月是時成帝

舅安成恭侯夫人放寡居共養長信宮師古曰放者大人之名也坐祝詛

下獄崇奏封事為放言放外家解氏與崇為昏師古曰婚哀帝曰崇

為不忠誠策詔崇曰朕曰君有累世之美故踰列次師古曰謂自祖

位曰來忠誠臣國未聞所繇師古曰繇與反懷詐讓之辭師古曰讓詐言欲

呂攀救舊姻之家大逆之辜舉錯專恣師古曰不遵法度亡呂示百

僚左遷為大司農後徙衛尉左將軍平帝即位王莽秉政大司空

彭宣乞骸骨罷崇代為大司空封扶平侯歲餘崇復謝病乞骸骨

皆避王莽莽遣就國歲餘為傳婢所毒薨國除師古曰凡言傳婢者謂傳

傳曰附謂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林器各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

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

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師古曰一囊之衣也不畜積餘財師古曰畜去位家

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師古

其無所求取不營產業而車服鮮明故謂自作黃金以給用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曰明經絮行著聞徵為博士涼州刺史病

去官復舉賢良為河南令歲餘曰職事為府官所責師古曰太免冠

謝禹曰冠壹免安復可冠也遂去官元帝初即位徵禹為諫大夫

數虛已問曰政事師古曰虛已謂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

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師古曰秣養也牆塗而不

凋木摩而不刻師古曰彫字與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

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

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師古曰言天子以畿內賦斂自供千里之外令其以時入

貢不欲煩勞也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

儉宮女不過十餘廢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師古曰綈厚繒音徒美反器亡

瑠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盛臣下亦相放效師古曰放音甫往反

其下亦同衣服履綉刀劍亂於主上師古曰綉古袴字主上時臨朝入廟眾人不能

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

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

在於陛下師古曰正曲曰矯復音方目反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曰自節焉

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也方今宮室已定亡

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師古曰三服官主作天子

之服在齊地尚盛衣竹器音先嗣反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

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如淳曰地理志河內懷蜀郡成都廣漢皆有工

書工官生作漆器物者也師古曰如說非也二工官謂少府之屬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東園匠也上巳言蜀漢主金銀器是不入三工之數也東西織室亦然

廢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師古曰從天子往太后宮見賜杯案畫文畫金

銀飾非當所已賜食臣下也師古曰食讀曰飲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

之民所為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所

食師古曰食人之骸骨人至相食而廢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廼日步作

之師古曰日日行步而動作之以散充溢之氣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

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已填後宮師古曰此填字讀與實同及弃天下昭

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滅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

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滅之又皆已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

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

陛下烏有所言師古曰不能自言減省之事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

化取女皆大過度師古曰取讀曰娶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

此瞻云天子過天道非經生與此言

此瞻云宮人奉陵日孝武茂陵水程宜循之逆為故事

者至數十人是已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師古曰曠空也室家空也及眾庶葬埋皆虛

地上已實地下其過自上生師古曰自從也上謂天子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臯也

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

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師古曰言人產命非由廣妾媵也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

哀憐也廋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已為田獵之園

師古曰舍置也獨留置之其餘皆廢去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已與貧民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方今天下飢饉可亡大自損減已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

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

女母貳爾心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諶誠也上帝亦天也言承天之意此誠難也于當

仁不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故引之獨可已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師古曰不揆度也

可與臣下議也若其何意順指隨君上下師古曰上下猶言高下謂荷順從也上音時掌反臣禹

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師古曰拳拳解在劉向傳下鮑宣傳倦倦音義亦同天子納善其忠迺下

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已與貧民又罷

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為光祿大夫頃之禹上書曰臣禹年

老貧窮家訾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裋褐不完師古曰裋者謂僅也所著布長襦也褐毛布之衣也

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師古曰過猶誤也臣賣田百畝已供車

馬至拜為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其下亦同廩食太

官師古曰謂太官給其食又蒙賞賜四時雜繒繡絮衣服酒肉諸果物德厚甚深

疾病侍醫臨治師古曰侍醫天子之醫也賴陛下神靈不死而活又拜為光祿大夫

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家日已益富身日已益尊誠

非中茅愚臣所當蒙也師古曰茅古草字伏自念終亡已報厚恩日夜慙愧

而已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不聰明非復能有補

益所謂素餐尸祿誇朝之臣也師古曰誇與汚同音一故反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

益所謂素餐尸祿誇朝之臣也師古曰誇與汚同音一故反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

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為臣具棺槨者也誠恐一旦躡仆氣竭不

復自還師古曰躡音顛蹙也仆音赴仆頓也不自還者遂死也還讀曰旋瀆席薦於宮室骸骨弃捐孤魂不

歸不勝私願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師古曰及身生謂及未死之前死亡所恨天子

報曰朕已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師古曰生謂先生也史魚衛大夫史鮒也語語稱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

如矢言其壹志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師古曰孳與攷同攷攷不意也寡少也言少有此人

故親近生幾參國政師古曰幾讀曰與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

意豈有所恨與師古曰與讀曰歟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師古曰言志趣不同往者嘗令金

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已王命辨

護生家雖百子何已加傳曰亡懷土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何必思故鄉生

其強飯慎疾已自輔後月餘已禹為長信少府會御史大夫陳萬

年卒禹代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

禹曰為古民亡賦筭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

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

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廼筭又言古者不曰金錢為幣專意

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

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

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滅空虛不能含氣出雲

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自五銖錢

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眾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

足民心搖動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

之利師古曰若有萬錢為賈則獲二千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梓

中杷土手足胼胝師古曰梓拔取也少古草字也杷手拈之也胼胝也梓音才

已奉穀租又出橐稅師古曰橐禾稈也鄉部私求不可勝供師古曰言鄉部之吏又私有所求不能供之

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已賈師古曰賈田與人而

更爲商賈之業窮則起爲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曰姦邪不可禁

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

亡復曰爲幣市井勿得販賣師古曰賤買貴賣曰販除其租銖之律師古曰租稅之法皆依田畝不得雜

計百物之銖兩租稅祿賜皆曰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師古曰追遵古

法於事便也復音扶目反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曰寬繇役師古曰繇讀曰徭

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遊亡事稅良民曰給之歲費五六鉅萬

宜免爲庶人稟食師古曰給其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師古曰乘登也又

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曰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

官削爵不得仕宦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汙賈人贅壻

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

誅師古曰白明也疑者曰與民師古曰罪疑從輕也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

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

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者欲師古曰從讀曰縱者讀曰者用度不足廼行壹切

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曰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

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

府者曰爲右職師古曰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

姓者曰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師古曰操持也切刻也操音千高反故亡義而有財者

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師古曰謾誑也謾音慢又音武連反諄逆而勇猛者貴於

官師古曰諄亂也音布內反故俗皆曰何曰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曰禮義爲史書

而仕宦何曰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

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師古曰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故

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

其子俗之壞敗廼至於是察其所曰然者皆曰犯法得贖罪求士

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師古曰相諸侯相也守郡守也崇尚也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

此曉云自秦爲無道風俗大壞若者實生所傷哭也文景相繼道守以忠厚武帝後壞之至是蓋又一秦矣後有公之書亦亦爲之痛哭

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巳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  
亡但免官師古曰不止免官而已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

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巳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師古曰解讀曰懈四

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師古曰微亦無也折斷也非孔子之言則無以為中也音竹仲反斷音丁

煥反況乎呂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  
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

隊師古曰決欲流之水抑將隊之物言其便易自成康日來幾且千歲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欲為治者甚眾

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曰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  
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師古曰言取天下艱難也醇法太宗之治正巳日先下

選賢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讒佞師古曰遠離也音放出園  
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

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師古曰解讀曰懈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

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迺出口錢

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

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禹又奏欲罷郡  
國廟定漢宗廟迭毀之禮皆未施行師古曰迭互也親盡則毀故曰迭毀迭音大結反為御史大

夫數月卒天子賜錢百萬曰其子為郎官至東郡都尉禹卒後上  
追思其議竟下詔罷郡國廟定迭毀之禮語在韋玄成傳

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師古曰倩音千見反二人相友並著名節  
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為郡吏舍不仕久之楚王入  
朝聞舍高明聘舍為常侍不得已隨王歸國固辭願卒學復至長  
安師古曰卒終也終其終業而勝為郡吏三舉孝廉曰王國人不得宿衛補吏再為  
尉壹為丞勝輒至官迺去州舉茂材為重泉令師古曰重泉左馮翊縣也病去官大  
司空何武執金吾閻崇薦勝哀帝自為定陶王固巳聞其名徵為

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亢父甯壽濟陰侯嘉師古曰亢音抗父音甯有詔皆徵

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坐常為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

邪勝曰唯唯師古曰唯唯恭應之詞也音文癸反有詔為駕龔舍侯嘉至皆為諫大夫甯

壽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

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斂泰重宜曰儉

約先下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為大夫二歲餘遷丞相司直徒

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廼復還勝光祿大夫

師古曰依舊官諸吏給事中勝言董賢亂制度繇是逆上指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後歲餘

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等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國罔

上不道下將軍中朝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

光等十四人皆曰為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書議曰嘉資性邪僻

所舉多貪殘吏位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並廢咎皆繇嘉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迷國不疑文穎曰信必迷國不疑也今舉相等過微薄曰暮議者罷明日復會左將

軍祿問勝君議亡所據今奏當上宜何從師古曰今欲奏此事君定從何議也勝曰將軍

曰勝議不可者通劾之師古曰非劾勝博士夏侯常見勝應祿不和起至勝

前謂曰宜如奏所言師古曰謂如尚書所劾奏也勝曰手推常曰去後數日復會議

可復孝惠孝景廟不議者皆曰宜復勝曰當如禮常復謂勝禮有

變勝疾言曰去是時之變師古曰疾急也言時人意自變耳禮不變也常恚謂勝曰我視君何

若師古曰何若言無所似也君欲小與眾異外曰采名君廼申徒狄屬耳服虔曰殷之末世介士也自沉於河

先是常又為勝道高陵有子殺母者勝白之尚書問誰受師古曰言於誰

對曰受夏侯常尚書使勝問常常連恨勝師古曰連恨謂再被謂去即應曰聞之

白衣戒君勿言也服虔曰聞之白衣耳戒君勿言之如何便上之邪師古奏事不詳

妄作觸罪師古曰言奏事不審妄有發作自觸罪勝窮亡曰對尚書即自劾奏與常爭言洿

辱朝廷事下御史中丞召詰問劾奏勝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

得給事中與論議師古曰與讀曰豫不崇禮義而居公門下相非恨疾言辯

訟婿謾亡狀師古曰疾急也婿古惰字謾讀與慢同亡狀無善狀也皆不敬制曰貶秩各一等勝謝罪

乞骸骨上廼復加賞賜曰子博為侍郎出勝為渤海太守勝謝病

不任之官積六月免歸上復徵為光祿大夫勝常稱疾卧數使子

上書乞骸骨會哀帝崩初琅邪郡漢亦曰清行徵用至京兆尹後

為太中大夫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自昭帝時涿郡韓福曰

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詔曰朕閔勞曰官職之事其務

修孝弟曰教鄉里行道舍傳舍師古曰於傳舍止宿若今官人行得過驛也縣次具酒肉食從

者及馬師古曰道次給酒肉并飲其從者及馬也食讀曰飢長吏曰時存問常曰歲八月賜羊一頭

酒二斛不幸死者賜復衾一祠曰中牢於是王莽依故事白遣勝

漢策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者艾二人曰

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

致仕所曰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曰官職之事

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師古曰同產兄弟也同產子即兄弟子也大夫其修

身守道曰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衾衾皆如韓福故

事所上子男皆除為郎於是勝漢遂歸老于鄉里漢兄子曼容亦

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初龔舍

曰龔勝薦徵為諫大夫病免復徵為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使

者即楚拜舍為太山太守師古曰即猶就也舍家居在武原使者至縣請舍

欲令至廷拜授印綬師古曰廷謂縣之庭內舍曰王者曰天下為家何必縣官遂

於家受詔便道之官既至數月上書乞骸骨上徵舍至京兆東湖

界師古曰湖縣也時屬京兆固稱病篤天子使使者收印綬拜舍為光祿大夫數賜

告舍終不肯起廼遣歸舍亦通五經曰魯詩教授舍勝既歸鄉里

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年六十八王

莽居攝中卒莽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勝為講學祭酒師古曰即就也勝稱疾不

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

迎勝即拜師古曰就家上卿先賜六月祿直印辨裝使者與郡太守

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已上入勝里致詔師古曰行義謂鄉

諸生謂學徒也師古曰就家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為牀室中戶西

南牖下師古曰牖南也於戶東首加朝服拈紳師古曰拈引也卧者朝衣故云加引大

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為政思

聞所欲施行已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已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

使君上道必死道路師古曰示若尊敬無益萬分使者要說師古曰要音遙

至已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

少氣可須秋涼廼發師古曰須待也有詔許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問起居

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已茅土之封雖疾病

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道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

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已報今年老矣日暮入地

誼豈已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救已棺斂喪事師古曰棺音上煥

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師古曰若葬多設器備

使者太守臨斂賜復余祭祠如法門人衰絰治喪者百數有老父

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虐薰已香自燒膏已明自銷師古曰銷生竟

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

表其里門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好學明經為縣鄉嗇夫守東州丞師古

曰東

此後云勝已何事可  
以無反故五威將帥外  
竹安之即謂學之微  
亦僅稱疾不應及使  
者有至印綬加身受  
以必行五日起居守之  
不云也後明語門人  
鐵死於漢而謂其容  
中道不辱其身者也  
朝那封使以恩老也  
辭一老累及子孫善  
哉

州渤海之縣也後為都尉太守功曹舉孝廉為郎病去官復為州從事大司馬衛將軍王商辟宣薦為議郎後曰病去哀帝初大司空何武除宣為西曹掾甚敬重焉薦宣為諫大夫遷豫州牧歲餘丞相司直郭欽奏宣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師古曰出行六條之外行部乘傳去法駕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傳音張戀反駕一馬師古曰言其單率不依典制也舍宿鄉亭為眾所非宣坐免歸家數月復徵為諫大夫宣每居位常上書諫爭其言少文多實是時帝祖母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何武大司馬傅喜始執正議失傅太后指皆免官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曰諫大夫從其後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巨充塞朝廷師古曰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

劉奉世曰共後如字

骨鯁白首著艾魁壘之士服虔曰魁壘壯貌也師古曰魁音口助反壘音磊論議通古今喟然動

眾心師古曰喟然歎息貌音丘位反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

賢等在公門省戶下師古曰敦謂厚重也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

讀曰恭師古曰共今世俗謂不知智者為能謂智者為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

下服師古曰四罪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也今除一吏而眾皆惑古刑人尚服

今賞人反惑鄧展曰不得其人使之天下惑也請寄為姦師古曰請寄謂以事私相託也羣小日進國家空

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為殘賊歲增於前凡民

有七亡師古曰亡謂失其作業也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稅租

二亡也師古曰更謂為更卒也音工行反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師古曰並依也音步浪反豪强大姓

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

道六亡也晉灼曰遮古列字也師古曰言聞桴鼓之聲以為有盜賊皆當遮列而追捕盜賊劫畧取民財物七亡也

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師古曰毆擊也音一口反治獄深刻二死也

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師古曰橫音胡孟反怨讎相殘五死也歲

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

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

化之所致邪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也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

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師古曰惻隱皆痛也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

利而已師古曰務稱賓客所求也稱首尺孕反臣苟容曲從為賢臣供默尸祿為智師古曰尸主也

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晉灼曰高門殿名也師古曰在未央宮中天下迺皇天之天下也

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救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

尸鳩之詩師古曰尸鳩曹國風之篇也其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分言尸鳩之鳥養其子七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布德施惠亦當然也尸鳩拮鞠也拮音

反居黠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師古曰厭飽也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

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師古曰命也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

臣董賢多賞賜巨太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劉德曰視酒如漿視肉如霍也師古曰霍豆菜

也貧人也貧人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孟康曰黎民黔首黎黔皆黑也下民陰類故以黑為號漢名奴為蒼頭非純黑以別於良

人也諸給殿中者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呼為廬兒師古曰漢儀注官如給書計從侍中已下為蒼頭青幘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

官爵非陛下之官爵迺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

師古曰此官不當加於此人此人不當受於此官也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師古曰說讀曰悅方陽侯孫寵宜

陵侯息夫躬辯足巨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或世尤劇者也

宜已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

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

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師古曰更亦歷也音工衡反智謀威信可與建教

化圖安危師古曰建立也圖謀也龔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

為姦師古曰委輸謂輸委積者也委音迂偽反輸音式喻反可大委任也陛下前巨小不忍退武等海

內失望師古曰小有不快於心不能忍之也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

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  
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  
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太官廣田宅厚  
妻子不與惡人結讎怨已安身邪誠迫大義官已諫爭為職不敢  
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  
之戒臣宣吶鈍於辭師古曰吶亦訥字也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上已宣名儒  
優容之是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明年正月朔日蝕上廼徵孔  
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宣復上書言陛下  
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  
恐今日蝕於三始如淳曰正月一日為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始猶朝也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  
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  
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師古曰仄古側字也徵拜孔光為光祿大夫

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庶眾歛然莫不說喜師古曰歛音翕說音

悅次亦同也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廼二月丙戌白虹軒日連陰

不雨師古曰軒音十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

董賢本無葭莩之親師古曰葭音工遐反葭音葭葭莩音喻輕薄而附著也解在景十三王傳但已令色諛言自進

師古曰令善也諛諂也賞賜亡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已為小復壞暴室師古曰時以三

第總為一第賜賢猶嫌小復取暴室之地以增益之也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

得賞賜師古曰為賢第上持時行夜者音下更反上冢有會輒太官為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

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已

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

物還之縣官如此可已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讎未有得

又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已視天下師古曰視讀曰示復徵

何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已應天心師古曰易改也建立大政已

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師古曰不欲

受海瀕仄陋自通遠矣師古曰瀕涯也音頻又音賓願賜數刻之間師古曰刻漏刻也間空隙極竭筆

退入三泉死亡所恨師古曰三重之泉言其深也上感大異

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旬月皆復為三公拜宣為司隸時哀帝改司

隸校尉但為司隸官比司直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師古曰行首下更反官屬

呂令行馳道中如淳曰令諸使有制得行馳道中者行旁道無得行中央三丈也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

掾史師古曰鉤留也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

官欲捕從事閉門不肯內師古曰御史欲捕從事而司隸閉門不得入也宣坐距閉使者亡人臣

禮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大學下曰欲

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師古曰朝

宣既被刑廼徙之上黨呂為其地宜田牧又少豪俊易長雄師古曰長為之

長帥也雄為之雄豪遂家于長子師古曰上黨之縣也長讀如本字平帝即位王莽秉政陰有篡國

之心廼風州郡呂舉法案誅諸豪桀師古曰風讀曰諷及漢忠直臣不附已

者宣及何武等皆死時名捕隴西辛興師古曰詔顯其名而捕之興與宣女婿許緝

俱過宣一飯去師古曰飯音扶晚反宣不知情坐繫獄自殺自成帝至王莽時

清名之士琅邪又有紀遂王思齊則薛方子容太原則郇越臣仲

郇相稚賓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師古曰并列其人本土及姓名字也後皆類此遂音干旬反郇音荀又音胡頑

王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唐尊衣傲

履空服虔曰履猶履也師古曰衣音於既反著傲衣躡空履也空穿也呂瓦器飲食又呂歷遺公卿服虔曰以瓦器遺之

被虛偽名師古曰被音皮義反郇越相同族昆弟也並舉州郡孝廉茂材數病

去官越散其先人訾千餘萬呂分施九族州里志節尤高相王莽

時徵為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稅呂衣衾師古曰贈喪衣服曰稅稅音式芮反其字從衣其

此語云郭欽能奏  
董賢又不仕莽與  
鮑宣同異何實為  
君子也

此語云言見幾先  
善莽所迫幸又死之  
名非孔子之性也

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  
友官故不受也京師稱之薛方嘗為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莽曰  
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  
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張晏曰許由隱於箕山在陽城有許由祠使者曰聞莽說其言  
不强致師古曰說讀曰悅方居家曰經教授喜屬文師古曰喜音許吏反屬音之欲反著詩賦數  
十篇始隃麋郭欽哀帝時為丞相司直師古曰隃音扶風之縣也隃音隃也奏免豫州牧  
鮑宣京兆尹薛修等又奏董賢左遷盧奴令平帝時遷南郡太守  
而杜陵蔣詡元卿為兗州刺史亦曰廉直為名王莽居攝欽詡皆  
曰病免官歸鄉里卧不出戶卒於家齊栗融客卿北海禽慶子夏  
蘇章游卿山陽曹竟子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莽死漢更始徵  
竟曰為丞相封侯欲視致賢人銷寇賊師古曰視讀曰示竟不受侯爵會赤  
眉入長安欲降竟竟手劒格死世祖即位徵薛方道病卒兩龔鮑

宣子孫皆見褒表至太官

贊曰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師古曰繫辭也謂發跡雖同歸於道言其各得  
道之一節譬諸草木區區別矣師古曰言蘭桂異類而各芬馨也故曰山林之士往而  
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春秋列國卿大夫  
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曰失其世者多矣師古曰懷思也言不能去是故清  
節之士於是為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玉貢之材優於  
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今龔勝不受莽官蹈斯之迹也貞而  
不諒薛方近之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謂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信也薛方志避亂朝詭引東許為喻近此義也郭欽蔣  
詡好遯不汗絕紀唐矣師古曰欽詡不仕於莽遯逃濁亂不汗其節殊於絕及兩唐

韋賢傳第四十三

漢書七十三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傅傅子

夷王及孫王戊師古曰官為楚王傳而歷相三王也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風諫後遂去

位徙家於鄒又作一篇其諫詩曰

肅肅我祖國自豕韋應邵曰在商為豕韋氏也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師古曰黼衣畫為斧形而白與黑為彩也朱紱

為朱裳畫為亞文也亞古弗字也彤弓斯征撫寧遐荒師古曰言受彤弓之賜於此得專征伐也總齊羣

邦曰翼大商師古曰翼佐助也迭彼大彭勳績惟光應劭曰國語曰大彭豕韋為商伯師古曰迭互也自言豕韋氏與大彭互

為伯於殷商也至于有周歷世會同師古曰繼為諸侯王叔聽譖寔絕我邦

送音徒結反我邦既絕厥政斯逸應劭曰言自絕豕韋氏之後政教逸漏不

行謂之放師古曰讚說是也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師古曰繇與由同也庶尹羣后靡扶靡衛五服

崩離宗周曰隊應劭曰五服謂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也師古曰庶尹衆官之長也羣后諸侯也隊失也音直類反我祖斯微

于彭城師古曰言我先祖於此遂微也惠古遷字其不並同在于小子勤諉厥生師古曰諉歎聲音許其反昵此媿秦

耒耜師古曰言遭秦暴慢無有列位躬耕於野悠悠媿秦上天不寧迺眷南顧授漢于京師古曰高祖起在豐沛於秦為南故曰南顧言以秦之京也授與漢也

於赫有漢四方是征師古曰於讀曰烏鳥歎辭也赫明貌凡此詩中諸歎辭稱於者其音靡適不懷萬國鹵平兵所往之處人皆思附而來萬國所以平也師古曰懷思也來也鹵古攸字攸所也言漢

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傳是輔兢兢元王恭儉淨壹師古曰兢兢謹戒也惠此黎民納彼輔弼饗國漸世垂烈于後師古曰元王立二十七年而薨垂遺業於後嗣也迺及夷王

克奉厥緒咨命不永唯王統祀師古曰咨嗟也永長也夷王立四年薨成乃嗣位故言不永也左右陪臣此惟皇士師古曰爾雅云皇正也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水已繼祖考師古曰惟亦思也言不思

念敬慎如履薄水之義用繼其祖考之業也邦事是廢逸游是娛犬馬繇繇是放是驅師古曰繇與悠同悠悠行貌放放犬也務彼鳥獸忽此稼苗丞民已墮我王已媮師古曰媮媮同媮媮言眾人失此稼穡以致困賈而王反以為樂也

所弘非德所親非俊唯囿是恢唯諛是信師古曰恢人言諛諛言也諭諭詔夫喭喭黃髮如淳曰諭諭自媮貌也師古曰喭喭直言也諭音諭喭音五各反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

臣追欲從逸應劭曰藐遠也言疏遠忠賢之輔追清欲從逸遊也臣瓚曰藐陵藐也師古曰藐與逸同應說是也下謂孟自謂也從讀曰縱媿彼顯祖

輕茲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親師古曰睦親也言服屬近曾不夙夜已休令聞師古曰休美也

穆穆天子臨爾下土明明羣司執憲靡顧師古曰靡顧也言執天令善也聞聲名也

正遐繇近殆其怙茲師古曰言欲王遠人先從近始而王怙恃與嗟嗟我王曷不此思非思非鑿嗣其罔則師古曰不思鑿戒之義彌彌其失岌岌其

靡不練師古曰言堅冰之成起於微霜隕隊之咎由於怠慢興國救顛孰違悔過

追思黃髮秦繆師古曰言興復邦國救止顛隊之道無如能自悔其過惡秦繆公伐鄭為晉所敗而歸適作秦誓也雖則員然倘猶詢茲黃髮則罔

所惡謂雖有員然之失庶幾以道謀於黃髮之賢則行無歲月其徂年其逮者師古曰逮及也

於昔君子庶顯于後師古曰於歎辭也言昔之君子庶幾善道所以能光顯於後世也我

王如何曾不斯覽師古曰覽視也叶韻音濫黃髮不近胡不時監師古曰黃髮不近者斥遠耆老之人也近音其斬反

其在鄒詩曰

微微小子既考且陋師古曰自言年老材質鄙陋也豈不牽位穢我王朝應劭曰言豈不戀此爵位乎以王朝于穢

不肅清故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恐已穢王朝肅清唯俊之庭顧瞻余躬懼穢此

征李奇曰於此便行也師古曰此皆孟已去遜辭不欲顯王之過惡也我之退征請于天子天子我恤矜我髮

齒赫赫天子明愆且仁懸車之義曰洎小臣應劭曰古者七十縣車致仕洎及也天子以縣車之義及我也

師古曰洎音鉅異反嗟我小子豈不懷土庶我王寤越遷于魯應劭曰言豈不懷土乎庶幾王之寤覺欲還輔

相之相近既夫禰祖惟懷惟顧師古曰父廟曰禰言去其父祖舊居所以懷顧也禰音迺禮反祁祁我徒戴負

盈路師古曰祁祁衆貌一曰祁祁徐行也徒謂學徒也戴負者謂隨其徙居也爰戾于鄒鬻茅作堂師古曰戾至也鬻字與勇同我徒

我環築室于墻師古曰環達也我既卷逝心存我舊夢我瀆上立于王朝應劭曰瀆言夢爭王室之名曰猶不忘本也

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王我弼師古曰弼言夢爭王室之念我祖考

寤其外邦歎其喟然師古曰夢在上朝及寐之寤乃在鄒也寤覺也喟音丘位反覺音工效反

泣涕其漣師古曰漣漣下貌音連微微老夫咨既遷絕師古曰咨嗟也絕謂與舊居絕也洋洋仲尼視

我遺烈師古曰洋洋美盛也烈業也視讀曰示孔濟濟鄒魯禮義唯恭誦習弦

歌于異他邦師古曰言禮樂之教不同餘土也我雖鄙考心其好而我徒侃爾樂亦在

而師古曰而者句端之辭侃和樂貌音口旦反孟卒于鄒或曰其子孫好事迹先人之志而作

是詩也自孟至賢五世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師古曰篤厚也兼通禮

尚書曰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為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

遷光祿大夫詹事至大鴻臚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與公卿共

尊立孝宣帝帝初即位賢曰與謀議安宗廟賜爵關內侯食邑師古曰

曰與讀曰豫徙為長信少府師古曰長信者太后宮名為太后官屬也曰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

代蔡義為丞相封扶陽侯孟康曰屬沛郡食邑七百戶時賢七十餘為相五

歲地節三年曰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弟一區丞相

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諡曰節侯賢四子長子方山為高寢令

早終次子弘至東海太守次子舜留魯守墳墓少子玄成復曰明

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如淳曰籬竹器受三四斗今陳

此曉云易曰再三渎之

此曉云父知耻故子亦

留俗有此器蔡謨曰滿籬者言其多耳非器名也若論陳留之俗則我陳人也不聞有此器師古曰許慎說文解字云籬籬也楊雄方言云陳楚宋魏之間謂笥為籬然則籬籬之屬是也今書本籬字或作盈又是盈滿之義蓋兩通也

玄成字少翁曰父任為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師古

曰下音胡亞反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師古曰轎從者之車馬也曰為常其接人

貧賤者益加敬繇是名譽日廣師古曰繇與由同曰明經擢為諫大夫遷大

河都尉服虔曰今東平郡也本為濟東國後王國除為大河郡初玄成兄弘為大常丞職奉宗廟典諸

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曰弘當為嗣故救令自免師古曰恐其有罪見黜妨為繼嗣故今以病云官也

弘懷謙不去官師古曰謂若欲去父為侯故避嫌不也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

決室家問賢當為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

等與宗家計議師古曰博上姓義名倩也宗家賢之同族也倩音千見反共矯賢令師古曰矯託也使家丞上書

言大行師古曰為文書於大行以言其事也曰大河都尉玄成為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

又言當為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卧便利妄笑語

昏亂師古曰使利大小使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曰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奉狀

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

者師古曰辟讀曰避案事丞相史迺與玄成書師古曰即案驗玄成事者曰古之辭讓必有文

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為狂癡光曜掩而

不宣師古曰曉讀與暗同微哉子之所託名也李奇曰名聲名也僕素患陋過為宰相執

事師古曰過猶謬也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為小人也玄成友人

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曰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師古

曰枉屈也使得自安衡門之下師古曰衡門謂橫一木於門上貧者之所居也而丞相御史遂曰玄成實

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曰玄

成為河南太守兄弘太山都尉遷東海太守數歲玄成徵為未央

衛尉遷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惲厚善惲誅黨友皆免官後曰列

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師古曰淖泥也音女教反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

此驛云宥先有傍位宜幸氏之職以昌也

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為關內侯玄成自傷貶黜父爵歎

曰吾何面目已奉祭祀作詩自劾責曰赫矣我祖侯于豕韋賜命

建伯有殷已綏師古曰建立也立為伯也綏安也以此伯故天下安也厥績既昭車服有常朝宗商

邑四牡翔翔師古曰四翔翔安舒貌德之令顯慶流于裔宗周至漢羣后歷世應

曰歷世有爵位肅肅楚傅輔翼元夷師古曰元夷夷王也厥駟有庸惟慎惟祗孟康曰駟馬也尚書車服以上車服有常同義也祗敬也嗣王孔佚越遷于鄒師古曰孔甚也佚與逸同五世壙僚至我

節侯應劭曰自孟至賢五世無官壙空也惟我節侯顯德遐聞師古曰聞合韻音問左右昭宣五品已

訓師古曰左右助也言為相也五品五教也訓理也左讀曰佐右讀曰佑既考致位惟懿惟奐師古曰言以年致仕也懿美也奐盛也厥賜

祁祁百金泊館師古曰祁祁行來貌泊及也國彼扶陽在京之東惟帝是留政謀是

從繹繹六轡是列是理師古曰繹繹和調之貌威儀濟濟朝享天子天子穆穆是

宗是師師古曰穆穆天子之容也宗尊也言天子尊之以為師四方遐爾觀國之輝師古曰輝輝光也茅土之繼在

我俊兄惟我俊兄是讓是形師古曰形見也言其謙讓志節顯見也於休厥德於赫有聲師古

口於皆歎辭也休也致我小子越留於京師古曰言致爵位於已身而留在京師豫朝請惟我小子不肅會同

肅敬也媵彼車服黜此附庸師古曰媵古情字也黜爵為附庸也赫赫顯爵白

我隊之微微附庸自我招之誰能忍媿寄之我顏誰將遐征從之

夷蠻師古曰言已恥辱之甚無所自措故曰誰有能忍媿者以我顏寄之誰欲遠行去者當與相從適於蠻夷不能見朝廷之士也於赫三事匪俊匪

作於蔑小子終焉其度師古曰於於歎辭也三事三公之位也度居也言三公顯職以賢俊為之我雖微蔑方自勉厲終當厚此也度音大各反後並同

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師古曰華華山也華山雖高企仰則能齊觀道德不易克厲然庶幾

可及師古曰于往也尤過也自戒云云以往勿貳嗟我小子于貳其尤其過一曰貳不一也言心不專一致此過也隊彼令聲

申此擇辭師古曰令善也擇可擇之辭一曰擇謂創也四方羣后我監我視威儀車服唯肅是

履師古曰戒他人初宣帝寵姬張婕妤好男淮陽憲王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

材有意欲已為嗣然用太子起於細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

上欲感風憲王輔已禮讓之臣師古曰風讀曰颯迺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

是時王未就國玄成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

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及元帝即位呂玄成為少府遷太子太  
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國為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父  
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玄成復作詩自著復玷缺之難難師古曰

玷復音房目反難古因已戒示子孫曰於肅君子既令厥德師古曰於歎辭也

君子之人皆肅儀服此恭棣棣其則李奇曰善威儀也師古曰詩耶和舟曰威儀咨余

小子既德靡逮師古曰逮及也曾是車服荒嫚師古曰會明明天子

俊德烈烈不遂我遺恤我九列師古曰恤安也九我既茲恤惟夙惟夜

師古曰夙早也言畏忌是申供事靡惰師古曰申言自約天子我監登我三

事師古曰監察也三事三公之位謂丞相也顧我傷隊爵復我舊我既此登望我舊階先后茲

度漣漣孔懷應劭曰我既此登為丞相也先后茲度父所在也臣瓚曰案古文宅司直

御事我熙我盛師古曰司直丞相司直也御事治事之吏也羣公百僚我嘉我

慶于異卿士非同我心三事惟難莫我肯矜師古曰言已居尊位懼不克

與我心不問也赫赫三事力雖此畢非吾所度退其罔曰師古曰我雖畢力於此昔

我之隊畏不此居師古曰居合也音基庶反今我度茲戚戚其懼師古曰度嗟我後人

命其靡常靖享爾位瞻仰靡荒師古曰靖謀也享當也言天會無慎爾會同

戒爾車服無媚爾儀師古曰媚亦古情字也域謂封邑也爾無我視不慎不整

我之此復惟祿之幸師古曰言我之得復此爵乃蒙天之福於戲後人惟肅惟

栗師古曰於戲無忝顯祖師古曰言我之得復此爵乃蒙天之福昭帝時徙平陵玄

賢而文采過之建昭三年薨諡曰共侯初賢曰昭帝時徙平陵玄

成別徙杜陵病且死因使者自白曰不勝父子恩願乞骸骨歸葬

父墓上許焉子頃侯寬嗣薨子僖侯育嗣薨子節侯沈嗣自賢傳

國至玄孫迺絕玄成兄高寢令方山子安世歷郡守大鴻臚長樂

衛尉朝廷稱有宰相之器會其病終而東海太守弘子賞亦明詩

哀帝為定陶王時賞為太傅哀帝即位賞曰舊恩為大司馬車騎

此書云事氏存于漢以  
此注列於三公後則世祿  
之家歟為子孫計者  
不務信經及論存存  
差過之戒哉  
孝宗德國貴在子孫

此略云後世祭禮志云  
古不祭祭漢諸侯皆  
有園寢承秦所為  
世宗廟前制廟長  
制寢秦北出寢起  
於墓側得因而弗  
改

將軍列為三公賜爵關內侯食邑千戶亦年八十餘呂壽終宗族  
至吏二千石者十餘人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  
惠帝尊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為太宗廟行所嘗幸郡  
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行  
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師古曰六十  
八者郡國之  
數也百六十七  
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  
旁立廟師古曰悼皇考者高  
帝之父即史皇孫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如淳曰黃圖  
高廟有便殿  
是中央正殿也師古曰如說非也凡言便殿便室者皆非正大  
之處寢者陵上正殿若平生露寢矣便殿者寢側之便殿耳  
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  
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如淳曰月祭朔望加臘為二十五  
日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麥  
六月七月三伏立秋獵費又嘗菜八月先夕饋餼皆一太牢耐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  
太牢十月嘗十二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祀與此上上二為二十五祠師古曰嘗  
也 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  
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

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  
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至元  
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  
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  
廼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朕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為法因事制  
宜師古曰言  
不必同也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立宗廟師古曰親謂  
親臨幸處也  
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師古曰銷遏逆  
亂使不得萌生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  
四方同軌蠻貊貢職師古曰同軌言車轍  
皆同示法制齊也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  
尊祀師古曰共  
讀曰恭始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  
如不祭師古曰論語載孔  
子之言與讀曰預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  
士議郎議丞相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  
地餘諫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

出生於心也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故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

師古曰言情禮皆備

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且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

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

師古曰易改也

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

維辟公天子穆穆

師古曰此周頌雍篇祖太祖之詩也雍雍和也肅肅敬也相助也辟百辟卿士也公諸侯也有來而和者至而敬者助王禘祭是百辟諸侯也

天子是時則穆穆然承事也

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

不祭於下士諸侯臣等愚且為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

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

祠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

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且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

師古曰著亦明也

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顛

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玄成等四十四人奏

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且下五廟而迭毀

師古曰迭互也親盡則毀故云迭也音大結反

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

也

師古曰毀大也禘諦也一一祭之也祫合也禘音大系反祫音洽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

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

師古曰昭穆者父子易其號序也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晉室諱

昭故學者改昭為韶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

師古曰祖所從出者

且其祖配之而立四廟

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且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

師古曰殺漸降也音所例反

周之所且七廟

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

者且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且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

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

之業

師古曰二聖文王武王也

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且行為謚而巳

師古曰遠難也音于萬反

臣愚且為高帝受

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

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

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張晏曰悼皇考於元帝祖也大司馬車

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臣為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

不受獻罪人不帑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亦不私其利也帑讀與孛同出美人重絕人

類實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為帝者太宗

之廟廷尉忠臣為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為世宗之

廟師古曰忠臣忠也懷德也諫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臣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

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師古曰重難也依違者一年師古曰依違者不決也迺下詔曰蓋

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

也高皇帝為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為

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羣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而歸心猶

謙辭固讓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臣百姓晏然咸

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

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於義壹體師古曰一

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臣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

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

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

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為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

奏可議者又曰為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師古曰清廟周頌祀

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師古曰此禮記祭法之言瀆煩汗也數音所角反宜復古禮四時

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間祀皆可勿復修師古曰開音工竟反上亦不改也明年

玄成復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

於寢師古曰適讀曰嫡也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

穆清廟肅雍顯相又曰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眾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

此禮云此祫祫祫祫  
嘉平更於二歲以  
於我一期言不以此  
創私祀以皇考廟  
上序於此後

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後

歲餘玄成薨匡衡為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

孝王亦夢焉上詔問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

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

思育休烈呂章祖宗之盛功師古曰育養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

經往者有司呂為前因所幸而立廟將呂繫海內之心非為尊祖

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

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祇肅舊禮尊重神明即告于祖宗而

不敢失師古曰不敢失禮也今皇帝有疾不豫廼夢祖宗見戒呂廟楚王夢亦

有其序師古曰序緒也謂端緒也皇帝悼懼即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

禰之大義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

呂民為本間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呂修立禮凶年則

歲事不舉呂祖禰之意為不樂是呂不敢復師古曰復音房日反如誠非禮義

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師古曰如若也中音竹仲反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

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祐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

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師古曰右讀日佑開賜皇帝眉壽亡疆師古曰眉壽言壽考而眉秀也

疆竟也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師古曰反猶還也永保宗廟天下幸甚又告謝毀

廟曰往者大臣呂為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師古曰休美也

典法也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師古曰五屬謂同族之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也天子奉天故率其意

而尊其制是呂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

墮繼烈呂下五廟而遷師古曰墮毀也烈業也繼謂始嗣位者也墮音火規灰上陳太祖間歲而祫

師古曰間歲隔一歲也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

又呂為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

敢同禮公子不得為母信為後則於子祭於孫止李奇曰不得信尊其父也公子去其所而為太

此禮云此指孝文太后  
居孝昭太后言

宗後尚得私祭其母為孫則止不得祭公子母也明繼祖不得顧其私祖母也師古曰信讀曰伸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

園廟間祠皆可亡修師古曰間音工竟反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

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師古曰溥廣也將大也欽敬也若善也稽考也商頌烈祖之篇

曰我受命溥將虞書堯典曰欽若昊天又曰若稽古帝堯故衡總引之子孫本支陳錫亡疆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篇曰陳錫載周侯文王孫子

本支百世陳敷也載始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言子孫承受敷錫初始之福故得承父無窮竟也誠曰為遷廟合祭又長之策高

皇帝之意迺敢不聽師古曰言不敢不從即曰今日師古曰令善也謂吉日也遷太上孝惠廟孝

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曰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無窮之業

今皇帝未受茲福迺有不能共職之疾師古曰共讀曰恭皇帝願復修立承

祀臣衡等咸曰為禮不得師古曰於禮不合也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

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

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

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曰為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

統背制不可曰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言不當

師古曰六藝之經也無所依緣曰作其文事如失指罪迺在臣衡當深受其殃

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極羣生

百神有所歸息師古曰息止也諸廟皆同文父之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

寢廟園皆修祀如故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為太宗而孝武

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迺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

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師古曰與讀曰預其下亦同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

廢云元帝崩衡奏言前曰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師古曰卒不蒙福

曰卒也案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師古曰言不當毀也孝惠孝景廟親盡宜

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

奉奏可初高后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

有擅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時曰無繼嗣河平元

此瞻云孝武英亂天下豈得後居不祀之列夏侯長公為儀原案者疑其建昭詔去乃病困不擇音也

此禮云藍宜等五  
十三人議是舜後仲  
尹志之議為元帝  
漢新邱支車于得  
稱高宗之地身

年復復八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  
太上寢廟如故又復擅議宗廟之命師古曰復音方目反成帝崩哀帝即位丞  
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  
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  
與臣愚臣為迭毀之次當臣時定非令所為擅議宗廟之意也臣  
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  
十三人皆曰為繼祖宗曰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  
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  
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  
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  
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薄伐言逐出之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  
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師古曰小雅采芑之詩也嘽嘽眾也推推盛也顯明也允信也方叔周之卿士命為將率也言

出師眾盛有如雷霆方叔又能信明其德既伐獫狁懲其侵暴則南荆之蠻亦畏威而來服也嘽嘽音他乃反推音他回反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

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師古曰宗器宗廟之器也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

不絕如綫師古曰綫縷也音思薦反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微無也被髮左衽戎狄之服言無管仲佐齊桓公征討則中夏皆將為戎狄也是故弃桓

之過而錄其功曰為伯首師古曰伯讀曰霸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

氏師古曰天讀曰支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

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

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曰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

已甚者興師十餘萬眾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又

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曰為逆者非一人也

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畧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

無安寧之時師古曰罷讀曰疲廼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

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師古曰昆音下門反置五屬國起朔方

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呂斷匈奴之左臂師古曰樂音來各反

郎浪音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呂高姑羌裂

匈奴之右肩師古曰姑音而遮反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

起十餘郡師古曰斥關心遠廣也功業既定廼封丞相為富民侯呂大安天下富

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師古曰撫讀曰孽其字從木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

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

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

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

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呂

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

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

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師古

曰流謂流風餘福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呂下降殺呂兩

禮也師古曰殺音所例反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

師古曰言非常數故云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

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師古曰太甲湯之孫太丁之子也太戊太庚之子雍己之弟也武丁小乙之子周公為毋逸

之戒舉殷三宗呂勸成王師古曰毋逸尚書篇名戒以無逸豫也繇是言之宗無數也師古

曰繇與由同也然則所呂勸帝者之功德博矣呂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

毀呂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

功施於民則祀之呂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

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說

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

此說云通衡五廟之說似尤深也合陰陽五行數言之則可以七為數矣

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爰師古曰召南其棠之

詩也解已在前篇前字與前篇同爰音步為反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

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曰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

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曰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

議用眾儒之謀既曰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曰為

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

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歆又曰為禮去事有殺師古曰去除也

殺漸也去音丘呂反殺音所例反其下並同也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

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張晏曰去祧為壇墠地而祭也師古曰祧是遠祖也築土為壇除也為壇音大禘則終王服虔曰蠻夷終王廼入助祭各以其珍貢以共大禘之祭也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廼來助祭德盛

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如淳曰游亦流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為重矣孫居王父

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

此曉云遷則不必毀此亦近情

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晉灼曰以情推子以子况祖得人心禮何所違故無毀亦不禘之主也謂下三廟廢而為虛者也自

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為虛師古曰虛讀曰虛失禮意矣

至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師古曰諡孝祭義也諡孝

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師古曰魏相也父

為士子為天子祭曰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園

民滿千六百家曰為縣臣愚曰為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

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師古曰在霸陵之南故曰南陵孝昭太后雲陵園雖前曰禮不復

修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曰

兄孫繼統為孝昭皇帝後曰數故孝元世曰孝景皇帝及皇考廟

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違於禮制案義奏親諡曰悼裁置奉邑

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為縣違離祖統乖繆本義

父為士子為天子祭曰天子者廼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

此曉云西秦合禮惟王莽為下信術氏蓋能近不以人廢與東秦之未華早蔡邑識和帝以下不應為宗秦同

此等云款議廟制而謂深博武帝稱宗則非為注固當分別觀之

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為後者也臣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修張晏曰奉明園悼皇考園也罷南陵雲陵為縣奏可

司徒掾班彪曰師古曰漢書諸贊皆固所為其有叔皮先論述者謂固亦具顯以示後人而或者固竊盜父名觀此可以免矣漢承亡秦絕

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番滋師古曰番音扶元反貢禹毀

宗廟田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復音扶日反

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觀諸儒之

議劉歆博而篤矣

韋賢傳第四十三

漢書卷七十三

漢書七十三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漢書七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師古曰說者謂相即魏無知之徒平陵少學易後蓋承淺近之書為妄深矣

為郡卒史舉賢良曰策高第為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

客詐稱御史止傳師古曰傳謂縣之傳舍丞不曰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

捕案致其罪論棄客市師古曰殺之於市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禁止姦

邪豪彊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為雒陽武庫令自見

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迺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

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曰為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

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師古曰殆危也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曰

責過相曰幼主新立曰為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曰丞

相弟為關都尉子為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師古曰惟思也

此語云責返之是也下  
之獄則喜怒之偏抑於  
作威矣遂為子孫他日  
之憂可不慎哉

此語云因得伯乃曰宜  
至帝前也御史大夫  
至列三公位奉大車

慎密若此其不因王  
而因得者欲發其裁  
后之謀也  
劉敞曰為不為大將軍  
字誤也

此語云此時制霍山  
之權科後遂行之則  
失康廷命納言之  
意矣

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  
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師古曰來京師諸官府為戍卒若今衛士上番分守諸司遮大將

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呂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  
上書關吏已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師古曰光心以武庫令事嫌之而下其賊

殺不辜之獄也久繫踰冬會赦出復有詔守茂陵令遷楊州刺史考案郡國  
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時吉為光祿大夫與相書曰朝廷

已深知弱翁行治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臧器于身師古曰易下繫辭云

君子臧器於身待時而動言不顯見其材能相心善其言為霽威嚴蘇林曰霽音限齊之齊臣瓚曰此雨霽字也霽止也師古曰二說皆是也音才

請反又音居部二歲徵為諫大夫復為河南太守數年宣帝即位徵  
相入為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功德呂  
其子禹為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師古曰山者去病之孫今言兄子此傳誤相因

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師古曰解在瓦行志及

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呂來祿去王室政繇家宰師古曰繇

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師古曰通籍謂禁門之中皆有名籍恣出入也或夜詔門出

入驕奢放縱恐寢不制師古曰寢漸也不制不可制御也宜有呂損奪其權破散陰謀

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  
副封已防雍蔽師古曰雍讀曰雍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

許后之謀始得上聞廼罷其三侯令就第師古曰禹及雲山也親屬皆出補吏  
於是韋賢呂老病免相遂代為丞相封高平侯食邑八百戶及霍

氏怨相又憚之謀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然後廢天子事發覺伏  
誅宣帝始親萬機厲精為治練羣臣核名實而相總領眾職甚稱  
上意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

此語云史遷作史記後世  
疾微權納禍以假偏指  
人主曰史策遠功亦  
而節本於權位將於  
使馬邑此禍之時也  
即能為弱當之計也  
祿利為有三十年  
兵連不解之患哉  
又云伊周之用心非  
徒法其老若而能知  
得相識法者之命  
而當此矣

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  
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  
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  
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  
人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迺  
天道也聞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  
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  
知此兵何咎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  
恐不能自存難言動兵師古曰不可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師古曰此引老  
民曰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  
變因此臣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師古曰言風俗尤薄水旱不時  
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臣為此

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師古曰左右謂近迺欲發兵報織介之忿於

遠夷始孔子所謂吾恐季氏之憂不在師古曰左右者願陛下與平昌侯

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迺可師古曰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並

從其言而止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師古曰既

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朝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

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師古曰虞臣相幸

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臣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師古

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師古曰惟思也繇讀

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

事又觀前人所奏便宜之章也曰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  
也趨讀曰趣 或有飢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  
農業也末商賈  
也趨讀曰趣 或有飢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  
與由同由從也因也

民貧窮發倉廩賑乏餒師古曰餒餒也音迺賄反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道師古曰言其往來不絕也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

波池師古曰弛放也言不禁障之也波音波禁秣馬酤酒貯積師古曰秣以粟米飲馬也酤酒者糜費深也貯積者滯米粟也所曰周

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

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

曰備凶災師古曰謂視年歲之豐儉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師古曰畜讀曰蓄禮記王制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

元鼎二年平原勃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師古曰溥與音同民餓

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師古曰慮思也賴明詔振採廼得

蒙更生師古曰採古枚字今歲不登穀暴騰踴師古曰價忽大貴也臨秋收斂猶有乏者

至春恐甚亡曰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

蚤圖其備師古曰蚤古早字也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曰撫海內師古曰

上施行其策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師古曰表為標

明之采撮取也曰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

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曰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

王曰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師古曰豫卦象辭也忒差也天地變化必繇陰陽師古曰繇與由同

陰陽之分曰日為紀曰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

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張晏曰木為仁仁者生生者圖故為規南方

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張晏曰火為禮禮者齊齊者平故為衡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

矩司秋張晏曰金為義義者成成者方故為矩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張晏曰水為智智者謀謀者重故為權

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張晏曰土為信信者誠誠者直故為繩茲五帝所司各

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曰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曰治北方春興

兌治則飢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師古曰大地之氣不閉密也夏興坎治則

電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曰乘四時師古曰乘治也節授

民事師古曰各依其節而授以事君動靜曰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

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師古曰少木茂鳥獸

蕃師古曰中古草字蕃多也音扶元反民不天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

政教不違禮讓可與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

飢寒飢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師古曰亂在外為姦在內為宄繇與由同其下類此

臣愚曰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

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

第八如淳曰第八天子衣服之制也於施行詔書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

天子所服曰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師古曰蕭何周也謹與將

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師古曰陵王陵通叔孫通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

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

順四時曰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師古曰究竟也是奉宗廟安天下之

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奉應劭曰四時各舉所施行政事服虔曰王一時衣服禮物朝祭百事也師古曰服說是也

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師古曰高帝時自有一貢禹也見音五奚反四人各職一時大

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曰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

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師古曰罷軍卒之疲於軍事者也罷音疲一日新從軍而休能者也音薄蟹反

御史大夫朝錯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

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

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曰和陰陽天下幸甚相

數陳便宜上納用焉相救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

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為

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相為人嚴毅不如吉寬視事九歲

神爵三年薨諡曰憲侯子弘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師古曰弘坐騎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為魯獄史積功勞稍遷至廷尉右

此禮云在天為陰陽在人為義此亦探法年之言但前後所傳亦別是一種學

此禮云此趙堯亦非高帝時為御史大夫也

至宗廟下

大不敬也

監坐法失官歸為州從事武帝末巫蠱事起吉曰故廷尉監徵師

曰被召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曰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請京師

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師古曰重吉擇謹

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師古曰閒讀曰閑開寬吉治巫蠱事連歲

不決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師古曰長楊五柞宮並望氣者

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師

曰條謂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開門拒

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

至天明不得入穰還曰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

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師古曰吉拒閉使者天子感寤

因吉得生而赦宥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數吉數敕保養

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曰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為車騎

將軍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入為光祿大夫給事中

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即位曰行淫亂廢光

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

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

內憂懼欲亟聞嗣主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發喪之日曰大誼立後師古曰雖無嫡嗣

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眾庶察其所言諸

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

病已在掖庭外家者蘇林曰外家猶言外人民家不在宮中晉灼曰出郡吉前使居

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

將軍詳大議參曰著龜豈宜褒顯先使人侍師古曰侍大后令天下昭然知

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其議師古曰省遂尊立皇曾孫遣

此語云內公不以文采  
自耀秦祀所言此合  
辭安其能學待此禮  
者也

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於掖庭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師古曰遭遇謂升大位也故朝廷莫

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為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

自陳嘗有阿保之功師古曰謂未為宮婢時有舊夫見在俗間者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

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曰視吉師古曰視讀曰示吉識謂則曰

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安得有功師古曰督謂視察之獨潯城胡組淮

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師古曰其音居用反養音亮反詔吉求組

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

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

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師古曰茂美也詩不云虘亡德不報師古曰大雅柳之詩

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紼而

封之及其生存也

應劭曰吉時病不能起欲如君視疾加朝服掩紳就封之也師古曰紳繫印之紼也音弗也

上憂吉疾不起

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且及子

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瘳師古曰瘳與愈同吉上書固

辭自陳不宜且空名受賞上報曰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書

歸侯印是顯朕之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思慮近

醫藥且自持後五歲代魏相為丞相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

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臧不稱職輒予長

休告師古曰長給休假令其去職也終無所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為漢相姦吏成其

私然無所懲艾師古曰艾讀曰又吉曰夫臣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

焉後人代吉因且為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於官屬掾史務掩

過揚善吉馭吏者酒數逋蕩師古曰逋亡也蕩放也謂亡其所供之職而游放也者讀曰嗜嘗從吉出醉歐

丞相車上師古曰歐吐也音一口反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師古曰斥奔逐吉曰且醉飽之失去

此後三日以若故李劉  
吏道至而德艾夫而公  
前官年三朝方陳詳  
日板名實不務時有  
寬舍而否相濟耳

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師古曰言無所容身也西曹地忍之李奇曰地猶第也師古曰地亦但也語聲之急也

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師古曰茵蓐也音因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

塞發犇命警備事師古曰犇古奔字也有命則奔赴之言應速也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

發犇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師古曰刺謂探候之也知虜入雲

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師古曰遽速也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

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

條其人張晏曰瑣錄也欲科條其人老少及所經歷知其本以文武進也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曰虜所入

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師古曰卒讀曰猝曰得譴讓師古曰讓責也而

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迺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

嚮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繇是益賢吉師古曰繇與由同

吉又嘗出逢清道羣鬪者死傷橫道李奇曰清道時反羣鬪也師古曰清道謂天子當出或有齋祠先令道路清淨

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師古曰喘急息音昌亮反吉

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曰譏

吉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

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

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師古曰少音式邪反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

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曰問之掾史迺服

曰吉知大體五鳳三年春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

可曰自代者師古曰不諱言死不可復言也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

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

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

自曰不冤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惇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皆在

臣右唯上察之上曰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黃霸為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曰

廷尉于定國代為御史大夫黃霸薨而定國為丞相太僕陳萬年

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吉薨諡曰定侯

子顯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官至衛尉太僕始顯少為諸

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廼使出取齋衣師古曰未祭一日其夕丞相吉

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

為言然後廼已師古曰免其罪罰也吉中子禹為水衡都尉少子高為中壘校

尉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師古曰先嘗石爵經奪免之而與士卒為伍故稱士伍其人名尊言臣少時為

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曰皇曾孫在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

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

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日再侍卧庭上師古曰郡邸之庭也待謂參省之也後遭

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

皇孫不當在官孟康曰郡守丞也來詣京師邸治獄姓誰名如言皇孫不當在獄官宜屬郡縣也文穎曰不當在郡邸官也師古曰守丞者守獄官之丞耳非郡丞

也誰如者其人名不作譙字言姓又非也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

還及組曰滿當去皇孫思慕吉曰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

數月廼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師古曰少內掖庭主府藏之官也食讀曰

飲詔令無文無從得其廩具也時吉得食米肉月月已給皇孫吉即時病師古曰有病時也輒使

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

皇孫敖盪師古曰去離也敖游戲也盪放也盪讀與蕩同數奏甘毳食物師古曰奏進也毳讀與脆同所已擁全神

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徵其報哉師古曰徵

要也音工堯反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之推割肌已存君不足比也師古曰

詩外傳云晉公子重耳之亡也過曹曹里鳧須以從因盜其資而逃重耳無糧餒不能行介子推割其股肉以食重耳然後能行也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師古曰專歸美於組徵卿

卿組徵卿皆已受田宅賜錢吉封為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

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徵文

奪爵為關內侯臣愚曰為宜復其爵邑師古曰復音防目反臣報先人功德先

是顯為太僕十餘年與官屬大為姦利臧千餘萬司隸校尉昌案

劾罪至不道奏請逮捕上曰故丞相吉有舊恩朕不忍絕免顯官

奪邑四百戶後復曰為城門校尉顯卒子昌嗣爵關內侯成帝時

修廢功曰吉舊恩尤重鴻嘉元年制詔丞相御史蓋聞褒功德繼

絕統所曰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博陽侯吉曰舊恩有功而封

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

郎將關內侯昌為博陽侯奉吉後國絕三十二歲復續云昌傳子

至孫王莽時廼絕贊曰古之制名必繇象類師古曰繇與由同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君

為元首臣為股肱師古曰謂虞書益稷云元者明哉股肱長哉也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

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執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師古

曰名位在上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眾職修理公卿多稱

其位師古曰稱副也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辱哉師古曰言君明臣賢所以致治非徒然也

睦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漢書七十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睦弘字孟魯國蕃人也

師古曰睦音息隨反今河朔尚有此姓音字皆然而韋昭應劭並云音桂非也今有吳姓乃音桂耳漢之決錄又不作睦字寧

走馬長廼變節從嬴公受春秋

令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

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平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

後有白鳥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

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臥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

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曰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

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

反羊非人刀所為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

師古曰僵偃也

魯生知而先見此錯  
華神波而重云侯

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  
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  
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孟康曰誰問差擇也問擇天下賢人也禮曰帝位師古曰禮古禪字也而退

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曰承順天命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  
書師古曰內官署名百官表云內官長承初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宗正賜者其長之名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惡

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祆言惑眾大逆不道皆伏誅後五年  
孝宣帝興於民間即位徵孟子為郎

夏侯始昌魯人也通五經曰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  
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

災時昌邑王曰少子愛上為選師始昌為太傅年老曰壽終族子  
勝亦曰儒顯名

夏侯勝字長公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師古曰共讀如恭恭王名餘景帝之子也曰封子節侯

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為東平人勝少孤好學從始昌  
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藺卿師古曰外簡名卿音姦又從歐陽氏問

為學精孰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師古曰禮之喪服也徵為博士光祿大夫  
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師古曰每出游戲也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

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師古曰之往也王怒謂勝為祆言縛曰  
屬吏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吏曰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

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曰為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  
勝對言在鴻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

察察言師古曰惡謂忌諱也察謂計謀不敢明顯言之也五行志曰不敢察察言也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曰  
此益重經術士後十餘日光卒與安世共白太后師古曰卒終也廢昌邑王

尊立宣帝光曰為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師古曰省視也宜知經術白令  
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曰與謀廢立師古曰與讀曰豫

定策安宗廟益千戶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詔丞相御史曰朕已

眇身蒙遺德承聖業奉宗廟夙夜惟念師古曰惟思也孝武皇帝躬仁誼厲

威武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氏羌昆明既駱兩越師古曰駱駱皆越號東定

歲貉朝鮮張晏曰歲也貉也在遼東之東師古曰歲字與穰同貉音莫客反廓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款

塞自至珍貢陳於宗廟協音律造樂歌薦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

正朔易服色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褒周之後備天地之

禮廣道術之路上天報況師古曰况賜也符瑞並應寶鼎出白麟獲海效鉅

魚師古曰效致也鉅大也神人並見山稱萬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

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

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師古曰耗滅也音呼到反百姓流離物

故者過半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師古曰言無五穀之苗或人民相食畜

此雖云勝此議不悅經生

積至今未復師古曰前讀曰蓄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

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

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師古曰蔡義田廣明劾

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

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

下世世獻納曰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

高祖太宗焉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曰罪死霸曰朝聞

道夕死可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故霸引之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

不怠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至四年夏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或山崩壞城郭

室屋殺六千餘人上廼素服避正殿遣使者弔問吏民賜死者棺

錢下詔曰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託士民之上未能和

羣生曩者地震北海琅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其與列侯中二千

石博問術士有呂應變補朕之闕毋有所諱因大赦勝出為諫大夫給事中霸為揚州刺史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上為君師古曰見於天子誤相字於前師古曰前天子之前也君前臣各不當相呼字也上亦曰是親信之師古曰

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曰為可傳故傳耳朝

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師古曰通謂陳道之也懲創也

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平陵太后賜錢二百萬

為勝素服五日曰報師傅之恩儒者曰為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

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師古曰地芥謂草芥

之橫在地上者俛而拾之言其易而必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勝從父子建字長

卿師古曰從父昆弟之子各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師古曰言於勝及高兩處采問疑義而得之又

此與云太后存志服  
五日則後之為師也  
若士原若尔不切心  
固時而以教起者於

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曰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

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略難曰應敵

建卒自顯門名經師古曰顯與專同專門者自別為一家之學為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勝子

兼為左曹太中大夫孫堯至長信少府司農鴻臚曾孫蕃郡守州

牧長樂少府勝同產弟子賞為梁內史梁內史子定國為豫章大

守而建子千秋亦為少府太子少傅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師古曰贛贛音貢

贛貧賤曰好學得幸梁王玉其資用師古曰共讀曰恭令極意學既成為

郡史察舉補小黃令曰候司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師古曰以其常先知姦邪故欲為盜

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師古曰依許留而增其秩卒於小黃贛常曰得我道曰亡身

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曰風雨寒

温爲候

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卦六十四卦爲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爲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王之氣各卦主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

年曰孝廉爲郎永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

師古曰精謂日光清明也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師古曰言且欲有此事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

中天子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曰功舉賢則萬化

成瑞應著師古曰萬化萬機之事施教化者也曰萬物之類也末世曰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

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

法晉灼曰令承尉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則尉事也令覺之自除尉負其責宰相准如此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

會議温室師古曰温室殿名也皆曰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

師古曰鄉讀曰嚮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曰課事刺史

復曰爲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

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顯權師古曰顯與專同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

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師古曰以開宴時而入見天子問上曰幽厲之

君何曰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

巧佞而用之邪將曰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曰知其不

賢也上曰曰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

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曰至於

是師古曰卒終也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

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刀趙高政

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曰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

曰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曰視

萬世之君師古曰視讀曰示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

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雷師古曰雷古雷字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

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師古曰言今皆備有之陛下視

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師古曰與

讀曰上曰然幸其瘡於彼又曰為不在此人也師古曰瘡與愈同愈猶勝也言今之災異及政道猶幸勝於往

日又不由所任之人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

也上良久廼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

如知之何故用之師古曰如若也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

天下之士者是矣師古曰圖謀也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論師古曰言已曉

此房罷出後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

中郎任良姚平願曰為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曰

防雍塞師古曰雍讀曰雍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師古曰出之令遠去建言宜試

曰房為郡守師古曰立議云然也元帝於是曰房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

曰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它郡人自第吏千石

已下如淳曰令長屬縣自課第殿最歲竟乘傳奏事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其下亦曰天子許焉房自知數曰

論議為大臣所非內與石顯五鹿充宗有 不欲遠離左右及為

太守憂懼房曰建昭二年二月朔拜上封事曰辛酉曰來蒙氣衰

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曰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

息孟康曰房以消息卦為辟辟君也息卦曰太陰消卦曰太陽其餘卦曰少陰少陽謂臣下也并力雜卦氣于消息也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

不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已卯臣拜為太守

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効也師古曰言權臣蔽主之明故已出為郡守也臣出之後恐必為用

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廼辛巳蒙

氣復乘卦太陽侵色張晏曰晉卦解卦也太陽侵色謂大壯也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師古曰覆掩蔽也

已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

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去至新豐因

郵上封事師古曰郵行書者也若今傳送文書矣郵首尤曰臣曰六月中言遯卦不効法曰道人

始去寒涌水為災師古曰道人有道術之人也天氣寒而又有水涌出也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

此縣已房封事平  
以嗟移其不之以此  
主聽也決矣

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涌

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

死臣猶言也師古曰自云不避死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

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孟康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高威自此成故秦之

亂正先趣之師古曰趣讀曰促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師古曰詭詭責也恐未效而死

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師古曰塞亦當也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房

至陝復上封事師古曰陝弘農之縣也音式冉反曰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

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孟康曰分一日為八十分起夜半是為戊子之日日在

已西而蒙也蒙常以晨夜今向中而蒙起是臣黨盛君不勝也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黨并力而爭消息

之氣不勝彊弱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已丑夜有還風盡辛卯孟康曰諸卦氣

以寒温不效後九十一日為還風還風暴風也風為教令言正令還也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孟康曰京房傳曰雖非日月同

宿之時陰道盛猶上薄日光如此但日無光不食也此邪陰同力而太陽為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

改必有星亡之異張晏曰九陽數之極也孟康曰晝食為既夜食為盡而星亡為星不見也臣願出任良試考功

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

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為刺史恐太守不

與同心不若君為太守此其所君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

聽之此迺蒙氣所君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

益甚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師古曰易輕也音弋鼓反邪說雖安于人氣

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

淮陽憲王舅張博從房受學君女妻房房與相親每朝見輒為博

道其語師古曰所與天子言皆具說之君為上意欲用房議而羣臣惡其害已故為衆

所排博曰淮陽王上親弟敏達好政欲為國忠師古曰為音于偽反今欲令王

上書求入朝得佐助房房曰得無不可師古曰不可出也博曰前楚王朝薦

士何為不可房曰中書令石顯尚書令五鹿君相與合同巧佞之

此曉云扁卦之人不  
乃曰就而漏之如  
此之徐立中官也極  
指以克

此據云任元祖祖以  
此止身其地矣

人也事縣官十餘年及丞相韋侯皆久亡補於民可謂亡功矣師古  
曰韋玄成也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淮陽王即朝見勸上行考功事善不  
然但言丞相中書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呂御史大夫鄭弘  
代之遷中書令置他官呂鉤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得施  
行矣博具從房記諸所說災異事固令房為淮陽王作求朝奏草  
皆持東與淮陽王石顯微司具知之呂房親近未敢言及房出守  
郡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誑誤諸侯王語在憲  
王傳初房見道幽厲事出為御史大夫鄭弘言之房博皆棄市弘  
坐免為庶人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死時年四十一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臣衡同師三人經  
術皆明衡為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不仕好律歷陰陽之  
占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

此據云忌子卯吉午  
而本對也言莫以吉  
三陽二陰之變所云  
及殺與亡異義也  
本刑之說亦未詳焉

時平昌侯王臨呂宣布外屬侍中稱詔欲從  
言而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  
下之邪正人誠鄉正  
雖愚為用師古曰鄉讀曰嚮若延懷邪知益為害知下  
之術在於六情十二  
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  
孟康曰北方水水生於申盛於  
子水性觸地而行觸物而潤多  
所好故多好則貪而無厭故為貪狼也  
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  
孟康曰東方木木生於  
亥盛於卯木性受水氣  
而生貫地而出故為怒以  
陰氣賊害土故為陰賊也  
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  
賊必待貪狼而後用  
二陰並行是曰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  
秋諱焉李奇曰北方陰也卯又陰賊故為二  
陰土者忌之不舉樂春秋禮記說皆同賈氏說築以乙卯亡紂以  
甲子喪惡以為成張晏曰子刑  
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為忌而云夏以乙卯亡殷以甲子亡不  
推湯武以興此說非也師古曰  
儒者以為子卯夏殷亡日大失之矣何儒亮以為學者雖駁云只  
取夏殷亡日不論殷周之興以  
為大失不博考其義且天人之際其理相符有德者昌無德者亡  
必亡以湯武之德固先天而天不違  
以桀紂之暴虐又遇惡日其理  
所謂德能消殃矣豈殃能消德也  
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  
孟康曰  
南方火  
火生火寅盛於午火性炎猛無所加  
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  
孟  
曰西方金金生於巳盛於酉金之為物喜以利刃加  
於萬物故為喜利刃所加無不寬大故曰寬大也  
二陽並行是曰王者吉午酉

也詩曰吉日庚午師古曰小雅吉日之詩也其詩曰吉日庚午既上方之情樂也

樂行姦邪辰未主之孟康曰上方謂北與東也陽氣所萌生故為上辰窮水也未窮木也翼氏風角曰木落歸水水流歸木故木利在亥水利在辰

盛衰各得其所故樂也水窮則無隙不入木上出窮則旁行故為姦邪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孟康曰

南與西也陰氣所萌生故為下戌窮火也丑窮金也翼氏風角曰金剛火熾各歸其鄉故火刑於午金刑於酉酉午金火之盛也盛時而受刑至窮無所歸故曰哀也火性無所秋金性方剛故曰

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曰其類應今陛下明聖虛靜以待

物至萬事雖衆何聞而不諭師古曰諭謂曉解之豈況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

於曰知下參實亦甚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迺正月癸未日

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曰大陰下抵建前

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也張晏曰初元二年歲在甲戌正月二十二日癸未也太陰在大歲後孟康曰時太陰在未月建在寅風從未下至寅

南也建為主氣太陰臣氣也加主氣是人主左右邪臣驗也晉灼曰癸未日風未辰也時加申張說是也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曰正辰

加邪時辰為客時為主人曰律知人情王者之祕道也張晏曰平昌侯欲依上來學為

時邪也風曰加申申知祕道也孟康曰謂乙丑之日也丑為正日加未而來為邪時晉灼曰奉以木為邪時占知平昌侯為邪人此當言昆以邪辰加邪時字誤作正身不言大邪之見辰時俱邪

是也翼氏曰五行動為五音四刑散為十二律也愚臣誠不敢曰語邪人上曰奉為中郎召問奉

來者曰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曰師法用辰不用日孟康曰假令甲

子日子為辰甲為辰辰為客時為主人見於明主侍者為主人張晏曰禮君燕見臣則使臣為

主人故侍者為主人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

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孟康曰大正厭小邪也凡辰時屬南與西為正北與東為邪晉灼曰以上占推之南方巳午西方酉戌東北寅丑為

正西南申未北方亥子東方辰卯為邪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孟康曰大邪厭小正也即曰自知侍

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孟康曰凡占以見者為本今自知侍者邪而時復

侍者雖邪辰時俱正然則小邪屬主人矣何以知之見者以大正來反我小邪故也即曰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

者反正孟康曰已自知侍者正而時復正則正無所施辰雖邪而見者更正也晉灼曰上言大邪客見侍者雖正辰時俱正然則小正屬主人矣以此法占之即以自知主人之正而

時正辰邪矣何以知之見者以大邪來反我小正故也辰為常事時為一行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則一日一夜為子時十二時也日加之行過也辰疏

而時精其效同功必參五觀之然後可知故曰察其所繇省其進退師古曰繇與由同參之六合五行則可曰見人性知人情難用外察從中

甚明故詩之為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師古曰更觀音工衡反

性巨歷張晏曰性謂五行也歷謂口也日翼氏五性肝性靜靜行仁甲巳主之心性躁躁

也故曰顯諸仁滅諸用師古曰易上繫之辭也道周萬物故露之則不神獨行

則自然矣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是歲關東大水郡國十一飢

疫尤甚上廼下詔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皆假貧民勿租稅損

太官膳減樂府員省苑囿諸宮館稀御幸者勿繕治太僕少府減

食穀馬水衡省食肉獸明年二月戊午地震其夏齊地人相食七

月巳酉地復震上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

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共承天地託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燭

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大震于隴西郡毀

落大上廟殿壁木飾壞敗師古曰隴西郡毀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厭殺

人衆山崩地裂水泉涌出一年地再動天惟降災震驚朕躬治有

大虧咎至於此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懷鬱悼未知其序比年不

登元元困乏不勝飢寒已陷刑辟朕甚閔焉懼怛於心師古曰懼音干感反已

詔吏虛倉廩開府減振抆貧民師古曰抆古救字羣司其茂思天地之戒師古

曰茂也有可蠲除減省已便萬姓者各條奏悉意陳朕過失靡有所諱

師古曰悉盡也因赦天下舉直言極諫之士奉奏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曰天

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已視聖人名之曰

道師古曰視讀曰示下亦類此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

歷陳成敗已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

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應劭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

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已言王道

之安危至秦廼不說傷之已法師古曰說音悅言不悅詩書而以文法傷文學之人也是已大道不通

至於滅亡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師古曰燭照也布德流惠靡有

闕遺罷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貧賦醫藥賜棺錢師古曰賦謂分給之恩澤甚厚

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

要十月之交篇師古曰小雅篇名也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

穴處知雨師古曰巢居鳥鵲之屬也穴處狐狸之類也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

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震見於奇物震動所已然者陽

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滅

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呂

庚寅初用事歷呂甲午從春孟康曰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歷中甲庚律

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張晏曰甲庚皆三陽甲在東方為仁庚在西方為義戊為公正寅午為廉貞晉灼曰木數三寅日臨

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師古曰大令謂虛倉廩關

二后之堂得祥史

府庫之屬也復補也音扶日反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呂明親親必有異姓呂

明賢賢此聖王之所呂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

通故同姓一異姓五廼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呂舅后之家為

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執尤奢僭過度呂霍

上官足呂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

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呂百數皆不得天性師古曰言絕男女之好也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

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為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

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

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師古曰伯姬魯成公女宋恭公之夫人也幽居守寡既久而遇火災極陰生陽也唯

陛下財察師古曰財與裁同明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奉自呂為

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

此書云黃馬以前也天者  
先之以太皇太后后昭  
社稷人宜置之以昭  
輪藏紀承祀四年也  
安災慶降出杜陵諸  
未嘗御者婦家去  
年已三十五年矣

聽未見省答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臣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

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廼深知道之可信也不勝拳拳願復

賜閒卒其終始師古曰閒空隙也卒盡也上復延問臣得失奉臣為祭天地於雲陽

汾陰及諸寢廟不臣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

難供臣故民困國虛亡累年之畜所繇來久師古曰畜讀曰蓄繇與由同不改其本

難臣末正廼上疏曰臣聞首者盤庚改邑臣興殷道聖人美之師古曰盤

庚殷王名也將遷亳殷眾庶咸怨作盤庚三篇以告之遂乃遷都事見尚書也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

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

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皇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

臺宣室温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白金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重民之財

廢而不為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師古曰今在新豐縣南驪山頂上又下遺詔不起山墳

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如令建於當今因此制度

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臣應有常也必有

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臯

左阻黽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師古曰鄉讀曰鄉介隔也礙也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

里臣為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臣自娛東厭諸侯之權

西遠羌胡之難師古曰厭抑也音二兼反遠音于萬反陛下共已亡為師古曰共讀曰恭按成周之居

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為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

應古臣奉誠難亶居而改作如淳曰亶居猶虛居也欲徙都乃可更制度也師古曰亶讀曰但但居謂依舊都也故願陛下

下遷都正本眾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

畜師古曰畜讀曰畜次下亦同臣聞三代之祖積德臣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

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臣周召為輔師古曰召讀曰邵有司各敬

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師古曰言所任皆得賢材也天下甫二世耳師古曰甫始也然周公猶作

詩書深戒成王臣恐失天下書則曰玉毋若殷王紂師古曰周書二亡逸篇也其書曰周公

考其言乃駭於中

李三此論深和厚不  
虧老之數達于天道  
不以機祥日之矣  
此瞻云功於德而福  
譽已泰未有不效  
者也

曰鳥庫毋若殷王紂之  
迷亂剛于酒德哉是也  
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

不易師古曰詩大雅王之詩也師衆也駿大也言殷家自帝乙以上未喪天下之時今漢皆能配天而行至紂荒怠自取敗滅今宜以殷王賢愚為鏡知天之大命甚難也

初取天下起於豐沛呂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

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廼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存

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如淳曰呂后為主不得為世故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

明然亡周召之佐師古曰召讀曰邵今東方連年飢饉加之臣疾疫百姓菜

色或至相食師古曰人專食菜故肌膚青黃為菜色也地地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師古曰比頻也溷汗

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

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

之於呂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呂東行張晏

曰如因今丙子之四月也太陰是時在甲戌當轉在乙亥丙子左旋之也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

大行考室之禮

季奇曰凡宮新成殺牲以饗祭致其五祀之神謂之考室師古曰考成也成其禮也詩小雅詩千之詩序曰斯千宣王考室也故奉引之雖周

之隆盛亡呂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書奏天子異其意

答曰問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般庚

遷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

臣奉愚戇狂惑唯陛下裁赦其後貢禹亦言當定迭毀禮上遂從

之及匡衡為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奉呂中郎為博

士諫大夫年老呂壽終子及孫皆呂學在儒官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寬中等守師

法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方

進亦善為星歷除尋為吏數為翟侯言事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

司馬票騎將軍厚遇尋是時多災異根輔政數虛已問尋尋見漢

家有中衰阨會之象其意呂為且有洪水為災廼說根曰書云天

聰明

師古曰虞書皋陶謨之辭也天視聽人君之行不可不與慎也

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

孟康曰紫宮天之北宮也極天之北極星

也樞是其迴轉者也天文志曰天極其一明者太一常居

太微四門廣開大道

孟康曰太微天之南宮也四門太微之四門也

五經六緯尊術顯士

孟康曰六緯五經與樂緯也張晏曰六緯五經就

孝經緯也師古曰六緯者五經之緯及樂緯也孟

翼張舒布燭臨四海

張晏曰翼二十八星十八度舒布張廣也翼翊張故言也

少微處士為比為輔

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

師古曰賢賢尊上賢人易色輕略於色不貴之也易音七二反

天官上相上

將皆顛面正朝

孟康曰朝太微宮垣也西垣為上將東垣為上相各專一面而正天之朝事也

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

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

昔秦穆公說談談之言任乞乞之

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

師古曰談談小善也乞乞壯健也謂聽杞子逢孫揚孫之言言

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

禦而敗於殺三帥盡獲匹馬隻輪皆無反者譏音踐乞音目乙反又音牛乞反

西域德列王道

師古曰謂晉歸三帥之後穆公自悔作秦誓云雖則自然尚猶詢茲黃髮

過失矣百里奚本虞人也穆公用之卒成霸業

一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

夫士者國家之大寶功

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呂來臣子貴盛未嘗至

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

唯有賢友彊輔庶幾可已保身命全子

孫安國家書曰歷象日月星辰

師古曰虞書堯典之辭也

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

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

師古曰繇讀與謠同繇俗者謂若童

呂制法度考禍福舉錯諄逆咎敗將至徵兆為之先見

師古曰詩垂也

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為福不可救者即蓄備呂待之

故社稷亡憂竊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下擾亂

之徵也彗星爭明

張晏曰與日月爭明

庶雄為桀大寇之引也

此二者已頗效矣城中訛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女孽入宮

應劭曰謂小女陳持弓也

此獨未效閒者重呂水泉涌溢旁宮闕仍出

李奇曰旁宮闕而出水也師古曰旁附也仍頻也重音直用反

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

張晏曰犯東井有水災孟詵曰積水一星在北河

羽氣乘宮

孟康曰天文志曰西方為羽羽

日數湛於極陽之色

張晏曰衆陽之宗故為極陽也色宜明耀而無光也

角而過

日數湛於極陽之色

羽氣乘宮

之也

日數湛於極陽之色

羽氣乘宮

此據云言辨者犯見  
此據張衡以爲誠  
於表平

少陰之位少陰臣氣乘於君也晉灼曰羽北方水也水陰為臣宮中央土也土為君今水乘土言臣氣勝於君也

起風積雲又錯曰山崩地

動河不用其道師古曰錯雜也言河徙流不從故道也盛冬雷電潛龍為孽孟康曰黑龍冬見張晏曰五行傳曰龍見井中

幽囚之象也繼曰隕星流彗維填上見孟康曰有地維星有四填星皆妖星也晉灼曰天

四隅去地可二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者亡有德者昌日蝕有背鄉師古曰背音步內反鄉讀曰嚮此亦高下易居洪水

之徵也不憂不改洪水迺欲盪滌流彗迺欲掃除改之則有年二期師古曰言可延期得禳災故屬者頗有變改小貶邪猾師古曰屬者謂近時也屬音之欲反日月光精時

雨氣應師古曰謂光明也此皇天右漢亡已也師古曰右讀曰祐何況致大改之宜急博

求幽隱拔擢天士任曰大職李奇曰天士知天道者也晉灼曰嚴君平言師於諸天士天上應宿台鼎之臣也師古曰李說是也

闡茸佞調抱虛求進師古曰闡音吐臘反茸音人勇反調古諳字及用殘賊酷虐聞者若此之

徒皆嫉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涌耀邪陰湛溺太陽師古曰耀字與躍同湛讀曰沈

主結怨於民師古曰為音于偽反宜以時廢退不當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

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印見效可信者

也孟康曰天文志云縣上炭也以鐵易土耳先冬夏至縣鐵炭於衡各一端今適停冬陽氣至炭仰而鐵低夏陰氣至炭低而鐵仰以此候二至也及諸蓄水連

泉務通利之修舊隄防省池澤稅曰助損邪陰之盛案行事考變

易訛言之效未嘗不至請徵韓放服虔曰姓名也曉水掾周敞王望可與圖之

根於是薦尋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

曰間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極言毋

有所諱尋對曰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

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曰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

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眾賢待詔

猶謬也師古曰過猶謬也食太官衣御府久汗玉堂之署師古曰玉堂殿在未央宮比得召見亡曰自

效師古曰比類也復特見延問至誠自曰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

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間宿留瞽言師古曰間謂空際之時也宿音先就

反留音力救反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曰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

通鑑考異揚善表  
博喜為衛尉二月  
右將軍十一月罷地  
在九月若也時喜已不  
為衛尉矣

此卷云博喜時特召於  
堂殿唐時特召於  
林院云宋以後召於  
遂日蒙玉堂之

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師古曰上繫之辭也在天成象故曰

縣象也夫日者眾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師古曰表也故曰

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日陽君登朝

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

日壹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晡昧亡光師古曰晡與暗同又音烏感反

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師古曰作起也日出之時人物皆起陰雲邪氣起者法

為牽於女師古曰女謂請也有所畏難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

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師古曰營謂繞也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

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痛

師古曰痛與愈同小臣不知內事竊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

有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

之德彊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

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貨財不可私

巨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張晏曰日夜食則失光晝立六尺木不見其景也日陽失

光明陰得施也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閒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日

執不軌臣聞月者眾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萬里

連紀孟康曰品同也言百里內數度同也千里則當立表度其景萬里則繼其本所起紀其宿度也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

正終始弦為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日春夏與

日同道孟康曰房有四星其間有三道春夏南行南頭第一星裏道也秋冬北行北頭第一星裏道也與日同道者謂中央道也此三道者日月五星之所由也過軒轅

上后受氣孟康曰軒轅南大星為后入太微帝廷楊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

厭厭如滅鄭氏曰厭音厭桑之厭師古曰音烏點反此為母后與政亂朝師古曰與讀曰豫陰陽俱傷兩

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師古曰杖謂倚也

師古曰言天下事重大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師古曰惡日崇社稷尊彊本朝師古曰邪佞之人誠可賤惡勿得寵與令其盛彊也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

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為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所紀  
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  
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張晏曰歲星為帝當曰義斷之營惑往來亡

常周歷兩宮作態低印張晏曰兩宮謂紫微太微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孟康曰兩房

為明堂尾為後宮蘇林曰常上常從太白發越犯庫張晏曰發越疾貌也庫天兵寇之

應也貫黃龍入帝庭張晏曰黃龍軒轅也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

欲與熒惑為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

惑厥弛張晏曰厥弛動搖貌佞巧依執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師古曰進其黨太白出

端門孟康曰端門太微正南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張晏曰熒惑入營室也孟康曰火入

星也不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

親疏之微師古曰微謂其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日盪滌濁滅消散積惡師古

曰滅與穢同也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

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曰謹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

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第師古曰第與字同四孟皆出為易王

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曰篤右陛

下也師古曰篤厚也右與祐同祐猶助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曰戚戚欲速則不達經

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言三加日號令不順四時

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

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

溼輿張晏曰違於月令也師古曰輿與溫也音於六反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

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

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

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師古曰此

也言動止隨時書曰敬授民時師古曰虞書堯典之辭也言授故古之王者尊天

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臣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袍鼓之

相應也師古曰袍擊鼓之椎也音孚其字從木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

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

爭之臣順時氣臣聞五行臣水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

始所生孟康曰婺女須女也北方天地之統陰陽之終始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

脉通師古曰落謂經絡也偏黨失綱則踊溢為敗書云水曰潤下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陰動

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為最

大今汝潁吠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為民害師古曰吠澮小流也許慎說廣尺深尺曰吠廣二尋深二刃謂

之澮川者水貫穿而通流也吠音工犬反澮音工外反此詩所謂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

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之詩也燁燁光貌寧安也令善也言陰陽失和雷電失序不安不善故百川又沸騰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師古曰王甫卿士周室女寵之族也解在劉向傳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

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

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

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

宜務崇陽抑陰臣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

職臣疆本朝夫本疆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

師古曰折衝言有欲衝突為害者則能折挫之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公

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

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

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臣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

故世陵夷師古曰通人謂薦達賢材也陵夷謂積替也馬不伏歷不可臣趨道士不素養不可

臣重國師古曰伏歷謂伏槽歷而秣之也趨讀曰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曰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已解於上孔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非虛言也陛下乘四海之眾

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

聖三精神抄

聖三精神抄

曰士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為君子師古曰言在所

以勸厲之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呂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臣言事

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臣衰及

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師古曰不敢出言也邪偽並興外戚顯命

與師古曰顯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作亂師古曰謂趙飛燕姊妹也此行事之敗誠可

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

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

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

可呂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呂異又不通

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師古曰遣歸農業呂視天下師古曰視讀曰示明

朝廷皆賢材君子於呂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

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獲獲愚臣之言師古曰財與感同謂裁量而反恩之

是時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傅新貴祖

母傅太后尤驕恣欲稱尊號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執政諫爭久

之上不得已遂免光丹而尊傅太后語在丹傳上雖不從尋言然

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呂尋言且有水

災故拜尋為騎都尉使護河隄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

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呂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

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呂教重平夏賀良容丘丁

廣世服虔曰重平渤海縣也晉灼曰容丘東海縣也東郡郭昌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

罔上惑眾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呂不敬論

後賀良等復私呂相教哀帝初立司隸校尉解光亦呂明經通災

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事下奉車都尉劉歆歆呂為不合

五經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獄歆安

肯通此道時郭昌為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賀良等皆

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

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天所自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

號廼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師古曰言知道

不能行之必有殃咎將至滅亡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盪人民哀帝久寢疾幾其

有益師古曰幾讀曰與遂從賀良等議於是詔制丞相御史蓋聞尚書五曰考

終命師古曰周書洪範五福之數也言得壽考而終其命也言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

歷定紀數如甲子也朕自躬身入繼太祖承皇天總百僚子元元

未有應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

高下貿易師古曰言山崩川竭也大異連仍盜賊並起師古曰仍頻也朕甚懼焉戰戰兢兢

唯恐陵夷師古曰慮漸滅亡也惟漢興至今二百載歷紀開元皇天降非材之

右漢國再獲受命之符師古曰右讀曰祐祐助也帝自言不材而得天助也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

受天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自建平二年為太初元

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自百二十為度布告天下使

明知之後月餘上疾自若師古曰自若言如故也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

曰為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自解

光李尋輔政上曰其言亡驗遂下賀良等吏而下詔曰朕獲保宗

廟為政不德變異屢仍恐懼戰栗未知所繇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待詔賀良等

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自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

師古曰過誤也幾為百姓獲福師古曰幾讀曰與卒無嘉應久旱為災自問賀良等對

當復改制度皆背經誼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為過矣

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也師古曰唯赦令不改餘皆除之皆蠲除之賀良等反道惑眾

姦態當窮竟皆下獄光祿勳平當光祿大夫毛莫如與御史中丞

廷尉雜治當賀良等執左道亂朝政師古曰當謂處正其罪各傾覆國家誣罔主上

此據云衣帝此等語  
右非亡國之君故獲  
保生條

不道賀良等皆伏誅尋及解光滅死一等徒敦煌郡

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師古曰幽然子贛深贊明也

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師古曰謂易辭文及春秋之屬是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

可得而聞已矣師古曰性命玄遠天道幽深故孔子不言之也此皆論語述子貢之言也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

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睦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

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察其所

言仿佛一端師古曰仿讀曰髣佛與髴同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故此贊引之言仲舒等億度所言既多故時有中者耳非必道術皆通明也億音於力反

仲舒下吏夏侯

囚執睦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淺深

危言刺譏構怨彊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臣失身悲夫師古曰易上繫辭曰君不密則

夫臣臣不密則失身故贊引之也

睦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終漢書七十五

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漢書七十六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師古曰蠡音禮故屬河間師古曰言蠡吾舊屬河間後屬涿郡少為

郡吏州從事曰廉絜通敏下士為名師古曰敏謂材識捷疾也下音胡嫁反舉茂材平準令

察廉為陽翟令曰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

新豐杜建為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孟康曰廣城上也師古曰方上在張湯傳建素豪俠賓客

為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師古曰風讀曰諷於是收案致法師古曰致至也今至於罪

中貴人豪長者為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師古曰中貴人居中朝而貴者也家豪桀也長者有名德之人也

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師古曰逆取曰篡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師古曰起居謂居止

之處及欲發起之狀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

者京師稱之是時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羣臣共

廢王尊立宣帝廣漢曰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師古曰與讀曰豫遷潁川太

廢王尊立宣帝廣漢曰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

此禮云此黃存考時  
占板彈珠先武不考  
駐仙誠記三言於茲

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李奇曰原音元師古曰原褚二姓也原讀如本字橫音胡孟反賓客犯為盜賊前

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賴

川豪桀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

受記服虔曰受相訟牋記也師古曰擇其中可使者獎厲而使之出有案問既得罪各行法罰之廣漢故

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師古曰遺知其事由某人發故結怨咎也又教吏為錮笮蘇林曰錮音項如瓶可受投書孟康曰笮

而託曰為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讐姦

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師古曰面相斥曰訐音居又反又音居謁反廣漢得曰為耳目

盜賊曰故不發發又輒得壹切治理威名流聞師古曰言諸事皆治理也治音直吏反一切解在平紀

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

徵廣漢曰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

滿歲為真廣漢為二千石曰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

此語云孟康言魏時  
人有受密事常  
則度博此此歷代  
施用石玉於武所死  
軒

李三此是是廣漢  
如雲

此語云廣漢曰廣  
道數下士若名見天  
實大抵占此陽相近

李三可謂能吏

此語云知其根株窟  
穴所在則可以不煩而  
理遂破其搜捕非  
主在上身能存於天  
去耶

如淳曰尉亦薦籍也師古曰日尉薦謂安尉而薦達之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為非二千石

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為用僵

仆無所避師古曰僵偃也仆頓也僵音薑什音赴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

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廼收捕之師古曰風讀曰諷無所逃按之臯立

具卽時伏辜廣漢為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

日尤善為鈎距曰得事情蘇林曰鈎得其情使不得去也晉灼曰鈎致也距閉也使對者無疑若不問而自知眾莫覺所由以閉其術為距也

後及馬參伍其賈曰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

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

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

舍謀共劫人師古曰窮里里中之極隱處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

為郎二人劫之師古曰劫取其身為質今家將財物贖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

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師古曰曉謂喻告之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

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師古曰若束手自來雖合處牢

獄當善處遇之或逢赦令則得免脫也脫音吐活反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

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敕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

豫為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師古曰調辦具之也棺斂以棺衣斂尸也皆曰死無

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師古曰為書記以召之湖都亭長西至界上

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師古曰多厚也言殷勤亭長既至

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師古曰謝告也何曰不為致問

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

呂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師古曰隨謂動發之也音它狄

反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師古曰特增其秩以厲其行其後百石吏皆

羞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

呂為自漢興呂來治京兆者莫能及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

師古曰治音直吏反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師古曰從讀曰縱喜音許吏反廣漢歎曰亂吾治者

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

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師古曰識天子意也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

光子博陸侯禹弟直突入其門廋索私屠酤推破盧嬰斧斬其門

關而去師古曰廋讀與搜同謂入室求之也廋所以居嬰所時光女為皇后聞之

對帝涕泣帝心善之呂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

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師古曰言舊吏家子孫而其人後出求進又年少也專厲疆壯盜氣師古曰

曰盜與鋒同言鋒銳之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師古曰風生言其速疾不可當也回曲也率多果敢之計莫為

持難廣漢終已此敗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客

疑男子蘇賢言之呂語廣漢廣漢使長安丞接賢師古曰接致其罪也尉史禹

故劾賢為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師古曰尉史尉部史也禹其名賢父上書訟

此曉云廣漢於願以  
此目遠於霍光身因  
希善之而遂以君賜  
則過矣

此曉云此事始有性

通鑑考異曰蓋傳  
婢死年已長年而  
廣漢追殺其年也

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即訊師古曰

後呂它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師古曰蘇賢同邑之

所親信長安人為丞相府門卒今徵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師古曰蘇賢同邑之

年七月中丞相傳婢有過自殺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妒殺之師古曰蘇賢同邑之

府舍而丞相奉齋耐入府祠師古曰將耐祭宗廟而先齋也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

壽風曉丞相師古曰風讀曰諷欲呂脅之母令窮正已事丞相不聽按驗愈

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

即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

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師古曰受其對辭也收奴婢十餘人去責呂

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

臣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

家事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己過譴咎傳婢出至外弟廼死不

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呂劫持奉公逆節  
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呂  
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師古曰斥徐迷遺之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號泣  
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  
漢竟坐要斬廣漢雖坐法誅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

此廣漢在江之罪

為京兆尹此二字徒但勿  
致趙其利福崇言祿亦  
身也

師古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尹翁歸字子兄師古曰兄讀曰況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孤與季父

居為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人莫能當師古曰喜音許吏反是時大將軍霍

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鬪變吏不能禁師古曰變亂也及翁

歸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師古曰餽亦饋字也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

會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

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

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曰為此吏倨敖不遜師古曰教延

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師古曰為文辭而問之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

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己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

二十八縣分爲兩部閔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師古曰閔姓也音宏所舉應法

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廉爲緱氏尉歷守郡中

所居治理師古曰歷於郡中守丞尉之職也遷補都內令舉廉爲弘農都尉徵拜東海

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師古曰邑子同邑人之子

也屬音之欲反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

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師古曰任堪也干求也翁歸

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師古曰言決斷諸縣姦邪之事不委令長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度

曰披有罪者籍也師古曰解讀曰懈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

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師古曰於大會之中及行縣時則收取罪人以警眾也行音下更反不日無事

時其有所取也師古曰郊之縣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鄉

許仲孫師古曰郊之縣豪姓許名仲孫爲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曰

力執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

禁東海大治曰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爲真選用廉平疾姦吏曰

爲右職接待曰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

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師古曰比謂左右相次者也五家爲伍若今五

保也此音頻寐反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曰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

賊所過抵師古曰抵歸也所經過及所歸投也類常如羽歸言無有遺託師古曰類猶率也緩於小弱

急於豪彊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師古曰論罪決罪也扶風畜牧所在有苑師之屬故曰掌畜官也畜音許救反使所

莖師古曰莖斬芻音千臥反責曰負程不得取代師古曰負數也計其八及日數爲功程不中程輒答督師古曰督責也

此陳成之而加甚焉

極者至已鉄自到而死師古曰鉄所塗刃也音大夫之夫使其所塗故因以京師畏

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師古曰言發則獲之無有遺失故為最也翁歸為政雖

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絜自守語不及私然温良謙退不日行能

驕人師古曰謙古以為謙字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

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日求賢為右師古曰右猶上也不異親

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師古曰鄉讀曰嚮治民異等早

天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日奉祭

祠翁歸三子皆為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閔孺亦至

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為知人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為郡文學父義為燕郎中刺王

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

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日得失時魏相日文學對策日為賞罰

所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為無道師古曰日者猶言往日也韓義出身

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師古曰殷之比干紂之諸父諫紂而死故以為喻也宜

顯賞其子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為諫大

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為選

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

告訐師古曰一切以師古曰一切以為聰明潁川由是日為俗民多怨讐延壽欲更改

之教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

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日禮意人人問日謠俗民所疾苦師古曰謠

俗謂閭里歌謠政教善惡也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日為便可行

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

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師古曰校亦學也音效為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

教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弃之市道張晏曰下里地下蒿里偽物也師古曰偶謂木土為之象直車馬之形也偶對也弃其物

唯此此非能受不可  
其法極極通則王  
之信天下矣

此勝云置正五長即今  
保甲之法此實於尹扶  
風之名籍指匪匪也  
感多矣故為政不可不  
法度也 按後書百  
法志至有里魁民有  
什伍善惡以去其互和  
於察本律制也豈必  
以五長公者為之乃有  
實效哉

此勝云扶風以陰城  
為三輔最盛郡以對  
極大誠為天下最盛  
將何從

於市之數年徒為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

道上也 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曰禮待用廣謀議

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師古曰學官謂庠序之舍也春秋鄉社

陳鍾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

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日期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

師古曰趨讀曰又置正五長師古曰正若今之鄉正里正也相率曰孝弟不得舍

姦人師古曰舍止也閭里仟佰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

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師古曰箠杖也楚荆木也即今之荆子也箠音止樂反皆便安之接

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

之何巨至此師古曰豈我負之邪其人何以爲此事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

下掾自刺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師古曰殊絕也以人救之故身首不相絕也瘖音於今反延壽聞之對

掾史涕泣造吏監治視師古曰遺醫治之而吏護視之厚復其家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延壽嘗出臨

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救功曹議罰白師古曰令定其罪名而更白之還至府門門卒當

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曰事君而敬

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師古曰資取也取事父之道以事君其敬則同也母則極愛君則極

敬不如父之兼敬愛也今日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

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曰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

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師古曰微無也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

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師古曰代人為卒也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

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入守左

馮翊滿歲稱職為真歲餘不肯出行縣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後亦同丞掾數白宜循

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

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為煩擾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丞掾皆曰為方春月

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

師古曰代

師古曰復

此隆之惟不雅出偶  
合此率推誠勸之  
若表勸美屬之書祇  
即見也矣此亦兵臣  
中之田單火牛也嚴  
神之為款川也登戎

此隆之廣洋和親  
福由之作物則直為  
蕭公所陷矣然相不  
少思之則淵思之能施  
之吏民福不亦使也  
師古曰人爭

李玄審亦蕭太傅  
亦宜及口平生性最  
安存甚美晚黃未  
路之難也

李玄漢家亦李玄  
魏國而廷者抄師經  
佛子戲城之中用該開  
聖猶形見矣宜結  
許而後生學且得  
備效武

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

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閣思過一縣

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

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曰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

師古曰移猶傳也一說兄以讓弟弟又讓之故云相移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

曰意告鄉部有旨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師古曰以其悔過從善故令表顯以示勸勵延壽迺起

聽事勞謝令丞引下引見尉薦郡中歛然莫不傳相救厲不敢犯

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自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

忍欺給師古曰給誑也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

者福為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曰為更大赦不須考師古曰更首工衡反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

令并問之師古曰望之以能名出已之上延壽代已為馮翊而有故忌害之欲陷以非法延壽聞知即部吏案校望之

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為

姦延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

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

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延壽在東郡時試騎

士師古曰每歲大試也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純方領晉灼曰以黃色素作直領也師古曰

衣音於既反駕四馬傅總建幢祭李奇曰戰也晉灼曰傅著也總以緹縹飾鑼鑿也建立也幢旌幢也祭戰也師古曰幢麾也祭有衣之戰也其衣以

赤黑縹為之幢音大植羽葆師古曰植亦立也羽葆聚翟尾為之亦今纛之類也植音常職反鼓車歌車孟康曰如今郊

也師古曰郊駕郊祀時備法駕也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祭戰五騎為伍分左右部軍

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師古曰旁音步郎反歌者先居射室李奇曰都試射室也望見延壽車

噉咷楚歌服虔曰噉音剛濯之條師古曰噉音它鈞反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

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師古曰鞬弓衣也音居言反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鞬

鞏居馬上抱弩負箭

如淳曰簡盛弩箭也師古曰鞏鞏即兜鞏也簡盛弩矢者也其形如木桶鞏音丁奚反鞏音莫侯反

又使騎士

戲車弄馬盜驂

孟康曰戲車弄馬之技也盜驂馬御者不見也

延壽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

刀劍鉤鐔放效尚方

師古曰鈞亦兵器也似劍而曲所以鈞殺人也

及取官錢

帛私假繇使吏

師古曰以謂繇質也繇讀與條同

及治飾車甲三百萬自上於是望之劾

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前為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衆庶皆

言臣懷不正之心侵冤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

下公卿皆言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言解罪狡猾

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弃市

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

車轂爭奏酒炙

師古曰奏進也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為飲計飲酒石餘使掾

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

皆為郎吏且死屬其

子勿為吏言已為戒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子皆言去

言不仕至孫威迺復為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衆得士死力

威又坐奢僭誅延壽之風類也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為上谷太守徙茂陵敞父

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隨宣帝徙杜陵敞本言鄉有秩

補太守卒史

師古曰鄉有秩者當夫之類也

察廉為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

奇之

師古曰延年時為大僕也

會昌邑王

徵即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

皇帝蚤崩無嗣

師古曰蚤古早字

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

屬車之行遲

師古曰不欲斥乘輿故但言屬車耳屬音之欲反

今天子昌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

拭目傾耳觀化聽風

師古曰言改易視聽欲急聞言也善政化也拭目式

國輔大臣未衰而昌邑小

輦先遷

李奇曰輦輦小臣也

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敞言切諫顯名

擢為豫州刺史言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為大中大夫與于定

國並平尚書事言正違忤大將軍霍光

師古曰守正不阿也

而使主兵車出軍

省減用度

師古曰令其主節減軍興之用度也

復出為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即位廢王賀

在昌邑上心憚之徙敞為山陽太守久之大將軍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為列侯呂光子禹為大司馬頃之山雲呂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師古曰衰音初為反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師古曰顓與專同下皆類此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師古曰著盛衰之跡譏世卿最甚廼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朧日蝕晝冥宵光師古曰冥闇也宵夜也朧音它了反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祿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呂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弟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

休時存問召見呂列侯為天子師明詔呂恩不聽羣臣呂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曰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師古曰言朝臣不進直言以陳其事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師古曰言失計也今兩侯呂出人情不相遠呂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師古曰直讀曰直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師古曰眇細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師古曰孟子云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言伊尹為湯臣見貢於桀桀不用而湯復貢之如此者五也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論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疊疊不舍晝夜師古曰疊疊言勉強也舍

息也音尾

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

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

師古曰訖盡也

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敝愚

駑既無巨佐思慮久處閒郡

師古曰閒讀曰閑

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

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

師古曰年穀不熟也

盜賊並起至攻官

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敝不敢愛身避

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

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巨興之狀

師古曰有業言各得其所

書奏天子徵敝拜膠

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敝辭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巨勸善懲

惡

師古曰懲止也

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

如淳曰壹切權時也趙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

獄史秩百石又循吏傳左馬羽有二百石卒史此之謂尤異也

天子許之敝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

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

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

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

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欵然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

數出游獵敝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不聽鄭衛之

樂

孟康曰葉陽秦昭王后也師古曰葉陽式涉反

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

師古曰樊姬楚莊王姬也

口非惡青甘耳非憎絲竹也所巨抑心意絕者欲者

師古曰者讀曰嗜

將巨

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軒下堂則從傅母

師古曰輜軒衣

車也輜音宙又音楚疑反

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綯繆

文穎曰謂衣衷結束綯繆也師古曰組繆之屬

所以自結固也綯音直留反繆音一虬反

此言尊貴所巨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

師古曰從讀曰縱

今太

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巨田獵縱欲為名於巨

上聞亦未宜也

師古曰上聞聞於天子也

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

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敝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是時賴川

太守黃霸巨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賴川

於是制詔御史其巨膠東相敝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

尹

師古曰比類也更歷也音工衡反

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滯廢

師古曰滯漸也

長安市偷盜

尤多百賈苦之上曰問敞敞曰為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

偷盜酋長數人應劭曰酋長帥師古曰酋音才由反居皆温厚出從童騎閭里曰為長者

令致諸偷曰自贖師古曰致至也引至于官府偷長曰今日召詣府恐諸偷驚

駭願一切受署師古曰自言願權補吏職也敞皆曰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

且飲醉偷長曰赭汗其衣裾師古曰赭赤土也吏坐里閭闕出者師古曰閭謂里之門也汗

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

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師古曰枹擊鼓椎也音桴其字從木也天子嘉之敞為人敏疾

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如淳曰有可貴異而大之者也晉灼曰越法縱舍即

廣漢然敞本治春秋曰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

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

此隆云泰趙廣漢料  
迎南之去用之云天漢  
時以萬不赴則亦以去  
故三方也

於三輔尤為劇師古曰浩大也穰盛也言人眾之多也穰音人掌反郡國二千石曰高弟入守及為

真久者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曰罪過罷唯廣

漢及敞為久任職敞為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

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孟康曰在長安中臣贊曰

使御史驅自己便面拊馬師古曰便面以障面蓋車之類也不欲見人以

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應劭曰憮大也孟康曰憮音誦

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

位敞與蕭望之于定國相善始敞與定國俱曰諫昌邑王超遷定

國為大夫平尚書事敞出為刺史時望之為大行丞後望之先至

御史大夫定國後至丞相敞終不過郡守為京兆九歲坐與光祿

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

前此為不赴若京兆  
五年趙廣漢六年  
皆莫此故久

...

此略云收之是也教之  
王矣必反其理則足致  
夫僧人為私不字不  
以此

師古曰比例而敝奏獨寢不下師古曰天子惜敝故留所奏事不出敝使卒捕掾祭舜有所案

驗李奇曰祭音準師古曰賊捕掾主捕賊舜曰敝劾奏當免不肯為敝竟事私

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為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

復案事敝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

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敝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

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師古曰言汝不欲望延命乎廼棄舜市會立春行冤

獄使者出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舜家載尸并編敝教師古曰編聯也自言使者使者

奏敝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師古曰以其事為輕小也欲令敝得自便利師古曰從輕法以免也便首頓

面即先下敝前坐楊暉不宜處位奏免為庶人敝免奏既下詣闕

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師古曰不還其本縣邑也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師古曰弛

而與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敝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敝

敝身被重劾師古曰謂前有賊殺不辜之事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

而敝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

我也即裝隨使者詣公書上車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

坐殺賊捕掾祭舜舜本臣敝素所厚吏數蒙恩貸師古曰貸音土帶反臣有

章劾當免受記考事師古曰記書也若今之州縣為符致也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

忘義傷化薄俗臣竊曰舜無狀枉法曰誅之臣敝賊殺無辜鞠獄

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敝拜為冀州刺史敝起亡

命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敝曰

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師古曰區謂居止之所也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

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為之囊橐師古曰言容止賊盜若囊橐之盛物也吏逐捕窮窘縱

迹皆入王宮敝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師古曰一乘車為二兩也圍守王宮搜索調

等果得之殿屋重轅中蘇林曰轅掾也重轅重券中師古曰重券即今之廊舍也一邊虛為兩夏者也轅音老券音扶分反敝傳吏

皆捕格斷頭師古曰傳讀曰附言敝自監護吏而捕之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

世經對

啟柱

此陸云疎事詳并  
信及游侯傳杜郭信

不忍致法削其戶敞居部歲餘與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滿歲  
為真太原郡清頃之宣帝崩元帝初即位待詔鄭朋薦敞先帝名  
臣宜傳輔皇太子上已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臣為敞能吏任治  
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敞欲巨為左馮翊會病卒  
敞所誅殺太原吏吏家怨敞隨至杜陵刺殺敞中子璜敞三子官  
皆至都尉初敞為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為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  
多豪彊號為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  
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  
民凋敝且當臣柱後惠文彈治之耳  
應劭曰柱後以鐵為柱今法冠是也一名惠  
文冠晉灼曰漢注法冠也二號柱後惠文以  
繩裹鐵柱秦制執法服今御史服之謂之解鴈一角今冠兩角以解鴈  
為名耳師古曰晉說是也繩即今方目紗也繩音山爾反卷音去權反秦時獄法吏冠  
柱後惠文武意欲曰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  
辨治梁矣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敞孫竦王莽時至郡守

封侯博學文雅過於敞然政事不及也疎死敞無後

王尊字子贛師古曰贛音貢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

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為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

尊無不對師古曰以施行詔  
條問之皆曉其事太守奇之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師古曰署  
為守屬令

久之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官師古曰郡存文學官  
而尊事之以為師也治尚書論語

略通大義復召署守屬治獄為郡決曹史數歲已令舉幽州刺史

從事如淳曰漢儀注刺史得擇  
所部二千石卒史與從事而太守察尊廉補遼西鹽官長如淳曰地理志  
遼西有鹽官

數上書言便宜事事下丞相御史初元中舉直言遷號令如淳曰本  
西號也屬

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亭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

常曰我為妻如笞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

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晉灼曰歐陽尚書有此造獄事也  
師古曰非常刑名造殺之法尊

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師古曰更五人張弓射殺之吏

此陸云非帝之立  
始於春正月殺之

此略云劉原父曰自長  
安上雍不為號以美  
陽生史氏誤抄劉  
說也此尊已特守槐  
里不為號也矣

民驚駭後上行幸雍過號尊供張如法而辦師古曰尊雖行美陽令而就號供張也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

反曰高弟擢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

城為民父母師古曰城謂縣城也抑彊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曰今日

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曰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為治師古曰更

改也有如此者太守乃共為治者也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救掾功曹各自底厲

助太守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師古曰趣讀曰促夫羽翮不修

則不可曰致千里闖內不理無以整外師古曰闖門概也音魚烈反府丞悉署吏行

能分別白之賢為上毋曰富貴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

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

貪汙不軌師古曰汙濁也不軌不修法制也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曰葬矣今將輔

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師古曰直符史若今之當直佐史也丞戒之戒之相

隨入獄矣師古曰意承教戒張輔令其避罪故以此言豫教之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

萬姦滅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彊多誅傷伏辜者坐殘

賊免起家復為護羌將軍轉校尉師古曰為校尉主轉運事而屬護羌將軍護送軍糧委輸

而羌人反絕轉道師古曰絕轉運之道兵數萬圍尊尊曰千餘騎奔突羌賊功

未列上師古曰未列上於天子也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

宜久在閭巷上曰尊為郿令師古曰右扶風之縣音媚遷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

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郯九折阪應劭曰在蜀郡嚴道縣臣瓚曰邛山名也師古曰邛音來歎曰奉先人

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師古曰乘登也後曰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

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師古曰驅馬令疾行也王陽為

孝子王尊為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博士

鄭寬中使行風俗師古曰行首下更反舉奏尊治狀遷為東平相是時東平王

曰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師古曰前任傅相者頗坐以王得罪及尊視事奉璽書

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

此陸三會稽整教  
琴同洛陽年此派係  
安得不得引以注史  
況西洋會稽流吳  
越何與

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師古曰相鼠鄙風篇各刺無禮之詩也其辭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相視也言視鼠有皮雖處高顯之地儀亦與鼠同不如速死也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師古曰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故尊引之也

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救殿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布鼓謂以布為鼓故無聲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

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爭尊也曰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

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師古曰顧念也負恃也安焉也如尊乃勇耳王

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師古曰陽為好語也尊舉

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師古曰視讀曰示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

情得師古曰謂尊所測正得其情也又雅聞尊高名大為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大

后徵史奏尊張晏曰太后名也韋昭曰徵召也召東平史令為奏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徵史太后之名亦猶東平王后之稱謂也為相倨慢不

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子俱死今妾不得使王復見尊

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殺不忍見王之失義也尊竟坐免為庶人

大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為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

石顯貴幸專權為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

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顯徒為中太僕師古曰皇太后之屬官不復典

權衡譚廼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師古曰五常仁義禮智信也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也事見虞書皋陶謨也曰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海內患害不巳時皆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王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如淳曰諸衛士更盡得代去故天子自臨而饗之衡與中二千

此陸三會稽整教  
琴同洛陽年此派係  
安得不得引以注史  
況西洋會稽流吳  
越何與

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為賞布東鄉

席師古曰鄉讀曰嚮也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如淳曰天子當臨饗士時百官共職

萬眾會聚師古曰共讀曰供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為小惠於公門

之下師古曰比周也音頻寐反動不中禮師古曰禮也音節作反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

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

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於是衡慙懼免

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已新即位重傷大臣師古曰重難也迺下御史

丞問狀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非讀曰誹也猥歷奏大臣師古曰猥

多也曲也歷謂所奏非一人無正法飾成小過巨塗汗宰相摧辱公卿輕薄國家奉

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為高陵令數月已病免會南山羣盜備宗等

數百人蘇林曰備音朋音灼曰音倍師古曰音音是也為吏民害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為校尉將

迹射士千人逐捕師古曰迹射言能尋跡而射取之也射音食亦反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

賊數百人在轂下師古曰在天子輦轂之下明其逼近也發軍擊之不能得難已視四夷師古曰

曰視讀曰示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尊徵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

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為真凡三

歲坐遇使者無禮司隸遣假佐放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蘇林曰胡公漢官假佐取

內郡善史書佐給諸府也放謂尊詔書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人事

書無京兆文不當發吏及長安繫者三月間千人已上尊出行縣

男子郭賜自言尊師古曰有密事自言而與許仲相訟也許仲家十餘人其殺賜兄賞公歸

舍師古曰公然而歸無所避畏者吏不敢捕尊行縣還上奏曰彊不陵弱各得其所寬

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御史大夫中奏尊暴虐不改外為大言倨

嫚嫚嫌師古曰嫚古訕字也訕誹也音所諫反又音刪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先吏民多

稱惜之湖二老公乘輿等師古曰湖縣名也今號州湖城縣取其名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

此處之抄治所同隸治所非使人尊稱

者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

至已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

坐黜如淳曰三輔皆秩中二千石號為卿也即前京兆尹王昌貶為鴈門太守甄遵河內太守也羣盜滯疆吏氣傷沮師古曰滯益也沮壞

也音才流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

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略拜為諫大夫

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師古曰下音胡

反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師古曰效致也

斬其首而致之也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耔豪彊長安宿豪大猾

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蘇林曰萬音矩音灼曰翦張禁酒趙放此二人作翦作酒之家杜陵楊

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千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

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尊以正

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師古曰釋解也音釋說讀曰悅尊撥劇整亂誅

此勝三趙子郝威制  
高強山民得職王子  
賴後到若風律景

舉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為真未有殊絕嘉賞加於

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

言庸違象龔滔天師古曰引書書堯典之辭也靖治也庸用也違僻也滔漫也謂其言假託於治實則違僻象恭敬過惡漫天也漫音莫干反一曰滔漫也

原其所已出御史丞楊輔故為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師古曰謂其口

而惡心不信也好已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摔搏其頰

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傳致奏文師古曰建立謀畫此議也傳讀曰附謂益其事而引致於罪狀

浸潤加誣已復私怨師古曰浸潤猶漸染也復報也昔白起為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

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師古曰應侯范雎也杜郵地名在咸陽也吳起為魏守西河而秦韓

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師古曰開音上竟反秦聽浸潤已誅良將魏信讒

言已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絜

已砥節首公師古曰砥厲也首向也砥音指首音式救反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

舉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為真未有殊絕嘉賞加於  
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  
言庸違象龔滔天  
原其所已出御史丞楊輔故為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  
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傳致奏文  
浸潤加誣已復私怨  
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  
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  
言已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絜  
已砥節首公

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若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

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曰功除

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張晏曰周禮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其工

之大惡臣瓚曰共工官名堯時諸侯舜流之於幽州也無所陳怨愬罪尊曰京師廢亂羣盜並興

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曰佞巧廢黜尊之身

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師古曰期年也音基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

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願下公卿大

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

違放殛之刑也師古曰殛誅也音居力反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張晏曰孔子誅少正

卯於兩觀之間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師古曰非止合免官而已也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

之辜不可但已師古曰但徒也空也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詆曰愬無罪師古曰

曰詆毀也亦宜有誅曰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俗師古曰懲懲也唯明主參詳使白

黑分別書奏天子復曰尊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

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為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

馬師古曰以祭水也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曰身填金隄師古曰填

塞也音大賢反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

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

稍却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

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

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曰安眾心吏

民復還就作水不為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

斤數歲卒官吏民紀之尊子伯亦為京兆尹坐奕弱不勝任免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曰文學為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

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為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其

詳于元后傳有注

此陸云數石欽擊王  
風皆為國家打禦大  
遠巨奸印免貴誅  
知也極使桂以巧官自  
則作印一於廷尊

毀中書令石顯為顯所陷咸滅死髡章免官成帝立徵章為諫大

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曰選

為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

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

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為鳳所陷罪至大逆

語在元后傳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

中師古曰牛衣編亂麻為之即今俗呼為龍且者與妻決涕泣師古曰自謂將死故辭決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

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印如淳曰激厲抗揚之意也師古曰印讀曰

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

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

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張晏曰平生先時也獄卒夜閱囚時有九人常呼問九人今八人便止知一人死也

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大將軍

鳳薨後弟成都侯商復為大將軍輔政白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

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數百萬時蕭育為泰山太守皆令贖還故田

宅章為京兆二歲死不白其罪眾庶冤紀之號為三王王駿自有

傳駿即王陽子也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為之語曰前有趙

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馮商傳王尊揚

雄亦如之張晏曰劉向作新序不道王尊馮商續史記為作傳雄作法言亦論其美也廣漢聰明下不能欺延壽厲

善所居移風然皆訐上不信曰失身墮功師古曰墮失也音大規反翁歸抱公絜已

為近世表張敞行行履忠進言師古曰行履履也音口輪反緣飾儒雅刑罰必行

縱赦有度條教可觀然被輕媮之名師古曰媮古媮字也謂定馬拊馬及畫眉王尊文武自將

所在必發譎詭不經好為大言王章剛直守節不量輕重曰

陷刑戮妻子流遷哀哉

趙尹緯史記卷四十六終

漢書七十七

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第四十七

漢書七十七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師古曰蓋音公蓋反明經為郡文學師古曰蓋音公蓋反曰孝廉為郎舉

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師古曰百官公卿表郎中令屬官有郎中車戶騎三將蓋各呂所主

為名也戶將者主戶衛也劾奏衛將軍張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門師古曰過殿門

不下車也并連及安世居位無補彭祖時實下門寬饒坐舉奏大臣非是

師古曰不呂實也左遷為衛司馬蘇林曰如今衛士令也臣瓚曰漢注有衛屯司馬先是時衛司馬在部見

衛尉拜謁常為衛官繇使市買師古曰繇讀與徭同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

屬曰下行衛者蘇林曰衛尉官屬也或曰詔遣使行衛者也師古曰或說非也行首下更反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

曰令詣官府門上謁辭文頴曰私見使而公辭尚書也蘇林曰曰法詣衛尉府門上謁也師古曰文說是也尚書責問衛

尉文頴曰由寬饒曰法令不給使尚書責衛尉不復使司馬由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候司馬不拜出

先置衛輒上奏辭如淳曰天子出為天子先導先天子發故上奏辭自此正焉寬饒初拜為司馬

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師古曰禪音單其字從衣冠大冠帶長劔躬案行士

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

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師古曰得代當歸者也衛卒數千人皆叩頭

自請願復畱共更一年師古曰更猶今言上番也音工衡反呂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呂

寬饒為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

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小大輒舉所劾奏衆多廷尉處其法

半用半不用師古曰呂其峻刻故有不用者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

莫敢犯禁師古曰繇讀與徭同供徭役及為使而來者京師為清平恩侯許伯入第師古曰許伯皇太子外祖也入

從西階上東鄉特坐師古曰言自尊抗無所誦也鄉讀曰嚮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

無多酌我我迺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

皆屬目卑下之師古曰屬猶注也音之欲反下音劫稼反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

沐猴與狗鬪師古曰沐猴鬪猴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叩視屋而歎師古曰說讀曰悅叩讀曰仰

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師古曰言如客舍行客輒過之故多

所經歷也唯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曰列

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上迺解寬饒

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師古曰奉音扶田反半呂給吏民

為耳目言事者身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蘇林曰子自不取代公廉如此

然深刻喜陷害人師古曰喜音許史反在位及貴戚人與為怨師古曰人音皆怨之又好言

事刺譏奸犯上意師古曰奸音于上呂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

進或至九卿寬饒自呂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為凡庸所越愈失

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

曰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師古曰彊禦梁而禦善者也故命君呂司察之位

擅君呂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

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曰稱職而報恩

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師古曰三王謂夏殷周文質不同也今君不務循職而

已迺欲臣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師古曰匡正也拂讀曰解數進不用難聽之語

臣摩切左右非所臣揚令各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

法令言足臣飾君之辭文地臣成君之過君不惟遵氏之高蹤師古曰遵

伯玉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而慕子胥之末行師古曰伍子胥知吳王不可用不訾之軀臨不

測之險師古曰訾與貲同不賞者言無貲量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

而不訾師古曰挺然且貌言雖執直道而遭遇時變大雅云既明且哲曰保其身

師古曰悉民之詩也言明智者可曰自全不至亡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寬饒不納其言

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寤

廢儒術不行師古曰寤後也臣刑餘為周召師古曰言使奄人當權也周謂周公旦也召謂召公奭也讀曰邵曰法律

為詩書師古曰言曰行法成教化也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

曰傳子官曰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

書奏上曰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曰為

寬饒指意欲求禮大逆不道師古曰禮古禪字言欲使天子傳位於已諫大夫鄭昌怒傷寬饒

忠直憂國曰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師古曰詆毀也挫折也上書頌寬饒

曰師古曰頌謂稱其美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

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故引之進有憂

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應劭曰許伯宜帝皇后父史高

宣帝外家也金日磾也張張安世也此四家屬無不聽師古曰此說非也許氏史氏有外屬之恩金氏張氏自託在於近仰也屬讀如本字也職在司察直道

而行多仇少與師古曰仇怨讎也與黨與也上書陳國事有司劾曰大辟臣幸得從

大夫之後官曰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

刀自剄北闕下眾莫不憐之

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也曰明經為郡文學名特立剛直貢禹為

此據云居者讀之疑反  
禮居社也說星以下  
文直道而行多仇少  
與之誼亦之自見

御史大夫除豐為屬舉侍御史元帝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

京師為之語曰聞何闊逢諸葛師古曰言聞者何久闊不相見曰逢諸葛故也上嘉其節加豐秩

光祿大夫時侍中許章曰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

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

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入宮門自歸上

師古曰歸誠乞哀於天子也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豐上書謝曰

臣豐駑怯文不足曰勸善武不足曰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為

司隸校尉未有曰自效復秩臣為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

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師古曰卒讀曰猝德無曰報厚使論議士

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師古曰素空也言不舉職務空食祿奉而已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

時而斷姦臣之首懸於都市編書其罪師古曰編謂聯次簡牘也使四方明知為惡

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師古曰却退也誠臣所甘心也夫曰布衣之士尚

猶有刎頸之交師古曰刎斷也音吻今曰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

苟合取容阿黨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

感于天師古曰溷亦濁也音下頓反是曰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

臣誠恥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

患害者誠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師古曰如天之覆如地之載也使尚書

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顯之也師古曰善曰善

善褒賞善人也惡惡誅罰惡人也顯與專同免處中和順經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

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宴師古曰懣音滿唯陛下裁幸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

用豐復上書言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師古曰並解於上也

隱公慈而殺於弟師古曰魯隱公欲立弟桓公為其弟桓公所殺叔武弟而殺於兄師古曰叔武衛

成公之弟夷叔也成公避晉之難出奔陳使大夫元咺奉叔武居守其後晉人納成公成公疑叔武而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在左傳僖二十八年叔武弟音

夫曰四子之行屈平之材師古曰屈平即屈原也然猶不能自顯而被刑戮豈

此雖云元帝幸其行符  
章之利而後以此書  
賜豐則得之矣今  
禁門為邪臣通藪  
而空以中和戒奉公之  
受幸後世所得和事  
天子也

大計 反 前集七十七

此等尤悖謬甚矣  
豈耶此對耶亦着  
也

不足已觀哉使臣殺身已安國蒙誅已顯君師古曰蒙被也臣誠願之獨恐

未有云補而為衆邪所排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雍塞師古曰雍讀曰壅忠

臣沮心智士杜口師古曰沮壞杜塞也沮音才汝反此愚臣之所懼也豐已春夏繫治

人在位多言其短上徒豐為城門校尉豐上書告光祿勳周堪光

祿大夫張猛上不直豐迺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勳堪

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為司隸校尉不順

四時修法度專作苛暴已獲虛威朕不忍下吏已為城門校尉不

內省諸已師古曰省察也而反怨堪猛已求報舉師古曰舉言其事已報怨告案無證之辭暴

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師古曰前言謂譽堪猛之美今乃更言其短是不顧也不信之大者

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為庶人終於家

劉輔河間宗室也舉孝廉為襄贛令蘇林曰贛音肥東海縣也上書言得失召見上

美其材擢為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婕妤為皇后先下詔封婕妤

父臨為列侯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已符瑞天之所違

必先降已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

天地已饗魚鳥之瑞師古曰謂伐紂時有白魚赤易之瑞也事見今文尚書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

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虜雖夙夜自責改過

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師古曰窈窕幽閑也已承

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師古曰塞滿也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迺觸情縱

欲傾於卑賤之女欲已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

語曰腐木不可已為柱卑人不可已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

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師古曰市道市中之道也一日市人及行於道路者也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

心自念得已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污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

陛下深察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師古曰漢書舊儀掖庭詔獄令丞宦者為之主

理婦人女官也群臣莫知其故於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

女官也

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百官至六百石為外朝也俱上書

曰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

之言師古曰狷急也音絹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譎諛之

士元首無失道之譽師古曰元首謂天子也調古詔字也竊見諫大夫劉輔前曰縣令求

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師古曰卓高遠也詭異於眾也故得

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曰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

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

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眾共之師古曰令眾人知其非狀而罰之昔趙

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張晏曰趙簡子欲分晉國故先殺鳴犢又聘孔子孔子聞其死至河而還也師古曰

戰國策說一人姓名云鳴犢鐸犢而史記及古今人表並曰為鳴犢鐸犢蓋鐸犢及實其聲相近故有不同耳今永等指舉殺鳴犢一人不論實鐸也今天心未豫

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群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

坐直言所坐不著師古曰著明也天下不可戶曉師古曰言不可家家曉喻之也同姓近臣本曰

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曰下見陛

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師古曰亟急也人有懼心師古曰人皆懼也精銳銷矣蘇林曰

師古曰音乃喚反莫敢盡節正言非所曰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師古曰舜有敢

諫之鼓故言有虞之聽也一曰謂達四聰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畱神省察上廼徙繫輔共

工獄蘇林曰考工也師古曰少府之屬官也亦有詔獄共讀與龔同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終於家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師古曰女嫁王家男又娶也祖父曰訾

徙平陵父賓明法令為御史事貢公師古曰貢禹也名公直崇少為郡文學

史至丞相大車屬如淳曰丞相大車屬如今公府御屬弟立與高武侯傳喜同門學相友

善師古曰同門謂同師也喜為大司馬薦崇哀帝擢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

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師古曰執曰韋生曰革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久之上

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

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矣孔鄉侯皇后父高

武侯呂三公封尚有因緣師古曰孔鄉侯傳晏也高武侯傳喜也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

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

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天之禍故周公著戒

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師古曰蚤言王者不知稼穡之艱難

唯從耽樂則致天喪無能壽考也故衰世之君天折蚤沒師古曰蚤古早字也此皆犯陰之害也臣

願呂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李奇曰持當受詔書案起也師古曰李說非也案者即寫詔之文傳太

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顛制邪師古曰顛與等同也上遂下詔

曰朕幼而孤皇太后躬自養育免于襁褓教道曰禮至於成人

師古曰道讀曰尊惠澤茂焉師古曰茂美也欲報之德睨天罔極師古曰罔今生我母今鞠我欲報之德吳

天罔極言欲報父母之恩德心無已也呼吳大者味已至誠也睨字與吳同前追號皇太后父為崇祖侯惟念德

報未殊朕甚忍焉師古曰殊異也忍愧也音女六反侍中光祿大夫商皇太后父同

產子小自係大如淳曰太后從小養之使至大也恩義最親其封商為汝昌侯為崇祖

侯後更號崇祖侯為汝昌哀侯崇又曰董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

得罪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數曰職事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

昌佞調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

曰君門如市人何呂欲禁切主上師古曰言請求者多交通賓客崇對曰臣門如市臣

心如水師古曰言至清也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

孫寶字子嚴潁川鄆陵人也師古曰鄆音偃呂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

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師古曰除謂修飾掃除也設儲侍師古曰謂豫備器物也侍音丈紀反寶

自劾去忠固還之師古曰固者謂再三留之心內不平師古曰恨其去也後署寶主簿寶徙入

舍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

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薄子既為之徙

舍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薄而大夫君

此後五大族元易為天  
神攝口福有甚於子孫  
者夫六族崇遂無福  
出及一家十人既傾人心  
自固所不石玉

呂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師古曰言大夫呂為寶適可為主薄耳府中之人又不已為不當也士安得獨自高前

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師古曰文謂書也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

誦身誦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師古曰言士不遭遇知已則當屈辱無所不為也忠

聞之甚慙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為議郎遷諫大夫鴻嘉

中廣漢羣盜起選為益州刺史廣漢太守扈商者大司馬車騎將

軍王音姊子軟弱不任職寶到部親入山谷諭告群盜非本造意

渠率皆得悔過自出師古曰渠大也遣歸田里自劾矯制奏商為亂首師古曰擅放群

盜歸故云矯制也商不任職致有賊盜故云為亂首也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商亦奏寶所縱或有渠

率當坐者師古曰縱放也商徵下獄寶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寶功效

言為車騎將軍所排上復拜寶為與州刺史遷丞相司直時帝舅

紅陽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師古曰隱度而取之也草田荒田也

占音之贍反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略皆開發師古曰舊為陂澤本屬少府其後呂假百姓百姓皆已田之而立總謂為草田

占云新自墾上書願呂入縣官師古曰立上書云新墾得此田請呂入官也有詔郡平田予直師古曰受其田而準償價

直也錢有貴一萬萬呂上師古曰增於時價寶聞之遣丞相史按驗發其姦劾

奏立尚懷姦罔上狡猾不道尚下獄死立雖不坐後兄大司馬衛

將軍商薨次當代商上度立而用其弟曲陽侯根為大司馬票騎

將軍如淳曰度過也過立而用根會益州蠻夷犯法巴蜀頗不安上呂寶著名西州

拜為廣漢太守秩中二千石賜黃金三十斤蠻夷安輯吏民稱之

師古曰輯與集同徵為京兆尹故吏侯文呂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

呂恩禮請文欲為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為掾進

見如賓禮數月呂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敕曰今日鷹隼始

擊當順天氣取姦惡呂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師古曰渠讀曰仰詎詎豈也言掾

所部內豈有其人乎文叩曰無其人不取空受職師古曰叩讀曰仰謂仰頭而對也寶曰誰也文曰

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師古曰除穉季之外更有誰也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豕

侯文王壽三派不幸不遇身

師古曰言不當寶默然釋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大鴻臚蕭育等皆

厚善寶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郤師古曰失車騎將軍謂失王音意秦意商事也郤與際同自恐見

危時淳于長方貫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曰釋季託寶

故寶窮無已復應文文怪寶氣索師古曰索盡也音先各反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

著威名今不敢取釋季當且闔閤勿有所問師古曰闔閉也如此竟歲吏民

未敢誣明府也師古曰誣謗也即度釋季而譴它事李奇曰過度不治罪眾口謹諱終身

自墮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寶曰受教釋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師古曰杜塞也

不通水火謂雖鄰伍亦不往來也穿舍後牆為小戶但持鉏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

此師古曰具言恐懼改節之狀也文曰我與釋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眦師古曰睚音涯皆音才賜反睚又音五懈反皆

又音仕懈反已解於前也顧受將命分當相直師古曰言自顧念受郡將之命分當相值遇也分音扶問反直讀曰值也誠能自改嚴

將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門戶避趨禍耳師古曰更改也趣讀曰促釋季遂不敢

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譴明年釋季病死寶為京兆尹三歲京師稱

之會淳于長敗寶與蕭育等皆坐免官文復去吏死於家釋季子

杜蒼字君敖名出釋季右在游俠中哀帝即位徵寶為諫大夫遷

司隸初傅太后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俱事元帝有郤師古曰已當熊事慙而嫉之

傅太后使有司考馮太后令自殺眾庶冤之寶奏請覆治傅太后

大怒曰帝置司隸主使察我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撻缺已揚我惡

師古曰撻缺謂挑發之也撻音它歷反缺音決挑音宅聊反我當坐之上迺順指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

爭之上曰林朋黨比周師古曰比音頻寐反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傅喜

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為言太后出寶復官頃之鄭崇下獄寶上

書曰臣聞疏不圖親外不慮內師古曰圖謀也慮思也臣幸得銜命奉使職在刺

舉不敢避貴幸之執已塞視聽之明按尚書令昌奏僕射崇下獄

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師古曰榜掠謂笞擊而考問之也榜音彭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

纖介師古曰言有細故宿嫌也浸潤相陷自禁門內樞機近臣蒙受冤譖師古曰蒙被也虧損

國家為謫不小臣請治昌呂解衆心書奏天子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呂寶

名臣不忍誅廼制詔丞相大司空司隸寶奏故尚書僕射崇冤請

獄治尚書令昌案崇近臣罪惡暴著而寶懷邪附下罔上呂春月

作詆欺遂其姦心蓋國之賊也傳不云乎惡利口之覆國家師古曰論語稱

孔子之言其免寶為庶人哀帝崩王莽白王太后徵寶呂為光祿大夫與

王舜等俱迎中山王平帝立寶為大司農會越雋郡上黃龍游江

中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寶

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師古曰周書君

夷之序曰召公為係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夷是也兩不相損者言俱有令名也召讀曰邵說讀曰悅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

每有一事群臣同聲師古曰言雷同阿附妄說福祥得無非其美者師古曰言此非朝廷美事也時大臣

皆失色侍中奉車都尉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

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呂奏寶事下三公即訊師古曰就問之也

寶對曰年七十諄眊恩衰共養營妻子如章師古曰諄惑也眊與老同自言老耄心志亂或共養之恩衰具

如所奏之章也詩音布內反共讀曰供音居用反寶坐免終於家建武中錄舊德臣呂寶孫伉為

諸長師古曰伉音抗諸琅邪之縣也母將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也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內領尚書

外典兵馬踵故選置從事中郎師古曰踵猶躡也言承躡故事也與參謀議奏請隆為

從事中郎遷諫大夫成帝末隆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為公卿

呂褒功德宜徵定陶王使在國邸呂填萬方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其後上竟立

定陶王為太子隆遷冀州牧潁川太守哀帝即位呂高第入為京

兆尹遷執金吾時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器前後十

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

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蘇林曰用度皆出大司農大司農錢自乘輿不呂給共

養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七向反共養勞賜壹出少府益不呂本臧給末用不呂民

此禮之實據宜法是  
其微過是不附王天  
行一節亦存武苑宜  
備此建武中錄其後

力共浮費師古曰共讀曰供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顯征伐

賜斧鉞師古曰顯與專同也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

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臧甲所曰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

臣私恩微妾而曰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李奇曰契缺也

僭非所曰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師古曰三家謂魯大夫叔

家者曰雍徹孔子曰相推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孫仲孫季孫也論語云三

言三家曰雍徹食此乃天子之禮耳何為在三家之堂也師古曰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師

曰說讀項之傳太后使謁者買諸官婢賤取之復取執金吾官婢八

人隆奏言賈賤請更平直師古曰賈讀曰價其下亦同上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大夫

交讓之禮興則虞芮之訟息師古曰虞芮二國名文王為西伯為斷其訟二國各無而止也隆位九卿既無

曰露眾莫不聞舉錯不由誼理師古曰錯音下故反爭求之名自此始無曰示百

僚傷化失俗曰隆前有安國之言如淳曰徵定陶王使在國邸也左遷為沛郡都尉遷

南郡太守王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附哀帝崩莽秉政使大司

徒孔光奏隆前為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獄冤陷無辜不宜處位

在中土本中謁者令史立侍御史丁玄自典考之但與隆連名奏

事史立時為中太僕丁玄泰山太守及尚書令趙昌譖鄭崇者為

河內太守皆免官徙合浦

何並字子廉祖父曰吏二千石自平輿徙平陵師古曰平陵汝南之縣也並為郡吏

至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節舉能治劇為長陵令道不拾遺

初邛成太后外家王氏貴應劭曰宣帝王皇后父也光封邛成侯成帝母亦姓王故曰王爵別之也而侍中王林

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歸長陵上冢因畱飲連日

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師古曰造至也音干到反謂林卿曰冢間單外君宜曰時

歸師古曰單外言在郊郭之外而單露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壻埋冢舍師古曰婢壻外人與其婢姦者也冢

此隆之隆坐失於不  
能爭身乃莽以不  
忘善中之此大事  
宜而輕者名久問  
但此事非由己為焉  
容乎

此隆之隆坐失於不  
能爭身乃莽以不  
忘善中之此大事  
宜而輕者名久問  
但此事非由己為焉  
容乎

舍守冢之舍也 並具知之。呂非已時，又見其新免，故不發舉，欲無令畱界中。

而已。即且遣吏奉謁，傳送林卿素驕，慙於賓客，並度其為變。儲兵

馬呂待之。師古曰：儲，豫備也。度音徒各反。林卿既去，北度涇橋，今騎奴還至寺門，拔刀

剝其建鼓。師古曰：諸官曹之所通呼為寺建鼓，一名植鼓，立也。謂植木而旁懸鼓焉。縣有此鼓者，所召集號令為朗之時。並自從吏兵

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迺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車

從童騎。師古曰：襜褕，曲裾禪衣也。童騎，童奴之騎也。身變服從，聞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

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迺曰：王君因自稱奴

得脫死邪？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剝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

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剝寺門鼓。師古曰：署謂書表其事也。吏民驚駭，林卿因亡命

衆庶謹譁，呂為實死。師古曰：謹，謹眾議也。謹音許元反。成帝太后呂邛、成太后愛林卿

故聞之，涕泣為言。哀帝問狀，而善之，遷並隴西太守。徒潁川

太守代陵陽嚴詡，詡本呂孝行為官，謂掾史為師友，有過輒閉閣

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為設祖道，詡

據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潁川士，身豈有憂

哉？我已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疆，什者故相弔耳。師古曰：疆，

也。疆音薑。什音社。詡至拜為美俗使者。文類曰：宣美風化使者。是時潁川鍾元為尚書令，領

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為郡掾，臧千金。師古曰：臧謂致罪之臧也。並為太守，故辭鍾廷

尉，廷尉免冠為弟請一等之罪。如淳曰：減死罪一等。願蚤就髡，錯並曰：罪在弟

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俠趙季，季款多

畜賓客，呂氣力漁食閭里。師古曰：漁者謂侵奪取之若漁獵之為也。至姦人婦女持吏長短，從

橫郡中。師古曰：從音子用。反橫音胡孟反。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

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敕曰：三人非負

太守，迺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

令汙民間，不入關。迺收之趙李，禁惡雖遠去，當得其頭。呂謝百姓

此勝云廷尉典法之官三尺是也

帝亞當傳名次  
黃霸  
此雖云作賈賈不受則  
豈肯賦錢送葬為  
妻子計產業親於原  
涉信德賈賈名志  
許蓋堅矣

此雖云母持之事非  
其罪也名則雖解也故  
止曰行  
夫高依適於石狀况  
何人乎

鍾威負其兄止雒陽師古曰負謂恃其權力也吏格殺之亦得趙李它郡持頭還

並皆縣頭及其具獄於市郡中清靜表善好士師古曰好音呼到反見紀潁川

名次黃霸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數年卒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

師古曰先為遺令也曰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如淳曰公令吏死官得法賻師

古曰賻終者布帛曰賻音附葬為小椁張晏曰禮三重棺趙簡子曰不設屬辟下卿之棺無餘器物也師古曰言止作

小椁纔容下棺而已無令高大也賈讀曰但恢如父言王莽擢恢為關都尉建武中以並孫為

郎

贊曰蓋寬饒為司臣正色立於朝雖詩所謂國之司直無巨加也

師古曰詩鄭風羔裘之篇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言其德美可王正直之任也若采玉生之言曰終其身斯近古之賢

臣矣諸葛劉鄭雖云狂瞽有異志焉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

也言有剛德者為難也曰數子之名迹然毋將汙於冀州孟康曰汙下也師古曰毋將隆為州牧與史立丁亥共奏馮太后

事是為汙曲也孫寶撓於定陵師古曰撓亦曲也謂受譴而不治杜穉季也撓音女泥俗人乎何並

之節亞尹翁歸云

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第四十七

漢書七十七

漢書七十七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漢書七十八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

師古曰近代譜牒妄相託附乃云望之蕭何之後追次昭穆流俗學者共祖述焉但鄼侯漢室宗臣

功高位重子孫亂緒具詳衣傳長倩鉅儒達學名節並隆博覽古今能言其祖市朝未變年載非遙長老所傳耳目相接若其承何後史傳寧得弗詳漢書既不敘論後人焉所取信不然之事斷可識矣徙杜陵家世曰田為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

年已令詣太常受業

如淳曰令郡國官有好文學敬長肅政教者二千石奏上與計偕詣太常受業如弟子也復事同學博

士白奇

師古曰常同於后倉受業而奇後為博士

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

師古曰禮之喪服也

京師諸

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

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

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

師古曰索搜也露形體而搜也索音

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門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

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已功德輔幼主將已流大化致於

前將軍非相國之後高平侯異血知之族

洽平師古曰今太平之化通洽四方也是曰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曰輔高明

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

之意師古曰周公攝政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以接天下之士白屋謂白蓋之屋曰茅覆之賤人所居蓋音合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

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曰

射策甲科為郎師古曰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對策者顯問曰政事經義令各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曰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之而觀其人辭定高下也署小苑東門候師古曰署補署也門候主候時而開閉也仲翁出入從倉

頭廬兒師古曰皆官府之給賤役者也解在禹貢傳下車趨門傳呼甚寵師古曰趨讀曰趣趨嚮也下車而嚮門傳聲而呼侍從者甚有尊寵也顧謂望之曰不肖錄錄反抱關為師古曰錄錄謂循常也言望之不能隨例搜索曰為執執政不得大官而守門也

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為郡吏及御

史大夫魏相除望之為屬察廉為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

禹復為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師古曰霍山去病之孫今云兄子者轉寫誤示親屬皆宿衛內侍

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

之意師古曰開讀曰開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

宋疇問狀師古曰疇音居宜反無有所諱望之對曰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

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師古曰鄉讀曰嚮亡

讀曰今陛下曰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

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

家盛者公室危師古曰本心樹之本株也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曰為腹心

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曰考功能如是則庶

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為謁者時上初

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

師古曰望之曰其人所言之狀請於丞相御史或曰奏聞即見超擢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曰狀聞師古曰試

言之事或曰諸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師古曰當主上之意也累遷諫

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

寢益任用師古曰寢漸也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呂望

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

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師古曰究竟也謂周徧於天下悉出諫官呂補郡吏所

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

善師古曰達士謂達於政事也願陛下選明經術温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呂

為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

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師古曰周成康二王致太平也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

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師古曰任堪也欲詳

試其政事復呂為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

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曰呂病而移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

皆更治民呂考功師古曰更猶經歷也音工衡反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

三輔非有所聞也師古曰所聞謂聞其短失望之即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

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已夏發隴西已北安定已

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已破來春民食必

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師古曰辟讀曰僻也縣官穀度不足呂振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願

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呂差入穀此八

郡贖罪師古曰差次也八郡即隴西已北安定已西務益致穀已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

之與少府李彊議呂為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師古曰函與舍同也

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

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

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師古曰道讀曰導今

欲令民量粟已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猶死是貧富異刑而

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已生活為人子弟者將

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已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呂

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師古曰公綽魯大夫孟公綽也論語稱孔子曰若滅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冉求

之執文之曰禮樂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師古曰召讀曰古者

臧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師古曰小雅鴈雁之詩也矜人

可哀矜之人謂貧弱者也上者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師古曰小雅大

惠澤下及哀矜之人曰至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

雖戶賦口斂曰贍其困乏師古曰率戶而賦計口而斂也古之通義百姓莫曰為非曰

死救生恐未可也師古曰弟甥死曰救父兄其生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

曰加也今議開利路曰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

議兩府丞相御史曰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

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

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臯人出財減臯曰誅之其

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

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

頗言其法可蠲除師古曰呂其罪輕而法欲除此科條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

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師古曰呂侯為周穆王司寇作贖刑之法謂之呂刑後改為甫侯故又稱甫刑也有金

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也師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銖銖即銖也其重十一銖二十

赦其罰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阜衣二十

餘年如淳曰雖有五時服至朝皆著阜衣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

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

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

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望之疆復對

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

師古曰惟思也竟讀曰境其下亦同故金布令甲曰師古曰金布者令篇名也其上有府庫金錢布帛之事因以為篇名令甲者其篇甲乙之次邊郡數

被兵離飢寒師古曰離遭也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師古曰同共給之也

自此以上師古曰卒讀曰猝言此令文專為軍旅猝暴而施設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師古曰卒讀曰猝言此令文專為軍旅猝暴而施設聞天漢四年常

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師古曰音上得反豪彊吏民請奪假貸師古曰音上得反

至為盜賊師古曰音胡孟反呂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群盜並起師古曰音胡孟反至攻城邑殺

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師古曰軍與之法也

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呂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

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呂為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

啟議望之為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

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師古曰昆彌烏孫之正號也翁歸靡其人名也願呂漢外孫元貴靡為

嗣得復尚少主蘇林曰宗室女也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呂

為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

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

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呂負約

此據三望之所北邊  
李皆守文時長策  
遠計不可也之屬迂

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呂為不可烏孫持兩

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

未呂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呂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

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與其原起此天子從其

議徵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兩立呂元貴靡為大昆彌漢遂不復

與結婚三年代丙吉為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

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

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

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

不伐喪師古曰士句晉大夫范宣子也春秋公羊傳襄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大其不伐喪也呂為恩足

呂服孝子誼足呂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蘇林曰弟順也師古遣曰鄉讀曰嚮弟首悌

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

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

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乎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師古曰此望之不知權道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師古曰首歲歲之初首謂正月也咎在臣等上曰望之意輕丞相師古曰言三公非其人又云咎在臣等是其意毀丞相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并詰問望之師古曰三人同共問之望之免冠置對天子繇是不說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說讀曰悅後丞相司直籛延壽師古曰籛音婆奏侍中謁者良使丞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蘇林曰伏地而言也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

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師古曰不為前後之差也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邪服虔曰寧能與吾父同年邪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史百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給事殿中其餘三十人留守治百事皆冠法冠師古曰自給車馬者今其自乘私車馬也少史冠法冠為妻先引蘇林曰少史曹史之下者也文穎曰先引謂導車前又使賣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師古曰使其史為望之家有所賣買而史曰其私錢增益之用潤望之也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師古曰右上也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攘師古曰攘古讓字受所監減二百五十呂上師古曰二百五十呂上者當時律令坐罪之次若今律條言一尺呂上一正呂上矣請遠捕繫治上於是策望之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聞敖慢不遜師古曰敖讀曰傲亡呂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思陷于茲穢朕不忍致君于理使光祿勳惲策詔左遷君為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師古曰使者即謂楊惲也命惲授太傅印而望之呂大夫印上於惲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

正直是與帥意亡誓靡有後言師古曰誓古愆字後言謂自申理望之既左遷而黃霸

代為御史大夫數月間丙吉薨霸為丞相霸薨于定國復代焉望

之遂見廢不得相為太傅曰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初匈奴呼韓邪

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

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

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師古曰商頌長發之詩也率循也遂徧也既盡也發行而相土之威烈烈然盛四海之外皆整齊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師古曰充實也塞滿也光被

四表師古曰四表四海之外匈奴單于鄉風慕化奉珍朝賀師古曰鄉讀曰嚮自古未之有

也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曰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

稱敵國宜待曰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

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師古曰易謙卦之辭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言謙之為德無所不通也亨音書曰戎狄荒服師古曰言其來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

火庚反

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為咩臣師古曰卒終也本曰各禮待之若後不來非叛臣信讓行乎蠻

貉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

王教化所不施不及臣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蕃朝正朔朕之不逮

德不能弘覆其曰容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

不名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

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

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宜

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元帝望之堪本曰師傅見尊重上即位

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

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曰

古制師古曰道讀曰導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意信嚮之而納用其言初宣帝

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

孝不以恭顯及之

漢書卷之九十五  
又云大封此指以五帝  
三王為師而不推乃為  
祖之化少謂謙而彌  
光矣

此略云板王莽以易  
與聖賢學自知理之所  
見之深長非宜帝天  
資純出不能采用者  
社教學存曰黃三聖  
仲曰江表遠裔而近  
於社之為利之國也  
我而不能收則事以宗

諸侯矣事雖殊理則  
同

此曉云此微意務茲若  
其太驟人主未信其見  
其矣持疑不為少人  
而合以謀我反為所擠  
而事終不成矣故孟子  
欲令國必先格君心也  
又云人不易知也  
推賢進士之名不保  
察歷試則必有小人  
難出其間內相攻矣  
一更中人乃出之外  
六行以於教者成

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  
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詘文類曰恭顯心不自安也師古曰文說非也言其  
之曰為中書政本宜臣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  
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師古曰禮曰刑人不在君側也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  
與高恭顯忤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忤謂相違逆也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師古曰重難也未欲更置士人於中書也  
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為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臣備諫官會  
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為姦利郡國及言  
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師古曰視讀曰示臣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  
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下莊之威師古曰周謂周  
公且召謂召公奭公綽孟公綽也廉正寡欲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六十而耳順履折衝  
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懼喜咸曰將軍其  
人也師古曰國家委任誠得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

留乎

師古曰問望之立意當趣如管晏而止為欲恢廓其道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

歸延陵之臯應劭曰下走僕也張晏曰吳公子札食邑延陵會稽尋延陵之軌隱辨泉澤之

矣

師古曰論語云子路從而後遇丈人曰杖荷蓑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一子焉明日

矣師古曰論語云子路從而後遇丈人曰杖荷蓑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一子焉明日

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

斯言以竹元帝... 感至矣... 居也

令在旁知我言狀望之聞之師古曰華呂問弘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

於它吏即挾朋及待詔華龍音胡化反龍者宣帝時與張子矯等待

詔師古曰矯音巨 遙反字或作僑呂行汙滅不進師古曰滅 與穢同欲入堪等堪等不納故與朋

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

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

淫欲呂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

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呂專擅權執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

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

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呂責恭顯皆叩頭

謝上曰今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即位未呂德化聞於天下

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

將軍望之傅朕八年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師古曰言不能盡記 有遺忘者故難明

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而朋

為黃門郎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

之傅朕八年道呂經術厥功茂焉師古曰道讀 曰導茂美也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

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呂為丞相師古曰 倚音於

綺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上書訟望之前事師古曰 伋音級事下有司復奏

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師古曰言望之自有罪 非人讒譖而訴之也而教子上書稱引亡

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

辱建白望之師古曰建立此議 而白之於天子前為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

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師古曰與 讀曰豫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

子上書歸非於上師古曰言歸 惡於天子也自己託師傅懷終不坐師古曰言恃舊恩自 謂終無罪坐懷此心非

頗訕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亡呂施恩厚服虔曰 非不也上曰蕭

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

此曉之也後不宛就  
秋若歎只皆已手徒  
舉生年而志三業之  
月未雲之勸未之此  
望之之失在王意未  
教子上者自速羣  
小致死於我也

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巨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  
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  
止之巨為非天子意望之巨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  
自裁於是望之叩天歎曰師古曰叩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  
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師古曰朱雲趣和藥來無久  
留我死師古曰趣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  
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為之涕泣哀  
慟左右師古曰於是召顯等責問巨議不詳師古曰皆免冠謝良久然  
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為關內  
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世望  
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  
育字次君少巨父任為太子庶子元帝即位為郎病免後為御史

大將軍王鳳巨育名父子著材能除為功曹遷謁者使匈奴副校

尉師古曰時令校尉為使於匈奴後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師古曰如今而漆令

郭舜殿見責問師古曰殿後也言有所負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

裁自脫師古曰脫免何暇欲為左右言師古曰左右者言與同列及罷出傳召

茂陵令詣後曹如淳曰賊曹當巨職事對師古曰念其為漆令育徑出曹書佐

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師古曰自言欲免官而去但

官屬掾史數百人拜謁車下後坐失大將軍指免官復為中郎將

使匈奴歷冀州青州兩部刺史長水校尉泰山太守入守大鴻臚

巨鄴名賊梁子政阻山為害久不伏辜師古曰名賊者自顯其育為右扶

風數月盡誅子政等坐與定陵侯淳于長厚善免官哀帝時南郡

江中多盜賊拜育為南郡太守上巨育者舊名臣乃巨三公使車

召我諸曹乎

載育入殿中受策

孟康曰使車三公奉使之車若安車也

曰南郡盜賊群輩為害朕甚憂之

已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於為民除害安元元而

已亡拘於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靜病去官起家

復為光祿大夫執金吾已壽終於官育為人嚴猛尚威居官數免

稀遷少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

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與陳咸俱已公卿子

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為左曹二十餘御史中丞時朱博尚為杜

陵亭長為咸育所攀援入王氏師古曰援引也音爰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及

為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

有隙不能終故世已交為難

咸字仲為丞相史舉茂材好時令遷淮陽泗水內史張掖弘農河

東太守所居有迹數增秩賜金後免官復為越騎校尉護軍都尉

中郎將使匈奴至大司農終官

由字子驕為丞相西曹衛將軍掾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舉賢

良為定陶令遷太原都尉安定太守治郡有聲多稱薦者初哀帝

為定陶王時由為定陶令失王指頃之制書免由為庶人哀帝崩

為復土校尉京輔左輔都尉遷江夏太守平江賊成重等有功增

秩為陳畱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為大鴻臚會

病不及賓贊師古曰贊導九宮之事還歸故官病免復為中散大夫終官家至吏

二千石者六七十人

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傅之恩可謂親昵亡間師古曰問隙也及至謀

泄隙開讒邪構之卒為便嬖宦豎所圖師古曰圖謀也哀哉望之堂堂折而

不撓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身為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蕭望 專 四十八

漢書卷七十八

漢書七十八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漢書七十九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師古曰潞音路徙杜陵其先馮亭為韓上黨守

秦攻上黨絕太行道師古曰太行山名險道所經行也行音胡郎反韓不能守馮亭乃入上黨城

守於趙師古曰據守上黨城而己降趙趙封馮亭為華陽君與趙將括距秦師古曰括趙括趙奢之子也

戰死於長平宗族繇是分散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或畱潞或在趙在趙者為官

帥將師古曰帥音所類反字或作帥其義兩通官帥將子為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

毋擇馮去疾馮劫皆為秦將相焉漢興文帝時馮唐顯名即代相

子也至武帝末奉世已良家子選為郎昭帝時已功次補武安長

失官年三十餘矣乃學春秋涉大義讀兵法明習前將軍韓增奏

已為軍司空令本始中從軍擊匈奴軍罷復為郎先是時漢數出

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或貪汙為外國所苦師古曰苦謂困辱之是時烏孫大有

擊匈奴之功而西域諸國新輯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和也漢方善遇欲已安之選可

使外國者前將軍增舉奉世曰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

修城師古曰伊修城在鄯善國漢於其中置屯田吏士也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

莎車王萬年師古曰莎車國名萬年其名王也莎音素和反并殺漢使者奚充國時匈奴又發兵

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

是攻劫南道與歃盟畔漢從鄯善呂西皆絕不通師古曰都護鄭吉

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曰為不亟擊

之則莎車日彊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其執難制必危西域遂曰節諭告諸國王

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

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曰聞宣帝召見

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

王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師古曰言馬形似龍者上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下

議封奉世師古曰下其事今議之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已安

國家則顯之可也師古曰顯與專同奉世功效尤者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

望之獨曰奉世奉使有指師古曰本為送諸國客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

功效不可已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已奉世為比師古曰比音必

麻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師古曰逐競也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

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曰奉世為光祿大夫水衡都尉元帝

即位為執金吾上郡屬國歸義降胡萬餘人反去初昭帝末西河

屬國胡伊酋若王亦將眾數千人畔師古曰音山反奉世輒持節將兵追

擊師古曰言西河上郡羌胡反畔子明再追擊之右將軍典屬國常惠薨奉世代為右將軍典屬

國加諸吏之號數歲為光祿勳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多姐旁種反

師古曰多音所廉反又音先廉反姐音紫今西羌尚有此姓而多音先冉反詔召丞相韋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大司

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奉世入議是歲時比不登

此漢之盛也  
但奉世因莎車攻劫而  
遂發兵攻拔之  
非功生事也  
若後世不以此封之  
則  
奉世之功  
亦宜  
大宛諸國  
皆以  
奉世之功  
而封之  
奉世之功  
亦宜  
大宛諸國  
皆以  
奉世之功  
而封之

師古曰比類也登成也 京師穀石二百餘師古曰一石真二百餘錢也下皆類此 邊郡四百關東五百四方

饑饉朝廷方已為憂而遭羌變么成等 漢然莫有對者師古曰漢無聲也音莫 奉

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師古曰竟讀曰境 不日 時誅亡日威制遠蠻臣願

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

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師古曰暴露也急也音居力而 往者數不料敵師古曰料量也音聊

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軔如淳曰軔推也准內郡軔車而餉音而龍反 則曠日煩費威武虧

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師古曰無慮舉凡之言也無小思慮而大計也 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

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如淳曰今俗刀兵利為犀灼曰犀堅也師古曰音 可用四萬人一月足已

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已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

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馬羸師古曰羸耗也音呼到反 守戰之備久廢

不簡師古曰簡謂選揀 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師古曰言創首為寇難也 今已萬人

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

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師古曰和也音胡臥反 相扇而起臣恐中國

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師古曰曠空也空費

其日而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師古曰相比則為萬倍也 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

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已將屯為名師古曰且云領兵也田不言討賊 典

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為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典屬國為右

軍屯白石護軍都尉為前軍屯臨洮奉世為中軍屯首陽西極上

如淳曰西極山名也 前軍到降同阪師古曰阪平阪也降同者阪名也阪音府板反降音下江反阪音普何反 先遣校尉在前與

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虜盛多皆為所破殺兩

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眾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已決

事書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

將軍已助焉奉世上言願得其眾不須復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

上於是已壘書勞奉世且讓之師古曰讓責也責其不須大將 曰皇帝問將兵右將軍

上於是已壘書勞奉世且讓之師古曰讓責也責其不須大將 曰皇帝問將兵右將軍

地理志敘道白石山  
在涼州道隴西郡  
法也

師古曰官為右將軍而將兵在外故謂之將兵右將軍也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

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巨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自

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如淳曰不敢當敵大為中國羞巨昔不開

習之故邪師古曰言未嘗當羌虜不測其形便巨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師古曰言將軍恩惠未洽於士卒又不能明其

約誓使在下信也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

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已決事部署已定執不可復置大將聞之

前為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師古曰近所隨近之處也日夜言兼行不休息也詣

謂所助其守非為擊也師古曰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伏飛殺者羽林

孤兒及呼速索疇種劉德曰疇音辱羌別種也殺者謂能張弩者也殺音上豆反索音力追反疇音乃殺反方急遣師古曰言令速至軍所也

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

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已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

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

輸之費則有司在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師古曰須待也十

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

兵未決閒漢復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為建威將軍師古曰

別有此安國非武帝時人也未進聞羌破還上曰羌虜破散創艾亡出塞師古曰創艾謂懲懼也創音初

向反艾讀曰艾其罷吏士頗畱屯田備要害處明年二月奉世還京師更為

左將軍光祿勳如故其後錄功拜爵下詔曰羌虜桀黠賊害吏民

攻隴西府寺燔燒置亭師古曰置謂置驛之所也絕道橋甚逆天道左將軍光祿勳

奉世前將兵征討斬捕首虜八千餘級鹵馬牛羊巨萬數賜奉世

爵關內侯食邑五百戶黃金六十斤裨將校尉三十餘人皆拜後

歲餘奉世病卒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為折衝宿將功名次趙充國

奮武將軍任千秋者其父宮昭帝時巨丞相徵事捕斬反者左將

軍上官桀封侯宣帝時為太常薨千秋嗣後復為太常成帝時樂

昌侯王商代奉世為左將軍而千秋為右將軍後亦為左將軍子孫傳國至王莽乃絕云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呂誅鄯支單于封為列侯時丞相匡衡亦用延壽矯制生事據蕭望之前議呂為不當封而議者咸美其功上從眾而侯之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師古曰約謂共為契約左將軍奉世呂衛侯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師古曰城郭者謂西議者呂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師古曰無遂事者謂臨時制宜前事不可必遂也漢家之法擅矯詔命雖石口功勞不加賞也故不得侯今匈奴鄯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呂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呂為比罪則鄯支薄量敵則莎車眾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漢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

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師古曰趨讀曰趣趣謂意所嚮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反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師古曰圖難謀除國難也信讀曰仲威功白著為世使表師古曰白著謂顯明也表猶首獨抑厭而不揚師古曰厭音一涉反非聖主所曰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上呂先帝時事不復錄奉世有子男九人女四人長女媛呂選充後宮為元帝昭儀產中山孝王元帝崩媛為中山太后隨王就國奉世長子譚太常舉孝廉為郎功次補天水司馬如淳曰漢注邊郡置都尉及千人司馬皆不治也奉世擊西羌譚為校尉隨父從軍有功未拜病死譚弟野王遂立參至大官師古曰遂音千旬反野王字君卿受業博士通詩少呂父任為太子中庶子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丞相魏相相呂為不可許後呂功次補當陽長遷為櫟陽令徙夏陽令元帝時遷隴西太守呂治

此語云野王為名  
顯而聞於不日為三  
公常以位幸傳公  
視之帝之引極敗  
也教也

行高入為左馮翊歲餘而池陽令並素行貪汙輕野王外戚年少  
治行不改野王部督郵掾殺趙都師古曰都殺趙人而為掾也殺音  
丁活反又音丁外反例音許羽反案驗  
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師古曰不首吏謂  
不伏從收捕也都格殺並家上  
書陳冤事下廷尉都詣史自殺曰明野王京師稱其威信遷為大  
鴻臚數年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在位多舉野王上使尚書選第  
中二千石師古曰定其  
高下之差也而野王行能第一上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  
必謂我私後宮親屬曰野王為比師古曰比例  
也音必寐反乃下詔曰剛彊堅固確  
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  
也廉絜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曰少傅為御史大夫上繇下  
第而用譚師古曰繇  
讀與由同越次避嫌不用野王曰昭儀兄故也野王乃歎  
曰人皆曰女寵貴我兄弟獨曰賤野王雖不為三公甚見器重有  
名當世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曰秩出為上郡太

守如淳曰曰鴻  
臚秩為太守加賜黃金百斤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薦言野王行能

高妙內足與圖身外足曰慮化師古曰圖  
謀慮思也竊惜野王懷國之寶而不

得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前曰王舅出曰賢復入明國家樂進賢

也上自為太子時聞知野王會其病免復曰故二千石使行河隄

因拜為琅邪太守是時成帝長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

輔政八九年矣時數有災異京兆尹王章譏鳳顯權不可任用薦

野王代鳳上初納其言而後誅章語在元后傳於是野王懼不自

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風御史中

丞劾奏野王師古曰風  
讀曰諷賜告養病而私自便師古曰便安  
也音頻面反持虎符出界歸

家奉詔不敬杜欽時在大將軍莫府欽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

於鳳為野王言曰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如淳曰謁者自白得  
告也律吏二千石言

上告歸歸寧道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辭不分別予賜如淳曰予予告  
也賜賜告也今有司曰為予告得歸賜

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師古曰省減也音所領反夫三最于告令也師古曰在官連

有三最則得子告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

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得去郡亡著令如淳曰律施行無不得去郡之文也傳

曰賞疑從予所曰廣恩勸功也師古曰疑當賞不當賞則與之疑厚薄則從厚罰疑從去所曰慎

刑闕難知也師古曰疑當罰不當罰則赦之疑輕重則從輕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師古曰釋廢棄

也假謂假託法律而致其罪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曰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

之重不宜去郡將曰制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

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

歸家自此始初野王嗣父爵為關內侯免歸數年年老終于家子

座嗣爵師古曰座音才戈反至孫坐中山太后事絕遂字子產通易太常察孝

廉為郎補謁者建昭中選為復土校尉光祿勳于永舉茂材為美

陽令功次遷長樂屯衛司馬清河都尉隴西太守治行廉平年四

子居不肯附石歐馮氏兄弟主元成河身對生之也

十餘卒為都尉時言河隄方略在溝洫志立字聖卿通春秋曰父

任為郎稍遷諸曹竟寧中曰王舅出為五原屬國都尉數年遷五

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

恩貸師古曰貸音吐戴反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大

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

鈞周公康叔猶二君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言周公康叔親則兄弟治國之政又相似後遷為東海太

守下溼病痺師古曰東海土地下溼故立病痺也痺音必寐反天子聞之徙立為太原太守更歷

五郡師古曰更音工傑反所居有迹年老卒官參字叔平學通尚書少為黃門

郎給事中宿衛十餘年參為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

也師古曰恂恂謹信之貌音荀參昭儀少弟行又救備曰嚴見憚終不得親近侍帷

幄竟寧中曰王舅出補渭陵食官令如淳曰給陵上祭祀之事曰數病徙為寢中郎

師古曰亦渭陵之寢郎也有詔勿事張晏曰不與勞役職事擾之師古曰雖居其官不親職也陽朔中中山王來朝參擢

此條云馮氏父子兄弟皆通一徑召少神了而并平復向之親於三矣

為上河農都尉

師古曰上河在西河富平於此為農都尉

病免官復為涇陵寢中郎永始中超

遷代郡太守呂邊郡道遠徙為安定太守數歲病免復為諫大夫

使領護左馮翊都水綏和中立定陶王為皇太子呂中山王見廢

師古曰見廢謂不得為漢嗣也故封王舅參為宜鄉侯呂慰王意參之國上書願至中

山見王太后行未到而王薨王病時上奏願貶參爵呂關內侯食

邑留長安上憐之下詔曰中山孝王短命早薨願呂舅宜鄉侯參

為關內侯歸家朕甚愍之其還參京師呂列侯奉朝請五侯皆敬

憚之師古曰王氏五侯也丞相翟方進亦甚重焉數謂參物禁太甚師古曰言萬物之禁在於太甚

人道亦當隨時不宜獨異君侯呂王舅見廢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

並列宜少誦節卑禮視有所宗師古曰視讀曰示宗尊也而君侯盛修容貌呂威嚴

加之此非所已下五侯而自益者也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參性好禮儀終不改

其恒操頃之哀帝即位帝祖母傅太后用事追怨參姊中山太后

陷已祝詛大逆之罪語在外戚傳參呂同產當相坐謁者承制召

參詣廷尉參自殺且死仰天嘆曰參父子兄弟皆備大位身至封

侯今被惡名而死姊弟不敢自惜傷無已見先人於地下死者十

七人眾莫不憐之宗族徙歸故郡

贊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抑抑密也嗚廉也言有密靜之德審於威儀則其持心有廉隅宜

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師古曰鞠躬謹敬貌履方踐方直之道也鞠音居六反可謂淑人君子然

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免師古曰卒終也哀哉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

故伯奇放流師古曰說苑云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也兄弟相重後母欲令其子立為太子乃譖伯奇而王信之乃放伯奇也孟子宮刑

張晏曰寺人孟子賢者被讒見宮刑作巷伯之詩也申生雉經師古曰國語云晉獻公黜太子申生乃雉經于新城之廟蓋為餽閉氣而死若雉之為屈原赴

湘師古曰楚辭漁父之篇云屈原曰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也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興師古曰小弁小雅篇名也太子之傳作焉刺幽

王信讒黜申后而放太子宜谷也離騷經屈原所作也離騷也騷憂也遭憂而作辭升音盤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師古曰隕也隕也

也隕也馮參姊弟亦云悲矣

馮奉世傳第五十九

馮奉世傳第五十九

漢書七十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漢書八十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宣皇帝五男許皇后生孝元帝張婕妤生淮陽憲王欽衛婕妤

生楚孝王躡師古曰躡音敖公孫婕妤生東平思王宇戎婕妤生中山哀王

竟

淮陽憲王欽元康三年立母張婕妤有寵於宣帝霍皇后廢後上

欲立張婕妤為后久之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師古曰艾讀曰又又創也迺更選後

宮無子而謹慎者迺立長陵王婕妤為后令母養太子后無寵希

御見唯張婕妤最幸而憲王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

之太子寬仁喜儒術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上數嗟歎憲王曰真我子也常有意

欲立張婕妤與憲王然用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師古曰倚音於起反

及即位而許后已殺死太子蚤失母故弗忍也師古曰蚤古早字也久之上已

故丞相韋賢子玄成陽狂讓侯兄經明行高稱於朝廷乃召拜玄  
成爲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臣推讓之臣由是太子遂安宣帝  
崩元帝卽位乃遣憲王之國時張捷仔已卒憲王有外祖母舅張  
博兄弟三人歲至淮陽見親師古曰憲王外祖母隨王在淮陽博等每來謁見其母輒受王賜後王上  
書請徙外家張氏於國博上書願畱守墳墓獨不徙王恨之後博  
至淮陽王賜之少博言負責數百萬師古曰責謂假貸人財物未償者也責音側懈反願王爲償  
王不許博辭去令弟光恐王云王遇大人益解師古曰恐謂怖動也大人博自稱其母也解讀曰懈  
博欲上書爲大人乞骸骨去王廼遣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喜  
還書謝師古曰還書報書爲諂語盛稱譽王因言當今朝廷無賢臣災變數  
見足爲寒心萬姓咸歸望於大王大王奈何恬然師古曰恬然安靜貌也恬音大兼反不  
求人朝見輔助主上乎使弟光數說王宜聽博計令於京師說用  
事貴人爲王求朝王不納其言後光欲至長安辭王復言願盡力

與博共爲王求朝王卽日至長安可因平陽侯光得王欲求朝語  
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動復遣王書曰博幸得肺附師古曰自云於王有親也數進  
愚策未見省察北游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駟先  
生者善爲司馬兵法大將之材也博得謁見承間進問五帝三王  
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師古曰卓爾高遠貌也自言見駟先生問曰要道知其高遠也今邊境不安  
天下騷動微此人其莫能安也師古曰微無也又聞北海之瀕有賢人焉師古曰瀕音涯也音頻又音賓累世不可逮然難致也師古曰逮及也言其材智不可及也致至也難得召而至也得此二人而  
薦之功亦不細矣博願馳西曰此赴助漢急無財幣曰通顯之趙  
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三十斤勞博博不受師古曰勞謂問遺之音來列反復使人願  
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許師古曰尚女者王欲取尚女曰自配也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  
西與博并力求朝博自曰棄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結曰朱顏師古曰還猶同也願殺身報德朝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

呂成大功也駟先生蓄積道術書無不有師古曰言凡是書籍皆有之願知大王所

好請得輒上王得書喜說如序曰上與王也報博書曰子高迺幸左顧存恤

發心惻隱師古曰左顧猶言枉顧也顯至誠納師古曰言至事之事告與我呂嘉謀語曰至事師古曰言至極雖亦不

敏敢不諭意師古曰諭曉也今遣有司為子高償責二百萬是時博女婿京

房呂明易陰陽得幸於上數召見言事自謂為石顯五鹿充宗所

排謀不得用數為博道之博常欲誑耀淮陽王即具記房諸所說

災異及召見密語持予淮陽王呂為信驗詐言已見中書令石君

求朝許呂金五百斤賢聖制事蓋慮功而不計費師古曰志在成功不惜財費也昔禹

治鴻水百姓罷勞師古曰罷讀曰疲成功既立萬世賴之今聞陛下春秋未

滿四十髮齒墮落太子幼弱佞人用事陰陽不調百姓疾疫飢饉

死者且半鴻水大害殆不過此師古曰謂堯時水災不大於今大王緒欲救世師古曰緒業也一日始為

將比功德何可已忽師古曰言比功德於古帝王也忽怠忘也博已與大儒知道者為大王

為便宜奏師古曰大儒知道謂京房也道術也陳安危指災異大王朝見先口陳其意而

後奏之上必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事成功立大王即有周邵之名邪臣散

亡公卿變節功德亡比而梁趙之寵必歸大王如淳曰梁王景帝弟欲為嗣趙王如意幾代惠帝也

外家亦將富貴何復望大王之金錢王喜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報博書曰迺者

詔下止諸侯朝者寡人憊然不知所出師古曰憊痛也不知所出也憊音才感反子高素

有顏冉之資臧武之智師古曰顏顏回也冉冉耕也字伯牛皆孔子弟子論語稱孔子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臧武者魯大夫臧武仲也名

之智故王引之為言也師古曰鮮少也音先踐反子貢之辯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云言語宰我子貢卞莊子之勇師古曰卞莊子古之勇士兼

此四者世之所鮮師古曰鮮少也音先踐反既開端緒願卒成之師古曰卒終也求朝義事也

柰何行金錢乎博報曰已許石君須呂成事師古曰須待也王呂金五百斤

予博會房出為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事告之房漏泄省中語博

兄弟誑誤諸侯王誹謗政治狡猾不道皆下獄有司奏請逮捕欽

上不忍致法遣諫大夫王駿賜欽璽書曰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

王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詢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

曰譎惑王師古曰譎古詭字也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

曰好言旱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師古曰惻痛也為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

自博師古曰祥善也自從也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

諫大夫駿申諭朕意師古曰申謂約束之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師古曰大雅小

明之詩也與借也言人能安靜而恭守其位借於正直則明神聽之用錫福善也

王其勉之駿諭指曰師古曰願謂宮之詩也言立又有指意并令駿曉告

也禮為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曰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師古曰考成也壹德謂不

二其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於魯為周室輔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也言立周公子伯禽使為諸侯於魯國

而作周家今王舅博數遺王書所言悖逆王幸受詔策通經術如淳曰詔策若

於朝而恬有博言師古曰恬安也聞博邪言安而受之多予金錢與相報應不忠莫大焉

故事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輕重縱不伏誅必蒙遷削貶黜之罪

師古曰故事者言舊制如此也未有但已者也師古曰但徒也空也已止也未有空然而止者也今聖主赦王之罪又

憐王失計忘本為博所惑加賜璽書使諫大夫申諭至意殷勤之

恩豈有量哉博等所犯罪惡大群下之所共攻王法之所不赦也

自今以來王毋復曰博等累心師古曰累音力瑞反務與眾棄之春秋之義大

能變改師古曰已有過而能變改者為大易曰藉用白茅无咎師古曰此大過初六爻辭也茅者潔白之物取其白然故用藉致享於神

至也言臣子之道改過自新繫已曰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留意

慎戒惟思所曰悔過易行塞重責稱厚恩者師古曰塞猶補也稱副也如此則長有

富貴社稷安矣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首謝曰奉藩無狀師古曰無善狀過

惡暴列師古曰暴謂尊顯也陛下不忍致法加大恩遣使者申諭道術守藩之

義伏念博罪惡尤深當伏重誅臣欽願悉心自新奉承詔策師古曰悉盡也

頓首死罪京房及博兄弟三人皆棄市妻子徙邊至成帝即位曰淮陽王屬為叔父敬寵之異於它國王上書自陳舅張博時事頗

為石顯等所侵因為博家屬徙者求還丞相御史復劾欽前與博相遺私書指意非諸侯王所宜蒙恩勿治事在赦前不悔過而復稱引自己為直失藩臣體不敬上加恩許王還徙者三十六年薨子文王玄嗣二十六年薨子續嗣孟康曰續音引師古曰音弋善反王莽時絕

楚孝王躡甘露二年立為定陶王三年徙楚成帝河平中入朝時被疾天子閔之下詔曰蓋聞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

嘗聞朕甚嘉之今迺遭命離于惡疾師古曰離亦遭也夫子所痛曰蔑之命

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師古曰夫子孔子也論語云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蔑無也言命之所

遭無有善惡如斯善人而有如此惡疾深痛之也朕甚閔焉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

勛哉師古曰純大也一曰善也茂美也勛勉厲也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師古曰商書盤庚之辭也言褒賞有德曰明其善行今

王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師古曰從王入朝也其曰廣戚縣戶四千三百封

此曠云紆子殿後書有傳花氏稱自崇至般獲累仁義世亦名節而紆尤慈為昭子性以謙為顯蓋官亦有功於氏而元帝以後國統之紀其修慶主是矣

其子勳為廣戚侯明年躡薨子懷王文嗣一年薨無子絕明年成

帝復立文弟平陸侯衍是為思王二十一年薨子紆嗣王莽時絕

初成帝時又立紆弟景為定陶王廣戚侯勳薨諡曰煬侯子顯嗣

平帝崩無子王莽立顯子嬰為孺子奉平帝後莽篡位曰嬰為定

安公漢既誅莽更始時嬰在長安平陵方望等頗知天文曰為更

始必敗嬰本統當立者也師古曰言其舊已繼平帝後當正統共起兵將嬰至臨涇立為

天子更始遣丞相李松擊破殺嬰云

東平思王宇甘露二年立元帝即位就國壯大通姦犯法師古曰與姦猾交通

上曰至親貫弗罪傅相連坐師古曰頻坐王獲罪久之事太后內不相得太

后上書言之求守杜陵園張晏曰宣帝陵也宮人無子乃守園陵也上於是遣太中大夫張子

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曰致孝

驕師古曰驕字或作僑並音鉅昭反奉壘書敕諭之師古曰約敕而曉告之也曰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

今特作此序以序其  
德信之作幸修此文作  
述或商音并三家所  
修不同耳

道制節謹度曰翼天子師古曰翼佐也然後富貴不離於身而社稷可保今

聞王自修有闕本朝不和師古曰謂東平國之朝也流言紛紛詢自內與朕甚憚焉

為王懼之師古曰憚痛也音千感反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述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

多福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無念念也言當念爾先祖之道修其德則長配天命此乃所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師古曰言其年少而血氣盛忽於道德師古曰忽遺忘也意有所移忠言未納師古曰謂漸染其惡人而受忠言也故臨遣

太中大夫子矯諭王朕意師古曰親臨遣之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

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人有失行許已自新王其深惟孰思之無違朕意又特已璽書賜

王太后曰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師古曰言母子不和

也不欲指斥言之故云有聞也王太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

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加已年齒

方剛涉學日寡驚忽臣下師古曰驚不自它於太后不自它於太后李奇曰不自它者親之辭也師古曰言不自同

亡已呂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父為子隱直在其

中矣師古曰論語云葉公謂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大故引之也王太后明察

此意不可不詳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

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毋求備於

一人師古曰事見論語言人有小惡當思其善不可責已備行而即棄之耳夫已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況此乎

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已貫之師古曰貫猶緩後宜不敢

謝死罪願洒心自改師古曰洒音先弟反詔書又敕傅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

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耆欲師古曰耆音先弟反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

性利勝其義張晏曰性者所受而生也情者見物而動者也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

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已少所聞見自今已來非五經

之正術敢已游獵非禮道王者輒已名聞師古曰道字立二十年元

帝崩字謂中謁者信等曰漢大臣議天子少弱未能治天下已為

我知文法建欲使我輔佐天子師古曰建謂立其議我見尚書晨夜極苦使我

為之不能也今暑熱縣官年少張晏曰不敢指斥成帝謂之縣官也持服恐無處所如淳曰言不從

道冀如昌邑王也我危得之孟康曰危殆也我殆得為天子也師古曰危者猶今之言險不得之也比至下宇凡三哭張晏曰下下棺

也師古曰比音必寐反下音胡稼反飲酒食肉妻妾不離側又姬胸臆故親幸後疏遠服

曰胸音劬臆音奴溝反又音奴舉反數歎息呼天宇聞斥胸臆為家人子師古曰黜其秩位掃除永

巷數笞擊之胸臆私疏宇過失數令家告之宇覺知絞殺胸臆有

詔奏請逮捕有詔削樊亢父二縣師古曰音抗甫後三歲天子詔有司曰益

聞仁已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關師古曰謂過失也有司請廢朕不忍

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

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已奸吏師古曰奸音干朕甚嘉焉傳不云乎

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後年來朝上疏

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已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

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已防

危失師古曰危失謂失道而傾危也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

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師古曰物亦鬼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譎之謀漢興

之初謀臣竒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

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傳相皆儒

者且夕誦誦足已正身虞意師古曰虞與娛同也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

恐泥皆不足已留意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已君子不為也泥為陷滯不通也音乃細反諸益於

經術者不愛於王師古曰愛惜也於王無所惜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立三十三

年薨師古曰皇覽云東平思王家在無鹽人傳言王在國思歸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柏皆西靡也子煬王雲嗣哀帝時無鹽危

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晉灼曰漢注作報山山竹石一枚轉側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

立石束倍草并祠之師古曰倍草黃倍草也音步賄反建平二年息夫躬孫寵等共

息夫躬傳作要鹽  
危山有石曰三開道

廣四尺也師古曰報山山名也古作瓠字為其形似瓠耳晉說是也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蘇林曰於宮中

此明之既立君君則不  
南陽矣乃不為置後  
後其母居居外家失  
禮甚矣豈當時誤  
子年夫人姜氏出歸于  
之文耶

因幸臣董賢告之是時哀帝被疾多所惡事下有司逮王后謁下  
獄驗治言使巫傅恭婢合歡等祠祭詛祝上如淳曰傳恭巫姓字為雲求為天  
子雲又與知災異者高尚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雲當得天下  
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棄市  
立十七年國除元始元年王莽欲反哀帝政師古曰政其所為也白太皇太后  
立雲太子開明為東平王又立思王孫成都為中山王開明立三  
年薨無子復立開明兄嚴鄉侯信子匡為東平王奉開明後王莽  
居攝東郡太守翟義與嚴鄉侯信謀舉兵誅莽立信為天子兵敗  
皆為莽所滅

中山哀王竟初元二年立為清河王三年徙中山呂幼少未之國  
建昭四年薨邸葬杜陵無子絕太后歸居外家戎氏  
孝元皇帝二男王皇后生孝成帝傳昭儀生定陶共王康師古曰共讀曰恭

### 馮昭儀生中山孝王興

定陶共王康永光三年立為濟陽王八年徙為山陽王八年徙定

陶王少而愛師古曰言少小即為帝所愛長多材藝習知音聲上奇器之母昭儀又

幸幾代皇后太子師古曰幾音鉅衣反語在元后及史丹傳成帝即位緣先帝

意厚遇異於它王十九年薨子欣嗣十五年成帝無子徵人為皇

太子上呂太子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乃立楚思王子景為定陶

王奉共王後成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孝哀帝即位二年追尊共王

為共皇置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如淳曰恭王元帝子也為廟京師列昭穆之次如元帝言如天子之儀

徙定陶王景為信都王如淳曰不復為定陶王立後者哀帝自呂已為後故

中山孝王興建昭二年王為信都王十四年徙中山成帝之議立

太子也御史大夫孔光呂為尚書有殷及王兄終弟及師古曰謂元死呂弟代立非父

中山王元帝之子宜為後成帝呂中山王不材又兄弟不得

此昭王之後故昭儀曰  
帝位是成帝已有是  
其持甚矣  
其持甚矣  
其持甚矣

子相繼  
故言及  
中山王元帝之子宜為後成帝呂中山王不材又兄弟不得

相入廟外家王氏與趙召儀皆欲用哀帝為太子故遂立焉上乃

封孝王舅馮參為宜鄉侯而益封孝王萬戶呂尉其意三十年薨

子衍嗣師古曰諸侯王表云中山孝王薨綏和二年王箕子嗣而元始二年詔云皇帝二名通

家追書七年哀帝崩無子徵中山王衍入即位是為平帝太皇太后

呂帝為成帝後故立東平思王孫桃鄉頃侯子成都為中山王奉

孝王後王莽時絕

贊曰孝元之後徧有天下師古曰孝元之子孫徧得然而世絕於孫豈非

天哉佳陽憲王於時諸侯為聰察矣張博誘之幾陷無道師古曰幾

詩云貪人敗類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類善也言貪惡之人不可習近則敗善也古今一也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西川世鳳蘭氏蘭蘭蘭蘭

漢書八十

